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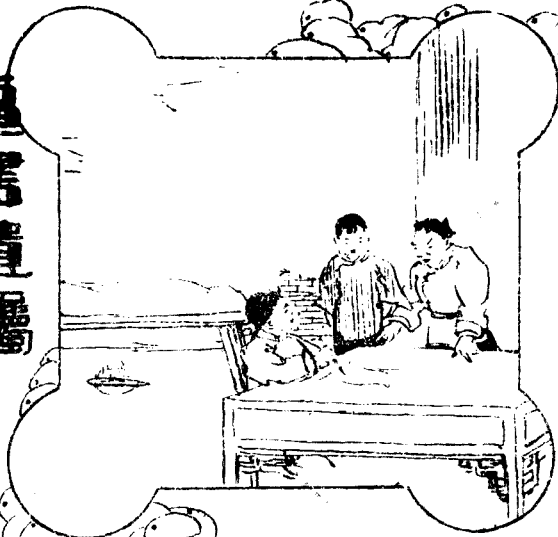
玉映金銀錄

平江不肖生著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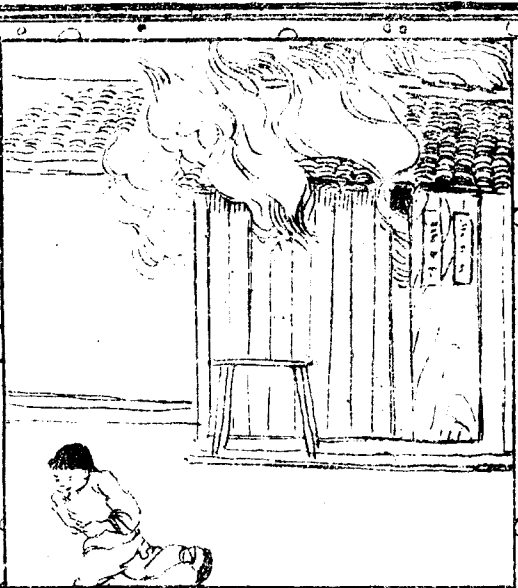
遍書遺囑
夥計沒皮心



課奪藏珍
假妻坑下手



起貪噴
葬身火窟



耐辛苦
勇拔長途

入歧路

曾孝子看花



劉知府仗義



習藝深宵園林
來武生



踏青上巳山洞
遇奇人

隱士穴居
佳兒落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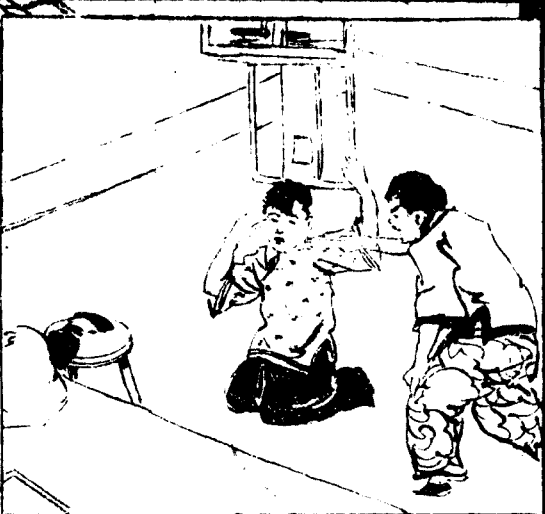
縣官民慘
同族逃生

憐閨女洞房逢妖費



妖巧人
客店驚
上家

聽殘忍話
傳法留神



動惻隱心

移金濟困



明之房從將自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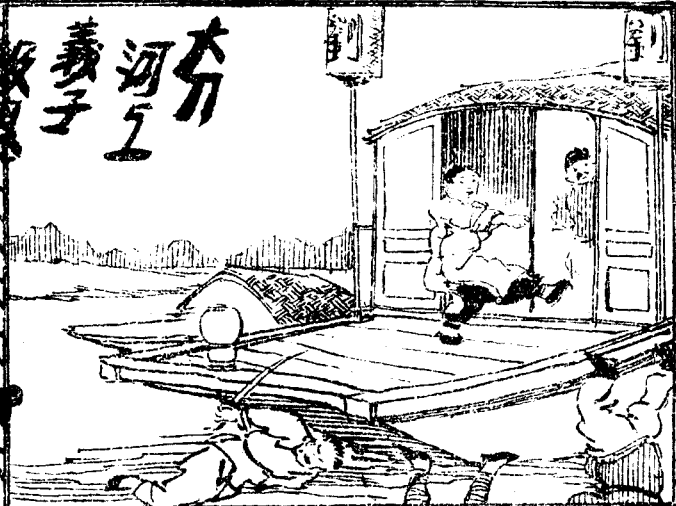


坐樓樓以若輕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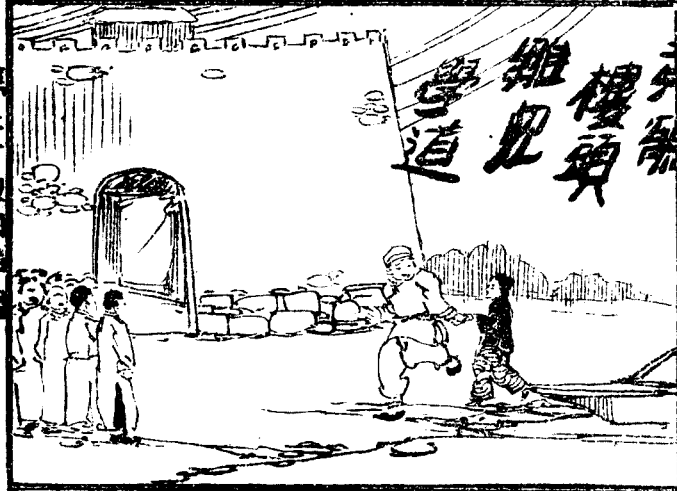
第 二 十 九 回

大奔河上 義子 救恩



玉珠金環錄

黃鵠樓頭 緹兒 學道



第 二 十 九 回 續



相緣有定
老道士說柯

玄法無邊
教漢子念佛

玉玦金環錄 第二集目錄

- | | | |
|------|-----------|-----------|
| 第廿一回 | 逼書遺囑夥計沒良心 | 謀奪藏珍假妻先下手 |
| 第廿二回 | 起貪嗔葬身火窟 | 耐辛苦賣技長途 |
| 第廿三回 | 曾孝子看花入歧路 | 劉知府仗義救孤兒 |
| 第廿四回 | 習藝深宵園林來武士 | 踏青上己山洞遇奇人 |
| 第廿五回 | 隱士穴居佳兒落草 | 縣官民僂同族逃生 |
| 第廿六回 | 憐閨女洞房逐妖叟 | 救圻人客店驚土豪 |
| 第廿七回 | 聽殘忍話傳法留神 | 動惻隱心移金濟困 |
| 第廿八回 | 鬧上房從客自首 | 坐矮樓攻苦輕身 |
| 第廿九回 | 大刀河上義子報恩 | 黃鶴樓頭雛兒學道 |
| 第三十回 | 姻緣有定老道士執柯 | 立法無邊獸嘆子念佛 |

小俠義

玉玦金環錄

平江 不肖生著

第二十一回

逼書遺囑夥計沒良心

謀奪藏珍假妻先下手

話說劉貴因操勞過度。又是不捨得化錢求醫服藥。以致一天沈重。一天這時曾服藥。年幼沒有知識。男女工都是雇用的人。能盡他自己的職務。便是有天良的了。誰來過問東家的病體如何呢。纏綿床褥的病了半個多月。劉貴才自知病勢不輕。着急延醫診治。偏遇了個不會用藥的醫生。兩帖藥服下去。病勢便益發加重了。湊巧在這個時候。男工和女工忽然發生出戀愛關係來。並都存心欺負。曾服藥年幼劉貴病倒了。不能動。兩人完全把態度改變了。鎮日夜毫無忌憚的鬼混在一團。劉貴在病榻上呼喚分明聽得也。祇裝沒聽得。劉貴因想積蓄些銀錢。準備好帶回桃源。替曾家重興門第。做小本買賣的人。要積蓄總逃不了勤儉兩個字。主人過於勤儉。雇工多是不情願的。劉貴就因平時過於省儉。不能得雇工的歡心。劉貴不病倒他們。祇能心裏不高興。爲要顧全飯碗。不敢有所表示。到此時就不覺得盡情發揮出來了。曾服藥年輕男女。

有甚麼舉動多不避忌。曾服籌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到病榻跟前，一五一十說給劉聽。曾服籌在這時候，已直認劉貴做父親，早已改了姓劉，全不記憶有曾家的一回事。了劉貴聽了男女工的禽獸行爲，祇氣了一個半死。滿心想將兩人開除，另行改雇。無奈自己病到了這一步，連床都不能下，開除容易一時，却無從改雇兩個相安的人。若一日雇不着人，不但買賣沒人經理，就是飲食都不得到口，祇好按下火性，忍耐總以爲自己年事不高，病魔終有退去的時候。等到病體略好，再來整理家事。誰知病本是由憂鬱而成的，正在沉重的當兒，更加以惱怒，那裏還能久活。就在這夜二更過後，忽然變了症候。劉貴自知死到臨頭了，曾服籌原是在他身旁的極力掙扎着，將曾服籌推了醒來，握住曾服籌的手，說道：「不要睡着了，我有話和你說。」曾服籌從睡夢中驚覺，朦朧着兩眼，一面用手揉着，一面看房中昏沉沉的一盞油燈，雖在床跟前點着，然油已將盡，又有多久不曾剔燈芯了，不到半寸長的火燄，但是倒虧了這半寸長的火燄，照在劉貴臉上，看得出已淌下滿臉的淚珠來。小孩子心理，劉貴的病勢危險，到不覺得可慮。一見劉貴滿臉是淚，却很着急的問道：「爹爹有什麼地方痛嗎？怎麼哭起來。」

了。呢。劉。貴。聽。了。益。發。淚。如。泉。湧。緊。握。着。曾。服。籌。的。手。說。道。你。快。不。要。再。叫。我。爹。爹。了。我。今。生。短。命。祇。怕。就。是。因。這。個。折。磨。死。我。了。其。實。我。也。不。是。不。知。道。尊。卑。上。下。的。人。委。實。是。無。可。奈。何。啊。我。原。打。算。待。你。成。年。之。後。才。向。你。說。出。實。情。來。的。無。奈。我。的。大。限。已。到。不。能。由。我。作。主。我。在。這。時。候。就。撇。下。你。去。死。真。不。甘。心。說。到。這。裏。已。哽。咽。得。不。能。成。聲。了。曾。服。籌。莫。明。其。妙。的。也。跟。着。哭。泣。劉。貴。哽。咽。了。一。陣。接。續。說。道。我。這。時。候。對。你。說。的。話。你。萬。不。可。忘。掉。一。句。你。不。但。不。是。我。的。兒。子。你。並。不。姓。劉。你。於。今。的。名。叫。服。籌。兩。個。字。却。是。你。原。來。的。名。字。你。親。生。父。母。在。我。帶。你。逃。出。來。的。時。候。臨。時。給。你。取。的。我。記。得。當。時。你。父。親。曾。說。是。教。你。將。來。長。大。了。替。他。復。仇。的。意。思。祇。因。復。仇。兩。個。字。太。顯。露。了。些。所。以。改。了。用。現。在。這。兩。個。字。你。父。親。姓。曾。名。彭。壽。是。湖。南。桃。源。縣。白。塔。澗。地。方。的。鉅。富。我。是。從。十。來。歲。起。就。在。你。父。親。跟。前。聽。差。的。名。分。上。我。與。你。父。親。雖。是。主。僕。實。在。你。父。親。待。我。恩。重。如。山。儼。然。兄。弟。一。樣。你。父。親。爲。人。一。生。正。直。最。喜。幫。助。窮。苦。的。人。白。塔。澗。周。圍。數。十。里。的。窮。苦。人。家。提。起。來。沒。有。不。感。激。曾。大。老。爺。的。就。是。地。方。紳。士。也。都。和。你。父。親。要。好。惟。其。中。有。一。個。姓。朱。名。宗。琪。的。狗。雜。種。也。是。白。塔。澗。一。帶。的。一。個。有。錢。有。

勢的紳士那東西並不曾因甚麼事與你父親結仇祇爲你父親好行善事糴給窮苦人的穀米價錢總得比旁人便宜些朱宗琪那東西刻薄成家他的穀價比旁人更貴你父親借錢給人不要利息朱宗琪就盤剝重利兩下相形見絀地方人益發稱頌你父親的好處背地裏將朱宗琪罵得狗血淋頭朱宗琪也知道地方人都恨他然他不怪自己的不好反怨恨你父親說你父親是有意這般做作顯出他的厲害刻薄好收買地方的人心這種話也傳到了你父親耳裏祇是全不介意仍照着平常的樣行事也不因朱宗琪怨恨便將穀米的價格抬高誰知朱宗琪就因此遇事與你父親爲難你父親生成寬厚的性質有許多小事雖明知是朱宗琪從中播弄總忍耐不與計較你父親因得人心的緣故朱宗琪三回五次的借事想暗害你父親都弄巧成拙不僅暗害不着反受了地方人多少唾罵那惡賊真是絕無天良越害不着越不肯罷休湊巧這年桃源仙人巖裏忽然出現了一個仙人整日的伸出一隻穿紅鞋的腳在巖外驚動了遠近無數的人都到巖下拜祭那仙人顯聖附在拜祭的人身上說白塔澗地方的人心太壞上天降罰一地方的人都應瘟死那仙人名字叫做廣德真人因一念

慈悲特地來塵世在白塔澗觀音廟施水救治一般害瘟疫的人那時你祖母背上生了一個碗口大的背疽經多少醫生治不好你父親最孝爲那背疽焦急的了不得見廣德真人在觀音廟替人治病無不靈驗害瘟疫的雖死了不少然曾到觀音廟求了楊枝水服下的都得死裏逃生那時你一家人之中除我而外也都害過一般症候的瘟疫也是虧得服了楊枝水才好的你父親因此虔誠發心迎接廣德真人來家替你祖母治背疽不知叩了多少頭膝行了多少路三翻兩次的才將廣德真人迎接來家那廣德真人真是神仙一到你家就知道你家必因他得禍當即吩咐家裏人不許張揚出去給外人知道祇是家裏人雖不去外面說不知怎的地方數十里的人不到一兩日工夫大家都知道仙人藏在曾百萬家裏了廣德真人不吩咐家裏人隱瞞倒沒事就因爲隱瞞着不給人知道朱宗琪那個沒天良的東西便好借此散佈謠言了朱宗琪本來和你父親有嫌隙的這回廣德真人到觀音廟施水治病求水的人多和平時賽會一樣朱宗琪趁這時候放賬給一般做小生意的貪圖重利心恨你父親不該獨自把廣德真人迎接去了害得他少賺了許多利錢心裏更覺不快活湊巧在那時

候又有幾個強盜乘朱宗琪在觀音廟不會回家的時分到朱家將看門的細綁在地老弱婦孺逼到一間房關着把朱家所有的細軟都搶劫一空去了朱宗琪又傷心又忿恨不怪自己貪心不足不該坐守在觀音廟不回家反遷怒在廣德真人和你父親身上說若不是廣德真人在觀音廟妖言惑衆白塔澗一帶素來沒有強盜搶劫的事爲有廣德真人一來閒雜人等才敢在觀音廟附近停留朱宗琪既遷怒在廣德真人身上而廣德真人又偏巧在你家藏着不使外人知道朱宗琪便好施展他害人的手段了立時將全家搬到桃源縣城裏住着買通桃源縣知事輕輕的加你父親一個窩藏匪類圖謀不軌的罪名派兵來捉拿你父親和廣德真人你父親是一個正直無私的君子怎肯做犯法的事呢既自己居心無愧就是官府來捉拿也不害怕當時已跟着來捉的人上了刑具一同動身去桃源縣誰知才走了一兩里路地方人聽得桃源縣派兵捉拿救命的仙人和你父親都不服氣更有幾個不知從那裏來的大漢一個個都勇猛非常鳴鑼邀集地方人在白塔底下從官兵手裏將廣德真人和你父親奪了下來並打死了好幾個衙役你父親知道事情弄糟了然不是出乎你父親的本意

也就無可奈何。但是你祖母就在這時候。因受驚過甚。已好的背疽復發。來不及醫治。死了你父親。料知是那們鬧下去。終歸是要被朱宗琪害得滅族的。曾家幾代單傳。祇有你這一個根苗。那時才有三歲。若不趁早設法逃出。那禍坑勢必同歸於盡。當下決計教你母親帶你逃跑。派我跟隨伺候。無奈你母親生成三貞九烈之性。甯肯和你父親同死。不肯離開一步。可憐你父親祇急得蹀脚一再勸你母親。顧念禋祀不可固執。你母親祇是不依。並說如果定要他走。他立刻就死。我從小受了你父母的大恩。那時在旁看了這種情形。心裏比快刀剗着還難過。當下也沒工夫計慮事情。難易就一口答應帶你出來逃難。可憐你父親爲將你託付我還向我下了一禮。我就爲你粉身碎骨。也是應該的。不過我不待你成人就死。實在辜負你父母待我的深恩。劉貴說到這裏已忍不住哭起來了。曾服籌知道了他自己身世也悲泣不勝。劉貴又推着曾服籌說道。我自己不能動彈。我腰間纏了一個小小的布包兒。你替我取下來。我還有話向你說。曾服籌忍住啼哭。從劉貴腰間解下一個小包裏來看。包裏上面纏紮得非常緊密。劉貴教他將包裏解開。取出裏面的東西來。曾服籌手邊沒有剪刀。用針線密縫包。

裹雙手無力的十來歲小孩一時那能將包裹內的東西取出用指甲撥了一會撥不動祇得拿向油燈跟前反覆尋覓線尾虧他還聰明知道就燈火將纏紮的線燒斷祇是線雖燒斷了包裹一散裏面兩件很沉重又很光滑的東西已在線斷時脫離包裹掉下地來祇掉得當啷啷連聲響亮劉貴聽了急得哎呀一聲道不打破了麼會服籌慌忙從地下拾起來問道就是這一隻圓圈兒一塊白石頭麼劉貴道你且把燈光剔大些讓我瞧瞧看打破了不曾會服籌卽將燈光剔亮一手端燈一手擎着兩件東西送到劉貴面前劉貴抖索索的先伸出枯瘦如柴的手來取了一件對會服籌說道你以爲這是一塊白石頭麼這是你祖父傳家之寶名叫古玉玦你父親慎重收藏原有兩隻因感激廣德真人替你祖母治好背疽的恩德謝他金銀珠寶都不肯受才取出這樣一對古玉玦來分一隻送給他這一隻交我帶出來我原打算待你成人之後能撐立門戶了方傳給你奈我的罪孽太重天不容我如願祇得趁我這一刻清醒交還給你你不可小覷了這一塊東西隨意亂攢這東西在我腰間纏了七年一日也不會離開過這圓圈兒是一個赤金的手鐲赤金手鐲原算不了甚麼希奇不過這隻金手

錫是你母親當日嫁給你父親的妝奩我帶你臨走的時候你母親才從手上脫下來給我的現在開設的這一個豆腐店就全賴這一隻手錫典押了錢才盤頂過來的幾年來縮衣節食積蓄了錢贖取出來你也得好生保存着最好仍舊包裹停當和我一般的纏在腰間周福這東西近來雖變壞了祇是他究竟在我這裏幫做了六七年我惟有將你託付他一則憑他的天良二則聽你的命運你纏好包裹開門去把周福叫來罷曾服籌一面纏着包裹一面問道我的親生父母此刻到底在甚麼地方簡直無處打聽嗎劉貴聽了這話兩隻枯澀的眼睛又灑豆子一般的湧出多少痛淚來說道我真該死幾句最要緊的話不虧了你問我倒忘記向你說了你以爲你還有親生父母在世麼我帶你逃到通城不上幾個月就打聽得你父親和你表舅成章甫領了廣德真人給他的五千人馬從桃源去攻取辰谿保靖恰遇了朱宗琪那個生死冤家幫助官兵守辰谿城用計將你父親擒獲在辰谿城樓上斬首示衆你母親聞信就投河自盡了屍身都不曾撈着你表舅成章甫逆料廣德真人不能成大事撤下所統帶的軍隊潛逃不知去向你祇須切記在心曾服籌哭道我也讀了幾年詩書父母之仇不

能報還得是人嗎。劉貴就枕邊點了點頭道：你且伸手來給我看看。曾服籌不知道劉貴要看手是甚麼用意。即將右手伸過去。劉貴微微的搖頭道：右手是要拿刀報仇的。伸左手來。曾服籌卽換上左手。劉貴將曾服籌的衣袖提起審視了一會。猛一張口就在臂膊上咬了一個深深的齒痕。祇痛得曾服籌哎喲一聲縮手不迭。劉貴氣喘氣促了一陣。說道：你年紀小眼裏沒見着你父母被仇人陷害的情形。心裏便不知道痛恨我。此刻對你說的話你日久必忘。所以我祇得咬你一口使你受了這一次痛以後見了這個齒印便得想起我。此刻對你說話的情景。想到此時的情景。就不由你想不到你父母的仇恨了。好你就去把周福叫醒。他到這裏來。曾服籌淚眼婆娑的剛待開門出去。叫周福祇聽得門外陡然脚步聲響。周福的聲音問道：老闆的病更厲害了嗎。我在夢中被少老闆的哭聲驚醒了。特地起來問問說着。便伸手推門。曾服籌將門門開了。周福走進房來。曾服籌此時年紀雖小却很精明。機警在那剛待開門出去。周福的時候。周福就在外面陡然走得脚步聲響。曾服籌心裏已有些懷疑。暗想：怎麼來得這們湊巧。及開了門看周福身上的衣服還穿得齊齊整整。不像是已睡復起的眼。

時也。全無睡意。心裏早明白了。被少老闆哭聲驚醒了的話。是假的。必是多久就在門外聽壁角。那嚙嚙金鑄落地的聲音。不待說是已被周福聽得了的。曾服籌一面心裏計算如何。才可以避免周福謀奪這兩件貴重東西。一面跟着周福到劉貴床前。曾服籌聽了周福的話和腳聲。尙且知道周福是在門外偷聽劉貴心裏。自然更明白。這種關係極大的祕密情事。因略不經意。完全被人偷聽去了。而偷聽的又是居心不光明行事不正大的人。劉貴安得不着急。便在康健無病的時候。遇了這種着急的事。也說不定。要急得發昏。何況劉貴已病在彌留。正要趁這回光返照。神智清明的一剎那。間吩咐後事。如何經受得起。這般激刺。周福才走近床前。看劉貴兩眼已經發直。喉嚨痰響不止。曾服籌撲上去。叫喚時。祇聽得磨得牙關一聲響。氣就斷了。曾服籌此時雖已知道劉貴不是自己的父親了。然一則感激劉貴撫養之恩。不忍一時改口。二則自己的身世祕密。不能給外人知道。左右鄰居的人。幾年來都認他和劉貴是父子。死後忽然改口稱呼。倒有多少不便。才號哭了兩三聲。爹周福已拍着曾服籌的肩說道。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人已經斷了氣。你就整日整夜的哭也哭他。不轉來半夜三更的把

左右鄰居的人都哭得睡不着挨人家背地的咒罵曾服籌聽了生氣道誰人沒有父母的嗎誰家不死人的嗎我死了父親怎麼哭都要挨人家的罵周福冷冷的鼻孔裏哼了一聲道誰說死了父親哭不得如果是死了父親是應該哭的但是你哭遲了些應該早哭這不是你的父親要你號天頓地的哭甚麼你以為我不知道麼不瞞你說我早已到了門外老闆對你說的話我一個字也聽進了耳你能依我的話行事我不但不把那些話去對人說並好好的待你生意也接着做下去我還認你做老闆若不依我的话我暫時也不勉強我自我的打算曾服籌看了周福那種又冷酷又兇狠的面孔又聽了這些恐嚇兼引誘的言語心中實在氣忿不堪無奈自己思量假父剛死在床上不曾裝殮安葬自己又太年輕不能處理喪葬的事而這個豆腐店也塞了多少的本錢在內關於生意上的事從來是由周福一人經手做的於今不依周福的话眼見得假父不能入土生意沒人經營還料不定周福將有甚麼可怕的舉動祇得忍氣吞聲的問道你有甚麼話教我依從且說出來看看祇要我能依從的儘可依從周福正要開口說話那女工忽然跑了進來神色驚慌的向周福說道嚇死我了

久。等。你。不。回。房。聽。了。少。老。闆。哭。爹。的。聲。音。料。想。必。定。是。劉。老。闆。咽。過。氣。了。正。在。心。裏。有。些。虛。怯。怯。的。猛。然。一。口。冷。風。吹。來。把。一。盞。燈。吹。得。熄。了。又。燃。燃。了。又。熄。我。一。身。汗。毛。根。根。都。吹。得。豎。了。起。來。祇。得。不。顧。命。的。跑。到。這。裏。來。老。闆。果。是。咽。了。氣。麼。說。着。伸。長。頸。子。向。床。上。望。了。一。望。嚇。得。連。忙。將。頸。子。一。縮。說。道。哎。呀。嚇。死。我。了。怎。麼。咽。了。氣。眼。睛。還。是。睜。着。的。呢。曾。服。籌。看。了。這。種。輕。侮。的。神。情。想。起。自。己。此。後。沒。有。這。假。父。保。護。必。被。這。一。對。狗。男。女。欺。凌。磨。折。又。忍。不。住。撫。着。劉。貴。的。屍。痛。哭。起。來。周。福。一。伸。手。抓。住。曾。服。籌。的。衣。領。輕。輕。的。提。起。說。道。教。你。不。要。哭。你。定。要。哭。嗎。他。一。生。因。刻。薄。鄙。吝。左。右。鄰。居。都。不。歡。喜。他。於。今。天。睜。眼。教。他。死。了。你。還。要。爲。他。哭。招。左。右。鄰。居。討。厭。嗎。曾。服。籌。沒。有。氣。力。被。周。福。如。提。小。雞。一。般。的。提。着。祇。嚇。得。渾。身。發。抖。那。裏。再。敢。發。聲。啼。哭。周。福。接。着。說。道。我。並。不。是。見。你。年。紀。輕。欺。負。你。祇。爲。這。月。豆。腐。店。完。全。是。由。我。一。個。人。辛。辛。苦。苦。做。起。來。的。你。家。那。一。點。兒。本。錢。這。七。八。年。來。不。但。應。吃。光。了。用。光。了。就。是。你。家。存。積。的。也。不。祇。比。本。錢。多。了。一。倍。你。憑。良。心。說。這。月。店。還。能。算。是。你。家。的。嗎。你。能。把。這。月。店。完。全。讓。給。我。便。罷。你。若。不。願。意。祇。管。說。出。來。我。自。有。我。的。打。算。曾。服。籌。答。道。豆。腐。店。原。是。你。一。

個人經理的生意在你手裏做要我讓甚麼從此就算是你的豆腐店就得哪周福道話是不銷生意在我手裏你也搶不去不過不能祇憑你一句話因為你的年紀太小外人不知道的必說我趁老闆死了的時候欺負你年輕奪了你這升豆腐店曾服籌道你既知道老闆死了不能扶起來說話把豆腐店讓給你憑我一句又不行却教我怎麼辦呢周福道老闆雖死了不能說話遺囑是可以吩咐的你讀了這幾年書文章都會做難道不會寫一張遺囑嗎你誠心依從我的話就趁此時天光沒亮趕快寫一張遺囑寫明因感激我周福七八年來辛苦經營一升豆腐店已得了幾倍的利息於今自願將這豆腐店完全讓給周福以後盈虧不關姓劉的事曾服籌道我家祇有這個豆腐店若照你這話完全讓給你了教我到那裏去住呢周福即時沉下臉來說道我管你這些你若命好的在家當一輩子大少爺也不至逃到這裏來現世了你可知道我要在你身上發一注橫財是很容易的事麼你明白了你自己的來歷就別用不着我多說你且把遺囑寫好豆腐店雖是我的了我憐念你沒有去處也不至就把你趕出去快拿紙筆來寫罷天光就要亮了曾服籌被逼得無可奈何祇得取紙筆依照

周福說的寫了一張假遺囑。遺囑寫好天也亮了。曾服籌又忍不住伏在劉貴屍旁啼哭。這時周福不但禁止他哭了。收好了遺囑。並跟着乾號了一頓。才開了大門。淚流滿面的對左右鄰居宣述劉貴如何病死。臨死如何遺囑。將豆腐店讓給他的情形。鄰居的人以爲劉貴因兒子年紀太小臨死。祇得將生意託付周福。有誰肯多管閒事。追究事情的真假。并且都恭維周福爲人可靠。周福一手遮天的。打開劉貴藏貯銀錢的櫃子。取出劉貴省衣節食積下來的錢。買了一口薄棺材。草草的裝殮着。便槓到城外義塚山上掩埋了。辦完了喪葬。周福才把曾服籌悄悄的帶到沒人的地方。說道。我知道你身邊還有兩件東西。那東西是很要緊的。你交給我。替你收藏着。罷除你我兩人以外。無論甚麼人都不能給他。知道這不是當要的事。這幾日因爲店裏人多。我又沒有工夫。所以直到這時候才對你說。曾服籌道。我身邊有兩件甚麼東西。你要儘管拿去。周福將兩眼一瞪。說道。你還打算在我跟前裝糊塗嗎。你昨夜失手掉在地下。當哪一聲響的是甚麼東西。你這小鬼真不識好歹。我一片好心。想替你收藏起來。免得落到歹人眼裏。爲要謀奪那兩件東西。連你的命都保不了。你倒裝出這鬼樣子來。一

面說一面就伸手去會服籌腰裏摸索會服籌並不躲閃反將兩手張開挺着胸膛說道你看有甚麼東西要拿去祇管拿去周福在會服籌渾身都摸索了一遍竟是一點兒東西也沒有不由得忿怒起來問道你這小鬼把兩件東西藏到那裏去了你好好交給我便沒有事若藏着不拿出來就不要怪我太厲害我要取你的命都易如反掌你性命都沒有了看你藏着那兩件東西有甚麼用處會服籌始終裝出不理會的樣子說道我實在不會藏着甚麼東西你要殺死我也祇由得你周福心想我那夜在門外分明聽得劉老闆教他仍舊包扎停當纏在腰間時刻不可離身此刻他身上沒有不知他藏在何處他知道是貴重東西就這們問他要他自然不肯拿出來不如且不逼迫他祇悄悄的留心他的舉動估量他祇十來歲的孩子決沒有多大的見識暗地留心他的舉動總可以看得出他藏匿的所在來周福定了這個主意便改換了一副和平面孔說道你不肯拿出來也是人情這種傳家之寶本來非同小可不過我有一句話說給你聽那東西藏匿的所在你得仔細一點兒凡是值錢的珍寶不能藏在污穢不乾淨的地方一污穢了就沒有光彩沒有光彩便不值錢了珍寶所藏之處黑

夜必有一道寶光衝出來不識寶的就見了這寶光也看不出。一遇着識寶的人那怕相隔在十里之外也一望而知這寶光是從甚麼珍寶上面發出來的珍寶在甚麼地方我從前在一家做珠寶生意的人家當差時常看見那個識寶的東家半夜三更的起來左手託着一盤白米右手抓着米向藏匿珍寶的地方亂灑我看見的次數太多了忍不住問那東家灑米是甚麼用意初問時他不肯說後來見我糾纏着問個不休才對我說道這裏面很有講究祇要是值大價錢的珍珠古玉夜間都有寶光放出來江湖上有一種專會取寶的人有法術能在數十里外搬運人家收藏的珠寶但是須看明了那寶光是從甚麼珍寶甚麼地方發出來的方能用法術搬運我家做的是珠寶生意值錢的東西多無論如何收藏夜間總免不了有寶光放出萬一遇着有那種專會取寶的人打裏這經過放出的寶光被他看見了那還了得頃刻之間便可以將我家所有放光的珠寶盡數取去祇有這白米爲人生養命之寶能鎮壓一切法術并且能將寶光壓退所以我一見珠寶放出寶光來的時候就連忙抓米灑去我當時聽得東家這們說很覺得有趣味跟着又問道定要等到珠寶放出光來了才灑米呢還

沒有放光。就先把米灑上也行不行呢。東家道：不等到放光，就先把米灑上也行。不過每夜得灑一次，太麻煩了。并且珠寶不是每夜必放光的，有時放，有時不放在放光的。這夜灑上才有用。本來這夜是不放光的，不是白糟蹋了米嗎。我又問道：那裏取寶的人。月法術搬運人家的珠寶，若是這人將珠寶纏縛在身上，也能一般的在頃刻之間搬去麼。東家說：纏縛在身上的法術不能搬運寶光，也不至放出來。我又問道：東家何以不將珠寶纏縛在身上呢。東家笑道：你何以見得我身上沒有我是做珠寶生意的人。人若將所有值錢的珠寶盡數纏在身上，那麼我這身體還能動彈嗎。我那個東家是做珠寶生意的老內行，他說的話必不會錯。我因可憐你年輕，不知道世情艱險，才把這些話告訴你。知道你要明白我這些話，不是十分關切你的人，決不肯說你就用銀子去買，也是買不着的。曾服籌道：我現在就祇我一個精光的人，我這身體以外甚麼東西也沒有，不怕有取寶的人來搬運。若取寶的肯將我這個活寶搬去，有得給我吃，有得給我穿，我倒很願意給他搬去。周福鼻孔裏哼着說道：我說是這們說聽不聽。由你我若早知道你這小鬼有這們刁狡可惡，這些好話也不該向你說了。說着，怒氣沖天。

的走了。周福自以爲對會服籌說了這一篇鬼話。年輕沒見識的人心裏害怕。真有取寶的來看。光用法術搬運了去。必不能安心。將那兩件東西依舊藏着。不瞧不睬。夜間大家都睡了的時候。周福就悄悄的起來。躲在會服籌的房外偷聽。有沒有聲響。連聽了幾夜。祇聽得會服籌每夜必抽咽幾次。旁的聲響一點兒聽不着。周福聽得不耐煩了。思量這幾間房屋裏面沒一處不經我仔細搜索。過實在沒有可以藏匿那兩件東西的。所在他身上。又沒有究竟放在甚麼地方。問他既不肯說。騙他又不上我的圈套。於今就祇有凌磨他的一個方法了。凌磨得他受不了的時候。故意放他逃走。再追上去。將他捉住。那兩件東西必在他身上無疑了。周福這個主意一定。便是會服籌的難星臨頭了。次日早起。周福就逼着教會服籌磨豆子。磨不動就是惡狠狠的一頓打。會服籌自從出娘胎到現在。連指甲都不曾被人輕彈一下。一日遭這種凌虐也祇好忍受。受福是有意的凌磨他。不磨到他受不了。是不肯罷休的。朝打暮罵。過了十多日。會服籌雖已被打得體無完膚了。然始終不動。逃跑的念頭。周福幾次有意拿點兒錢給他。打發他到很遠的地方去買東西。以爲他得了這機會。必要逃跑。誰知他竟老老實

實的買了東西回來。周福疑心是因爲臨時打發他去。他來不及攜帶那兩件東西。所以不捨得空身逃跑。特地在夜間借事痛打了他一頓。打後才拿出兩串錢給他。教他次日早起。就到某地方去。以爲有這們好逃跑的機會。是沒有不逃的了。次早周福追蹤上去。看會服籌仍舊是直來。直往。照着吩咐的話。買了東西就歸家。是這般三番五次。弄得周福實在沒有方法。可以騙取那兩件東西了。周福是個歡喜喝酒的人。自從劉貴死後。每夜必弄點兒酒。和酒菜。跟着那女工同吃。喝一陣。才相隨就寢。這夜兩人都多喝了幾盃。周福有了些醉意。心事就泛上來了。他想謀奪金鐲和玉玦的事。原是一個人想獨得的不曾拿着。向女工說。此時有了醉意。才忍不住對女工說道。你知道這小鬼手邊有兩件很值錢的東西。麼。這婦人說道。有甚麼值錢的東西。怎的還放在他手邊。你不向他要過來。周福歎道。若要得過來。還待你說你不要輕看了這小鬼。他的年紀雖小。肚子裏的詭主意倒很多呢。周福說到這裏。接着將那夜聽壁角以及近來種種騙取不得的經過說了一遍。婦人笑嘻嘻的說道。這不能怪他肚子裏的詭主意多。祇怪你是一個活草包。太沒有本領了。這一點兒小事。也用得着是這般做作。

周福喜問道：你倒有主意，可以弄到手嗎？有甚麼主意，快說出來。弄到了手之後，你我兩人平半對分。我決不佔你的便宜。婦人笑道：我弄到了手，爲甚麼要和你平半對分？你弄了這們多日子，連說也不向我說。幸虧沒有被你弄到手。你若弄到了手，有得分給我嗎？祇怕還不肯給我。知道呢？周福辯道：我不是不肯向你說，確是因我的事情太忙。一則沒有工夫說到這上面去；二則弄還沒弄到手，對你說也不中用。若是已經弄到了手，我本來打算分一半給你的。婦人搖頭笑道：你這些鬼話，連小鬼都騙不了。却拿來騙我麼？老實對你說：老娘不上你的當。周福帶幾分怒氣說道：我甚麼事給你？上當我一番好意，把這事說給你聽。休說我打算弄到了手的時候，還分一半給你。就是一點兒不分給你，你也不能說是上了我的當。婦人倒不生氣，仍是笑嘻嘻的說道：你這話很對。你弄到了手，一點兒不分給我，我不能說是上當。翻轉來說，我弄到了手，一點兒不分給你，你也不能說是上當。周福道：你能弄得到手，儘管去弄。不分給我，也祇由得你。婦人正色問道：你這話說了作數麼？周福這時已醉得說話舌頭掉動不靈了。還勉強挺出胸膛來，用手拍了幾拍，說道：大大丈夫說話，那有不作數的。婦人道：既

是你說的話能作數我就拿一件東西給你看看一邊說一邊伸手在腰間掏摸好一會才掏摸出來擊在手中對周福的臉上一照到底是不是曾服籌的金鐲下同分解

第二十二回 起貪嗔葬身火窟 耐辛苦賣技長途

話說周福雖是醉眼朦朧然黃光燦爛的金鐲一觸眼簾兩眼便顯得分外光明了祇是還有一點兒疑心恐怕是假的湊近前看時竟是劉貴臨死的那夜從門縫中所看見的那隻金鐲一時祇喜得跳起來想從婦人手中奪下無奈這婦人早已存心防備了忙連將手縮回去並把身體讓過一邊說道你這沒天良的打算搶奪我的嗎周福一下不會搶着身體倒險些兒栽倒了極力按納住火性說道誰打算搶奪你的我們夫妻一般的人我就照這樣買一副送給你也是應該的你自己弄來的我倒要搶奪你的嗎那有這種道理不過我想接過來仔細瞧瞧看是不是小鬼那個婦人一面仍擄起衣向腰間揣着一面說道用不著你仔細瞧你就瞧了也不認識我知道你祇在門縫裏張了一次就能認得嗎周福見婦人如此情形料知軟騙是騙不到手的祇氣得指著婦人罵道你這東西真沒有天良我一向待你仁至義盡你不應該拿我當賊

和強盜一般的看待婦人。不待周福發作，就向左右指了兩下，說道：「我勸你不要見了金子，就兩眼發紅和我鬧起來。你要知道，左右鄰居因見劉老闖死了之後，你每天待小鬼，不是打便是罵。大家已在背地裏罵你沒天良，不念劉老闖在日待你的好處。若鬧到鄰居知道，你打他罵他，是爲要奪他的金鐲。祇怕有人出來替小鬼打不平呢。」周福聽了這番話，似乎有點兒害怕樣子。卽時放低了嗓音，說道：「我們自己不說給外人聽，外人怎得知道你不給我，我不要緊。我倒要問你是如何弄到手的？還有一個甚麼古玉玦那東西，更是一件無價之寶，和這金鐲是做一塊兒包着的。你得了金鐲，必定那東西也被你得了，也拿出來給我看看。我決不搶你的便了。」婦人搖頭道：「不見有甚麼古玉玦，就是光另的一個鐲頭。你猜是在甚麼地方得的？」周福道：「我若知道，也不至落到你手裏了。」婦人得意揚揚的說道：「這也是我的福氣，好合該發這一筆大橫財。」我今天下午到晒樓上去收衣服，沒留心晒樓上有一條木板鬆了一腳踏去，木板就移動了，身體一歪，這脚便陷了下去。幸虧木板離屋瓦不到一尺高，下脚踏在屋瓦上踏碎了幾片瓦，身體沒有跌倒。我抽出脚來看，屋瓦碎了幾片，冬天裏雨水多，我恐怕

下。雨。的。時。候。屋。瓦。破。了。的。地。方。漏。水。祇。得。將。身。體。伏。在。晒。樓。板。上。伸。手。下。去。想。從。瓦。厚。的。地。方。移。幾。片。瓦。過。來。將。碎。瓦。換。掉。誰。知。剛。把。碎。瓦。移。開。就。看。見。一。個。青。布。的。包。兒。蓋。在。碎。瓦。底。下。我。那。裏。想。得。到。布。裏。是。包。着。這。樣。值。錢。的。東。西。呢。隨。手。取。出。來。覺。得。是。一。個。很。沉。重。的。圓。圈。解。開。青。布。看。時。直。喜。得。我。疑。心。在。這。裏。做。夢。當。下。也。想。不。到。是。誰。藏。在。那。裏。面。的。周。福。道。這。是。我。的。財。運。至。少。也。得。分。一。半。給。我。婦。人。拔。了。一。個。鬼。臉。道。既。是。你。的。財。運。爲。甚。麼。你。千。方。百。計。也。找。不。到。我。却。得。來。全。不。費。工。夫。呢。周。福。聽。了。老。羞。成。怒。便。破。口。大。罵。起。來。婦。人。也。絲。毫。不。肯。退。讓。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結。果。就。互。相。扭。打。起。來。兩。人。都。是。喝。醉。了。酒。的。初。時。還。支。撐。得。住。氣。忿。之。後。加。以。扭。打。酒。便。湧。上。來。了。登。時。頭。重。脚。輕。兩。人。都。立。脚。不。住。一。同。扭。倒。在。地。喝。醉。了。酒。的。人。都。是。一。倒。地。便。不。能。掙。扎。起。來。並。卽。刻。不。省。人。事。此。時。曾。服。籌。正。在。門。外。偷。聽。見。二。人。倒。地。都。伸。手。直。脚。的。睡。了。不。能。動。彈。卽。推。門。進。去。原。來。曾。服。籌。這。夜。因。聽。得。周。福。與。婦。人。說。笑。的。聲。音。覺。得。與。平。時。不。同。悄。悄。的。起。來。到。周。福。房。門。外。偷。聽。正。聽。得。周。福。對。婦。人。說。金。鐲。和。古。玉。玦。的。事。再。聽。婦。人。說。話。有。因。遂。不。捨。得。走。開。及。從。門。縫。裏。看。見。婦。人。取。出。金。鐲。來。竟。是。自。己。

所。秘。藏。的。東。西。不。待。說。見。了。心。裏。非。常。難。過。聽。完。婦。人。所。述。拾。得。金。鐲。的。來。歷。已。忍。不。住。鼻。酸。心。痛。不。敢。在。門。外。哭。泣。祇。得。回。到。自。己。房。裏。伏。在。床。上。啜。泣。會。服。籌。哭。的。聲。音。甚。小。因。夜。深。寂。靜。周。福。房。中。仍。能。聽。着。會。服。籌。哭。時。聽。得。周。福。拍。桌。大。罵。不。由。得。喫。了。一。驚。以。爲。是。罵。他。自。己。不。該。哭。了。嚇。得。吞。聲。忍。住。細。聽。婦。人。也。拍。桌。大。罵。才。知。道。是。二。人。吵。嘴。於。是。又。悄悄。到。門。外。偷。聽。房。裏。便。扭。打。起。來。了。二。人。倒。後。推。門。進。房。看。時。房。中。的。油。燈。因。被。二。人。倒。下。去。的。時。候。打。翻。了。湊。巧。旁。邊。有。一。大。袋。棉。花。油。燈。正。翻。倒。在。棉。花。上。燈。芯。上。的。火。一。遇。棉。花。就。引。着。了。已。有。尺。來。高。的。火。光。照。得。房。中。通。紅。會。服。籌。見。棉。花。燒。着。了。心。裏。着。慌。起。來。打。算。取。水。來。澆。苦。於。房。中。沒。有。一。點。兒。水。祇。桌。上。還。有。半。壺。喝。不。完。的。酒。十。來。歲。小。孩。沒。有。見。識。以。爲。酒。也。可。以。代。水。澆。火。的。提。起。壺。來。取。去。壺。蓋。隨。手。向。火。上。澆。去。誰。知。比。澆。油。的。還。厲。害。登。時。火。燄。冲。上。了。樓。板。把。個。會。服。籌。更。嚇。慌。了。手。脚。祇。得。彎。腰。推。周。福。想。推。醒。周。福。好。起。來。救。火。爛。醉。的。人。剛。纔。睡。着。豈。是。推。得。醒。的。連。推。了。幾。下。不。動。火。更。大。燒。起。來。火。氣。逼。得。一。身。生。痛。心。裏。却。陡。然。想。起。婦。人。腰。間。的。金。鐲。來。也。不。暇。顧。婦。人。的。醒。睡。就。火。光。接。開。婦。人。的。衣。一。摸。尙。好。一。摸。就。摸。着。了。

取。在。手。中。便。轉。身。出。房。跑。到。藏。玉。玦。的。所。在。掏。出。玉。玦。來。正。待。開。大。門。逃。出。去。火。勢。真。急。轉。眼。已。劈。劈。拍。拍。的。燒。穿。了。屋。頂。滿。屋。都。被。濃。烟。彌。漫。了。竟。找。不。着。大。門。幸。虧。隔。壁。客。棧。裏。人。多。知。道。豆。腐。店。裏。起。了。火。有。打。開。後。門。進。來。幫。着。救。東。西。的。曾。服。籌。方。逃。得。了。性。命。祇。有。頃。刻。之。間。已。將。一。家。豆。腐。店。燒。成。了。一。堆。灰。燼。周。福。和。那。婦。人。都。葬。身。火。窟。連。屍。體。都。沒。有。了。左。右。鄰。居。的。人。雖。都。覺。得。曾。服。籌。孤。苦。可。憐。然。也。無。人。肯。仗。義。出。頭。維。持。曾。服。籌。的。生。活。曾。服。籌。零。丁。一。身。無。依。無。靠。身。邊。又。沒。一。文。錢。心。裏。也。知。道。金。鐲。和。玉。玦。是。可。以。賣。錢。的。但。因。是。兩。件。關。係。重。要。的。東。西。爲。這。兩。件。東。西。險。些。兒。送。了。性。命。存。心。要。好。好。的。保。守。不。肯。變。賣。了。錢。來。吃。喝。既。沒。得。吃。又。沒。得。住。就。祇。得。沿。門。乞。食。了。他。因。聽。了。劉。貴。臨。終。的。話。知。道。自。己。原。籍。是。湖。南。桃。源。人。大。仇。人。朱。宗。琪。也。在。桃。源。小。孩。子。心。理。祇。覺。得。要。報。仇。須。與。仇。人。接。近。便。向。人。打。聽。了。從。通。城。去。桃。源。的。道。路。一。面。行。乞。一。面。向。桃。源。前。進。每。日。多。則。走。二。三。十。里。少。則。走。十。來。里。入。夜。遇。了。人。家。就。在。人。家。房。簷。下。蜷。伏。一。宵。若。荒。村。沒。有。人。家。便。坐。在。樹。林。中。打。盹。這。日。走。到。一。處。是。一。個。鄉。鎮。鎮。上。有。幾。十。戶。人。家。其。中。有。一。家。飯。店。正。有。許。多。行。路。的。人。在。這。飯。店。裏。打。中。

伙會服。籌這時身體又疲乏。肚中又飢餓。一屁股坐在飯店門外的地下。眼望着許多人。都一個個手捧熱騰騰的白飯。送到口中。大嚼。更有微風吹得一陣一陣的飯香味。拂面而來。止不住饑涎欲滴。好在他已乞食過好幾日了。膽子也大了些。面皮也厚了。些口裏叫得出求乞的話來。連向裏面叫了幾句。平常叫化所叫的話。祇見小夥計走到門口來。瞧了會服。籌兩眼。喝道。你這小叫化是那裏來的。怎麼討飯討到我們飯店裏來了。飯店裏祇有飯賣。那有飯討給你。快向別人家去討。不要在這裏叫喚。罷會服籌聽了這話。真不敢再叫喚了。但是也不肯走到別人家去。垂頭喪氣的坐着。忽然有一個人走近身來。會服籌抬頭看時。却是一個小女孩子。左手端着一碗飯。右手拈着一雙竹筷。遞給會服籌。道。我們吃剩下來。的給你去吃罷。會服籌喜出望外。連忙伸手接了。送到口邊。便吃。吃過一半了。才留神看這女孩子。年齡似乎比自己小。約有七八歲的模樣。身上衣服雖破舊。不合身。然眉目口鼻的位置。很生得停勻。可愛。心裏正想問他。是不是這飯店裏的女孩子。已開口催促道。快些吃。我在這裏等你的碗。筷呢。會服籌遂不問了。又低下頭來吃。才吃了兩口。就聽得劈拍一聲。巴掌響。接着很嚴厲的

口聲斥責道：「你這教不變的小蹄子，祇一霎眼又一個人偷跑到這外面來做甚麼？曾服籓雖沒抬頭，然知道被打的就是這女孩子，祇嚇得飯箸都幾乎掉了，慌忙將碗箸放下來，看出來的這人年紀約有四十多歲，身材高大，也是穿着一身破舊不堪的衣服。說話北方口音，看不出是那一個巴掌，打得這女孩雙手抱住頭往門裏便跑。碗箸也不敢收拾了。這高大漢子望着女孩跑進門之後，才慢慢的回過頭來打量了曾服籓幾眼，突然問道：「我看你這孩子不像是窮苦人家出來的，爲甚麼在這裏討飯吃呢？你姓甚麼？家住在那裏？」曾服籓不敢說出真姓名，祇得答道：「我原不是窮苦人家出來的，無奈我的父母都去世了，家業又被火燒光了，祇落得一身孤苦無力謀生，不得不行乞。我姓劉，從前家在通城，此刻已是沒有家了。這漢子見曾服籓說話伶俐，牙齒並非常文雅，面上立時現出歡喜的樣子來，問道：「你既是從前家在通城，爲甚麼乞食到這裏來了呢？」曾服籓道：「我有一家親戚在桃源縣，打算一路乞食去投奔親戚。這漢子笑道：「這事真是巧極了！我正要到桃源縣去，可以帶你同走，用不着在路上乞食了。若在路上走不動的時候，還有車給你坐，你願意和我們同走麼？」曾服籓

還躊躇着。不會回答。這漢子又接着說道。我因見你是好人家出身的孩子。沒有吃過這種飢寒之苦。我一行有好幾個人。多帶你這一個小孩子。花費不了多少錢。若到了桃源。你親戚家的時候。你親戚能有錢算。還給我。我也不客氣。沒有便罷了。就算我修了這點兒陰。臨會服籌。畢竟年紀太輕。那知道世情險惡。本來自從被火燒後。無吃無住的苦楚。也受得夠了。忽聽得有這種機會。心裏說不出的欣喜感激。祇有些着慮到了桃源之後。並沒有親戚家可去。那時不免要露出說謊話的馬脚來。但是能得眼前的飽食安居以後的事。也就顧不得了。當下卽起身對這漢子作揖道。你老人家真個肯把我帶到桃源縣去。免得我一路乞食。我實在感激得很。這漢子也不回禮。彎腰拾起碗筷來。一手在會服籌頭頂上撫摸着。說道。跟我到這裏來罷。會服籌的頭被漢子撫摸以後。不知怎的心裏便有些糊裏糊塗了。自己一點兒主張也沒有。跟着漢子走到飯店後面的一個小小院落裏。漢子回頭教會服籌站着不動。自走進一間房子裏面去了。會服籌兩眼看一切景物都分明。惟有心中慌惑。一加思索。便覺頭昏。因漢子命令站着不動。就真個站着一步也不敢移開。一會兒漢子空手出來。對會服籌招手。

道。到。這。裏。來。曾。服。籌。走。進。那。房。子。祇。見。房。中。靠。牆。壁。安。放。了。三。張。破。木。床。床。上。被。褥。也。都。破。舊。賸。賸。胡。亂。堆。塞。並。不。折。疊。上。首。床。緣。坐。着。一。個。中。年。婦。人。生。得。滿。臉。橫。肉。却。擦。脂。抹。粉。兩。種。用。紅。棉。帶。纏。紮。尖。頭。鞋。上。還。繡。了。許。多。紅。綠。花。不。似。南。方。婦。女。的。裝。束。送。飯。挨。打。的。女。孩。子。靠。婦。人。腿。旁。立。着。一。臉。的。淚。痕。估。量。他。不。僅。在。門。外。挨。了。那。一。巴。掌。側。面。兩。張。床。上。共。坐。了。三。個。男。子。身。體。吧。瘦。年。齡。大。小。不。一。然。都。是。穿。着。破。舊。的。短。衣。科。頭。赤。脚。同。樣。顯。出。一。種。非。士。非。農。非。工。非。商。的。神。氣。一。個。個。望。着。曾。服。籌。歡。顏。喜。笑。漢。子。牽。了。曾。服。籌。的。手。走。近。婦。人。跟。前。說。道。這。小。子。模。樣。兒。也。生。得。好。可。以。看。得。出。是。很。聰。明。的。教。他。的。東。西。必。定。一。教。便。會。婦。人。笑。嘻。嘻。的。伸。手。接。了。曾。服。籌。的。手。握。着。輕。輕。往。懷。中。一。帶。祇。拖。得。曾。服。籌。向。前。一。栽。幾。乎。撲。倒。在。婦。人。袴。下。婦。人。隨。手。又。提。起。來。笑。道。怎。的。這。門。鼻。涕。膿。樣。子。站。也。站。不。牢。一。邊。說。一。邊。張。開。着。一。對。豬。婆。眼。在。曾。服。籌。渾。身。上。下。打。量。了。一。會。抬。頭。向。這。漢。子。說。道。這。倒。和。我。們。小。翠。子。是。天。生。的。一。對。好。教。他。們。裝。善。才。龍。女。也。好。教。他。們。裝。金。童。玉。女。旁。人。再。想。找。尋。這。們。一。對。恐。怕。沒。有。了。漢。子。點。頭。笑。道。我。不。也。是。這。般。想。嗎。我。正。在。着。急。下。月。初。十。襄。陽。府。的。壽。期。我。們。裝。善。才。

童子的身材年紀太大了。扮出來不好看。難得這小子送上門來。真是天賜的。你趕緊教練他。罷婦人答應着。起身從桌上倒了一杯茶。送給曾服。籌道：「你吃了飯。不會喝茶。大約有點兒口渴了。且喝了這杯茶。我有話對你說。曾服籌眼看了這種不倫不類的情形。耳聽了這些不倫不類的言語。心裏也覺得這裏不是好所在。但自頭頂被這漢子撫摸。後舉動言語都絲毫不能自主。婦人的茶送到口邊。不知不覺的張口便喝。祇是喝下這茶之後。心裏倒明白了。也能自由行動了。婦人和顏悅色的握着他的手。到床沿坐下。問道：「你姓甚麼。怎麼這一點年紀就獨自出來討飯。曾服籌將在門外答漢子的話。復說了一遍。婦人點頭道：「我們也是要到桃源縣去的。不過此去桃源縣很遠。須走一兩個月。方能走到。我們一定把你帶到桃源縣。送到你親戚家。但是你在路上吃我們的住我們的。就得聽我們的吩咐。不許違拗。我歡喜你還可以做幾件新衣服。給你穿。我們是在江湖上賣藝的。到處可以賣錢。你於今跟我們走。我也教你一些技藝。你學會了。於今能幫我們賺錢。將來你到了桃源之後。自己有了這些技藝。也好賺錢。吃飯的說時。隨手指着小女孩道：「他是我的女兒。名叫小翠子。今年八歲了。已學

會了。好幾樣技藝。無論去甚麼地方。用不着盤纏。隨意耍幾樣把戲。給人看。就能賺錢。吃飯歇店。不至和你一樣。沿門託鉢。羞辱煞人。曾服籌聽了。很高興的。望着小翠子問道。你學會了幾樣。甚麼技藝。小翠子笑道。我會將身子縮小。鑽進一個緊口的罽子裏去。又會把竹梯子豎在爸爸腳心裏。緣梯子上去。在梯子上倒豎起來。又會走軟索。並在軟索上做倒掛金勾。還會舞刀打拳。曾服籌喜笑道。好玩。倒是好玩的。但是你的身子怎麼可以縮小呢。小翠子轉臉望着婦人笑道。這是不能隨便說給你聽的。教你會了。自然知道。身子可以縮小。曾服籌道。鑽進去了。又得鑽出來。麼小翠子格格的笑道。不鑽出來。不要在罽子裏過一輩子嗎。曾服籌覺得自己問錯了話。不由得紅了臉。半晌不好意思開口。小翠子却挨近身問道。你是個男子。爲甚麼也學女子的樣。穿破耳朵帶這們一隻耳環呢。曾服籌道。這耳環是從我兩三歲的時候就帶上了的。因有人說我的左手有斷紋。若不穿破左耳。將來是要打死人的。又有人說我小時若不破相。不能養大人。所以穿破左耳套上。這們一個耳環。婦人見二人說話狠投機。便吩咐道。你們祇許在院子裏玩耍。不許跑到外面去說。時伸手在小翠子眉心上戳了一指。

頭說道你剛才爲甚麼事挨打記得麼老娘於今把他交給你他若跑到外面去了老娘祇剝你的皮這一指頭戳得小翠子苦着臉又要哭了婦人舉起巴掌一聲吆喝嚇得小翠子雙手抱頭連忙閃躲不迭婦人拖住曾服籌的手問道你可知道你應該叫我甚麼曾服籌翻眼望着想了一想說道叫你伯媽好麼婦人祇一抬手耳光早已打下並惡狠狠的摔了一口罵道你見了鬼啊誰是你的白媽黑媽老實實的叫我一聲娘還不知道老娘高興不高興應你呢這一下耳光打得曾服籌臉上發燒可憐曾服籌何嘗受過這般兇惡的待遇祇得一面用手摸着被打的臉一面偷眼看婦人的滿臉橫肉都變成了紫色在很厚的白粉之內透出紫色的油光來儼然和豬肝上數了石灰的一樣連兩隻眼睛都是紫色的筋紋密佈彷彿喝醉了酒似的這種形像在曾服籌的眼裏也是平生第一遭見着原是要流淚哭泣的因見小翠子爲指頭戳的要哭險些兒又挨幾下也就不敢哭了婦人見曾服籌打了不敢哭怒氣好像消了些兒仍拖住曾服籌的手改換了和緩的聲口說道我瞧你這個孩子倒也聰明你若從此聽我和你爸爸的話我不但不捨得打你並且給好的你吃給好的你穿你瞧這就

是你的爸爸。你以後無論在甚麼地方，得叫他爸爸。若有人問你爸爸姓甚麼，你就說姓武。你從此也要改姓武了。不許你再說姓劉的話。如果亂說，我便打死你。記得麼？會服籌兒婦人指着那漢子要他叫爸爸，不由得登時想起自己的父母和義父劉貴來。祇痛得心如刀割。但是他生成的聰明機警，心裏儘管十二分的不甘願，然自知此身既落在這般惡黨手裏，不依違是難，保不真個送了性命。因此祇得答應，記得婦人接着道：「你記得就叫他一聲，看看會服籌不敢躊躇，即開口向那漢子叫了聲：『爸爸。』漢子似乎很高興的應了聲道：『我的好乖兒子。』婦人也笑嘻嘻的將會服籌摟在懷裏，又指着床上三個男子說道：『這是你大哥武大，這是你二哥武二，這是你三哥武三。』你以後就叫武四。你要知道，你爸爸不是等閒的人在湖北河南一帶，少有不知道武溫泰的。你爸爸的本領硬軟都有三百多斤的大牯牛，你爸爸和牠鬪力高興，要掀翻在地一點兒不費事的就掀翻了。你生得聰明，我和你爸爸都歡喜你願意傳授你種種的本領。你若能學得和你爸爸一樣隨便到那裏也不愁少了穿吃，會服籌聽了這些話，心想他們說帶我到桃源去，却教我跟他們做兒子去，桃源的話不待說是騙我的了。不

過我於今既落到了他們手裏。他們決不肯放我逃走。我卽算能悄悄的走脫了。到了桃源縣。一時也沒有力量去尋仇報復。小翠子說他會舞刀。會打拳。我若學會了舞刀打拳。正是將來報仇用得着的。不如且順從他們。等到我年紀大了些。本領也會了些。再去桃源縣報仇。也不爲遲。心裏如此一想。便不覺得落在匪人手裏爲可怕了。原來武溫泰是河南人。也會些在江湖上借以餬口的武藝。不知從甚麼人又學會了些法術。他這老婆是湖北沔陽人。姓周。小時候名叫芙蓉。十七八歲的時分。喜着白衣裳。專靠打九子鞭唱小曲子沿街乞食。沔陽人替他取個綽號叫白蛇精。因那年沔陽收成荒歉。全州的人都分散去各鄰省。各府縣逃荒周芙蓉便逃到了河南境內。湊巧遇見武溫泰。兩情相洽。就結合成了夫婦。打九子鞭唱小曲子這類技藝。單獨顯演出來。是不大受人歡迎的。每日討不了多少錢。僅能不至餓死而已。一和武溫泰結合起來。夾雜在武溫泰所演的各種技術之內。正所謂相得益彰了。他那三個兒子。雖沒一個是他們親生的。也不是拐騙得來的。都是逃荒的。因自身且不能養活。將小孩遺棄在路。上不顧而去。他夫妻見着了。就收養做兒子的。像這種慘酷的事。不但在數十年前的。

荒歉年中常有就是現在天災人禍最烈的地方也到處有遺棄的小兒女惟有小翠子是他夫婦親生的女兒因他夫婦都是生成的下流種子性情粗暴兩人心裏雖極痛愛這個女兒待遇却甚兇橫稍不聽話總是開口就罵動手就打勒令小翠子練習武藝及各種當衆顯演討錢的技術都非常認真所以小翠子的年齡雖祇八九歲到各地顯演技藝極能受人歡迎許多官宦世家有喜慶事件的時候預先約定武溫泰去演種種技藝給衆賓客賞鑒一般人都稱武溫泰這團體爲武家班這回也是因華容地方有個紳士人家娶媳婦特地約了武家班前來湊熱鬧的這日喜期已經過了武溫泰正打算次日帶了班底到湖北去的想不到遇了曾服籌他這團體寄寓在這家飯店的後院一間又小又矮的房子裏曾服籌坐在大門外乞食原不容易遇着祇因小翠子走到前面來添飯正看見飯店裏夥計在門口罵曾服籌曾服籌面貌本來生得異常俊秀在小翠子的眼中看了不知不覺就發生了一種最純潔的憐愛之心也不暇思索便將手中添了待自己吃的一碗飯送給曾服籌吃若將飯交給曾服籌之後就回身到裏面去了武溫泰便不至無端跑到大門外曾服籌吃了飯就走也沒

有這種不幸的遭際。小翠子偏要立在旁邊看着。曾服籥吃武溫泰。見小翠子添飯許久不來。他夫婦恐怕小女孩子在生疏地方容易走失。所以跑出來探看。於是曾服籥就交了不幸的運。了次日武溫泰夫婦即帶了曾服籥及一千人離了華容的飯店。一路向湖北走來。白天按着程途行路。黃昏落店就傳授曾服籥的技藝。任憑曾服籥又聰明又好學。無奈武溫泰所傳授的技藝都是使身體上極感受痛苦的。第一次就拿出了一個斛桶放在地下。教曾服籥的身體向後仰轉來。後腦與脚跟相連。用雙手抱住自己的大腿。由武溫泰用木棍攔腰挑起。納入斛桶之內。儻管年輕人身體柔軟。然一時何能柔軟到這一步。做得不好。木棍便立時沒頭沒腦的打下來了。還有與小翠子同做的種種把戲。還有與小翠子同做的把戲。小翠子是曾經練習的。曾服籥初學的人自然記了。這樣忘了。那樣武溫泰脾氣暴躁。稍不如意便是一頓打好在曾服籥。生性聰明。身體更活潑。種種憑人力做的把戲。費不了多少工夫。便學會了一路行行歇歇。遇着人多的市鎮也臨時擇一處公共的場所。表演些技藝。討錢不誤。表演的時候。武溫泰和周芙蓉最居重要。餘人祇配配角而已。並不教曾服籥出場。每表演一次。

也能收集一二串錢足敷沿途的路費。這般忽行忽止的約莫經過了二三十日纔走到一處很繁盛的城市曾服籌一行人在一家小客棧裏住了獨自立在房門外向街上望着心想此地必已是桃源縣了我實在沒有親戚住在這裏他們若問我親戚的居處要親自將我送到親戚家去我却怎生辦法呢曾服籌心裏正在躊躇小翠子忽湊近身來說道爸爸做了一套新衣給你也做了一套給我你看見麼曾服籌搖頭道我沒有看見爲甚麼到了這裏還做新衣給我小翠子道你不相信嗎爸爸曾說過好幾次說你身上的衣服太醜不堪了走出去簡直是一個小叫化到別處還不要緊就是到劉知府那裏去慶壽若衣服太不像個樣子把戲就玩得也好討不了賞錢你知道你就在這裏要出場了麼曾服籌聽了愕然問道要我出甚麼場小翠子道我們聽得爸爸說這地方叫做湖北襄陽府襄陽府的劉大老爺從明日起慶壽三天我們巴巴的趕到這裏來就是爲要給劉大老爺慶壽你一路學會了的把戲這回一件一件都使得出來做官的人看了高興是有賞的賞起來不是整兩的銀子便是整串的錢比在街上玩的好多了曾服籌聽了這些話心裏不由得有些着急起來翻起兩眼

望着小翠子。祇是作怪。曾服籌自從與武溫泰見面。經武溫泰伸手在他頭頂上撫摸了一下。之後心裏時常糊裏糊塗的。卽偶然明白一時半刻。思量思量他自己的身世。纔一覺得着急。便不因不由的忽然忘乎其所以然了。尋常未成年孩童的腦力本來多有不能繼續使用的。惟曾服籌不然。在通城讀書的時候。他的心思記憶力已和成年人一樣。經武溫泰撫摸了那一下。每日總有幾次神智不清的時候。對於自己身世記憶力也漸漸薄弱了。這時正翻起兩眼。望着小翠子。小翠子看了這神氣也莫明其妙。正待問時。祇見武溫泰走過來。舉手在曾服籌頭上拍了一下。道：「你這小子心裏須明白點兒。你吃我的穿我的。我還傳授你許多技藝。你心裏若不思量應如何好好的報答我。便是沒天良的東西。永遠不能討昌盛的了。知道了麼？」這幾句話一到曾服籌耳裏。就彷彿受了軍令的一般。口裏連聲答應。知道了心裏真個覺得是應該努力圖報。武溫泰接着說道：「跟我來。我給新衣。你穿。曾服籌小翠子同回到房裏。周芙蓉拿出兩套新衣來。給兩個孩子穿上。笑道：「佛要金裝。人要衣裝。我們這一對孩子若長是這般打扮出來。有誰見了不愛就打起燈籠火把四處尋找。祇怕尋遍天下也尋不出第

二對一模一樣的來武溫泰也很得意的笑道倒像是你我的一對好兒子媳婦祇可惜年紀還小了一點兒曾服籌此時已略解人事當卽望了望小翠子又似乎有點兒不好意思連忙低下頭去小翠子却是毫不理會的樣子祇管看着自己身上穿的新衣嘻嘻的笑這夜武溫泰督率衆人演習了幾場把戲次日武溫泰對曾服籌說道我今日帶你去見見市面但是你得聽我的話當衆演起把戲來絲毫不能錯亂你三個哥子挨打的時候你是會看見的出場演得不好我不會當時就打給人家看等到收場回來連皮都得剝下他們的你從來沒出過場這回是頭一次須得小心仔細會服籌雖在一路上挨了無數的打然武溫泰所教給他的把戲他都已學習得心領神會了教他出場他並不覺得可怕倒很欣喜的向小翠子說道我學習的都有你做配角你我兩人在一塊兒不離開我若忘記了你就在旁邊提醒我一句武溫泰不顧二人說話自去督率三個兒子挑的挑扛的扛帶了賣解人應用的器具周芙蓉就率領着會服籌小翠子兩個一行人出離了客棧彎彎曲曲走過了幾條街到一處懸燈結綵的大公館門首武溫泰教衆人在門外等着獨自走進大門裏面去了一會兒隨着一

個跟班模樣的人出來招手教衆人進去。曾服籬一面跟着周芙蓉走，一面看這公館內的排場，真是富麗堂皇。平生未嘗見過這般景象。跟班引一千人到門房旁邊的一間黑暗不甚光明的房裏，對武溫泰說道：「你們就在這裏等着聽候上頭呼喚，不許胡亂跑到外邊去。」武溫泰慌忙陪笑應是，不知在這公館裏玩了些甚麼把戲，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曾孝子看花入歧路

劉知府仗義救孤兒

話說武溫泰見跟班去後，纔轉身低聲對周芙蓉說道：「若不是我臨機應變，略知道一點兒訣竅，時我們多遠的來這一趟，簡直是白跑了。」我把慶壽的帖子送到門房裏，門房祇隨便問了我幾句，就揚着面孔說道：「各處著名的戲班以及各種好玩好看的文章，祇要正愁來的太多了，祇有三日工夫分配不下，誰還要看你們這叫化子把戲去罷？」這裏用不着我想，好不容易趕到這裏來，並且我們因聽得同行中人傳說襄陽府劉大老爺最喜看走索，平時看得高興，一賞就是三五兩，爲此才趁這壽期趕來。若連劉大老爺的面都見不着，豈不冤枉？但是許不許我們見面的權全在這門房手裏，我除了巴結他沒有旁的路走，祇好忍住性子向他請了個安道。這事祇求大爺肯拿眼角

照。顧。我。們。一。下。我。們。就。抵。得。是。交。上。好。運。了。我。原。是。要。買。一。罈。陳。紹。酒。來。孝。敬。大。爺。的。
無。奈。一。路。從。鄉。村。地。方。來。實。在。買。不。出。好。陳。紹。酒。沒。得。反。喝。淡。了。大。爺。的。嘴。這。裏。一。點。
兒。敬。意。求。大。爺。賞。收。了。親。自。打。發。人。去。揀。好。陳。紹。買。一。罈。罷。虧。我。身。邊。早。預。備。了。二。兩。
銀。子。當。下。便。掏。出。來。雙。手。捧。上。門。房。才。緩。緩。的。回。過。臉。來。做。出。沒。聽。得。的。樣。子。望。着。我。
手。中。見。是。用。紅。紙。包。好。了。的。大。約。是。看。不。出。有。多。少。一。面。故。意。問。道。這。是。甚。麼。一。面。伸。
手。拈。過。去。掂。了。一。掂。隨。即。換。了。一。副。笑。容。說。道。這。倒。用。不。着。教。你。破。費。我。還。不。會。問。你。
尊。姓。大。名。的。我。便。把。姓。名。對。他。說。了。他。聽。了。就。接。着。打。了。個。哈。哈。道。我。道。是。誰。呢。原。來。
是。武。家。有。名。的。班。子。你。們。可。進。來。伺。候。着。我。幫。你。向。上。頭。去。說。你。肯。賣。力。多。玩。幾。套。把。
戲。我。包。管。你。有。賞。號。說。罷。隨。即。叫。跟。班。的。找。一。間。偏。僻。些。兒。的。房。子。給。我。們。暫。時。安。頓。
你。瞧。這。二。兩。銀。子。的。神。通。有。多。大。周。芙。蓉。道。虧。你。還。得。意。我。們。多。遠。的。跑。來。錢。沒。賺。到。
手。倒。先。拿。出。二。兩。銀。子。來。填。狗。洞。不。要。反。弄。到。賠。本。出。門。纔。無。趣。呢。武。溫。泰。笑。道。那。有。
這。種。事。我。們。賠。了。本。太。陽。就。得。從。西。邊。出。來。了。武。溫。泰。一。行。人。在。這。房。裏。靜。候。了。一。會。
忽。見。那。引。進。來。的。跟。班。并。過。來。對。武。溫。泰。說。道。我。們。已。經。替。你。向。上。頭。說。過。了。上。頭。吩。

咐就帶你去。有話問你。武溫泰連忙道謝。回頭一手牽了曾服籌。一手牽了小翠子。待隨着跟班上去。祇見那跟班忽低聲說道：「你同去上頭回話，須要留神一點。這地方不比別處。我們老爺的性格不和尋常做官的人一樣。武溫泰笑道：「承你的好意，我也曾向人探聽了一番。據說劉大老爺的爲人，最不喜隨口奉承。恭維他老人家如何富貴，不知是不是這們的性格。跟班搖頭道：「你探聽的不對。我因你是個知情識趣的人，巴不得你能討我們上頭的好教給你一個訣竅罷。我們老爺不是不喜奉承，祇是專喜奉承他晚年能得貴子。我們老爺今年五十歲了，太太沒有生育，直到今年纔討了一位姨太太，想得少爺的心思急切。你能對着這點兒意思去奉承我，包管你能討好。不過你得了好處，不能不飲水思源，把我撇掉。武溫泰抱拳打拱說道：「我豈是這種不識好歹的人。謝你好意，我理會得了。跟班將武溫泰引出來，曾服籌沒有見過像這樣莊嚴富麗的所在，不知不覺的抬着頭，東張西看一路經過了兩進廳堂，甬道走進一個圓洞門，乃是一所很大的花園。曾服籌看了園中花木山石的清幽，庭榭樓台的華美，儼然身入畫圖，好不歡欣踴躍。登時把自己的遭際境遇都忘了。武溫泰原是牽着

他手同走的。因經過甬道的時候，將手放了。曾服籌跟到園中一所房屋的階簷下，見有一個像管家模樣的人出來問武溫泰的話。趁此時機就跑到花盆旁邊去看，並招手叫小翠子同去。小翠子畢竟從出娘胎就受拘束慣了，胆小不敢亂走，但是也不敢阻攔。曾服籌以爲曾服籌到花盆旁邊看看，就來武溫泰是不會知道的。誰知曾服籌一到花叢中，觀得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無在不可流連賞玩。他在通城也讀了幾卷書，在肚裏胸襟眼界自和尋常人不同。既到了這種清幽高潔的所在，心中正高興得忘乎其所以然了。如何捨得了遊觀一會就走呢？當時也沒想到偷被武溫泰知道了，免不了有一頓苦吃。竟安閒自在的穿假山過石洞，欣賞園中各種景物去了。這個出來與武溫泰談話的，果是劉府管事的人。問了武溫泰許多話，武溫泰回頭一看，曾服籌不見了，忙向身邊找尋了幾眼，問小翠子道：「你四哥呢？」跑到那裏去了？小翠子怕受責罵，不敢說。看見曾服籌招他同去看花的話，祇得裝做不知道的樣子。說剛才還站在爸爸身邊的，隨說隨指着曾服籌最初看的那花盆道：「多半是到花盆那邊。」小解去了。武溫泰夫婦一向喊曾服籌爲小四。此時武溫泰聽了小翠子的話，卽抬頭向着

的所在望了一望。隨卽高聲喊小四。剛剛喊了一聲。管事的便放了臉來。喝道。這是甚麼地方。許你這們高喉嚨大嗓子的叫喚嗎。小四是個甚麼東西。我出來和你談了這們久的話。就祇看見你與這個丫頭。並沒有看見第三個人。你去外邊尋找。能這裏沒有武溫泰。急得向管事的作揖陪笑道。小四是我第四個兒子。實在是。是我帶他一同進花園的。我并且還牽着他的手走了一會。隨指着那跟班說道。不信。請問他。跟班搖頭道。我在前頭走。你們在後面跟着。倒不曾留心。你們是幾個人。同進花園的。武溫泰更着急起來。却又不敢對管事的和跟班說。甚麼無理的話。祇圓睜着兩眼。罵小翠子道。你是個死東西。怎麼以下的話。還沒有說出口。管事的順手就照準武溫泰。臉上一巴掌。打下罵道。混帳忘八蛋。你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今日是甚麼時候。你也敢死呀。活呀的亂放屁。論武溫泰的武藝。原不難閃過一邊。使管事的巴掌打不到他臉上。但是那時是最專制的時代。下流人到了官宦人家。無論如何被欺負。被凌辱。是不敢稍存反抗之念的。惟有仲長子聽憑管事的打下。打了還不敢不使出笑臉來。陪罪道。是我不該亂說。求師爺息怒。許我在園裏尋找。尋找管事的。很嚴厲的神氣說道。你以

爲我這裏隱藏了你的。人麼？我分明祇看見你和這毛丫頭兩個。怎麼忽然說有一個人進了花園不見了？這園裏豈能容你亂跑？你試聽聽那邊鑼鼓喧闐笙歌嘹亮。是做甚麼事？滿城的紳士和大小官員都在這園裏。壽看堂戲。若是你真有個兒子到了這花園裏不見了。這還了得。連我們在這園中伺候的人都得受處分。武溫泰聽假山那邊果是十分熱鬧。並不斷的有衣冠濟楚的人從假山上來。往心理更怕會服籌胡行亂走的撞了禍。連累自己。慌得向管事的跑下來。叩了個頭哀求道：「我怎敢說假話？我那小畜牲確是糊塗。可惡。倘若因他在花園裏亂跑。犯了罪千萬。求師爺饒了我。儘管重辦。那擊畜管事的見真個有人走進花園不見了。也不免有些着慌起來。問道：「你這兒子有多大了？」武溫泰道：「有十二三歲了。」管事的一面提腳向園裏走。一面說道：「你的兒子還怕不完全是個小痞子模樣。平日倒不甚要緊。今日忽有個小痞子走進這裏來。還成個甚麼體統。你來我帶你去找尋罷。」武溫泰此時的一顆心真是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既怕會服籌亂跑撞禍。又怕跑得不見了。在這裏面不敢仔細尋覓。誠惶誠恐的率同小翠子跟着管事的。先在園中偏僻之處尋了一會。沒有管事的發

出埋怨的聲口說道你這兒子也真不是個好東西大約是看見到這裏來慶壽的都
是闖客打算混在中間好順便快跑剪綰那他就是自討苦吃沒有輕易饒恕的了武溫
泰是個粗人那裏知道會服籌的胸襟性格聽了管事的言語以爲確是可慮的事恨
不得抓住會服籌毒打一頓以洩心頭的忿氣管事的剛引武溫泰穿過一帶假山祇
見迎面來了一人管事的正待問那人的話那人已看了武溫泰一眼先開口說道老
爺正打發我來找周師爺問周師爺是不是叫了一班走索玩把戲的管事的答道才
叫來沒一會老爺怎麼知道的那人道怎麼知道的却沒聽說老爺祇吩咐我對周師
爺說若是叫了玩把戲的教周師爺就帶上去多半是老爺不高興聽戲了想看看玩
把戲管事的也不答話將武溫泰引進一所庭院武溫泰看外面坐着立着當差模樣
的人很多料知在裏面聽戲的必盡是達官貴人便不敢抬頭亂看緊牽着小翠子的
手相隨管事的走到一處排列了無數酒席非常熱鬧的大廳裏見管事的停步對人
說話才敢偷眼看時原來是大廳的上頭單獨擺了一席正中太師椅上端坐着一個
身材魁偉儀表堂皇滿領花白鬚鬚的人椅旁站着一個小孩這小孩不是別人正是

武溫泰懸心吊膽怕他撞禍的會服籌留神看會服籌的神氣一點兒不縮瑟畏懼不像是曾撞了禍的一顆心不由得安放了許多管事的回過了幾句話卽閃身站在椅後武溫泰到官人家玩把戲不止一次照例的禮節是知道的當下他逆料這個巍然高坐的必是劉知府見管事的讓開了卽上前叩頭小翠子受慣了這種教育也跟着叩頭劉知府開口問道你就是會玩把戲的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武溫泰跪着答應了劉知府道你起來看這是甚麼人武溫泰起來見劉知府指着會服籌武溫泰答道這是小人第四個犬子因在鄉村地方生長不曾見過這們好看的花園小人帶他進園來在和這位師爺說話的時候沒留心看管他不知道他怎的一霎眼就大胆跑到這裏來了劉知府點了點頭一手撚着鬚鬚問道你共有幾個兒子武溫泰答了四個兒子劉知府又問道還有三個兒子做甚麼此刻都在那裏武溫泰道都是由小人夫婦帶着同在外面討飯此刻都到了公館裏伺候劉知府微笑道你倒是命好居然有四個能繼承你這種職業的兒子說着回頭對周師爺道你就打發人去傳他老婆和三個兒子到這裏來周師爺應了聲是卽時派人去了劉知府伸手將會服籌的小手握

住和顏悅色的指點着台上演的戲。從容將戲中情節說給他聽。曾服籌純粹的一片天真。聽了可喜的情節。便眉花眼笑。聽了可悲的情節。就苦臉愁眉。與劉知府同席的還有四個鬚髮全白的老頭。是特地請了襄陽府境內年在八十以上的老頭來陪做壽的。飲酒作樂。這是當時襄陽府的風俗。如此劉知府也覺得這辦法很吉利。所以訪求這四個老頭同席飲食。四個老頭也都是讀書人。見這個玩把戲的小孩生得如此聰明伶俐。劉知府非常寵愛。便大家盤問曾服籌的話。曾服籌吐屬文雅。應對裕如。不由得四老頭不驚奇稱贊。劉知府聽了益發高興。不住的舉眼望着出入的門口。望了幾次。忍不住了。又回頭問周師爺道。怎的去傳那三個兒子的。還不來回話。周師爺祇得又打發當差的去催武溫泰看了這些情形。不但知道沒有禍事。可以放心。並且料想這次所得的賞封。必不少。暗想劉知府既這們歡喜。小四等一會兒小四玩起把戲來。劉知府是不待說有重賞。就是這廳上許多達官賞人。誰不存心想得劉知府的歡心。一個個多掏出錢來做賞號。這也是我夫妻命該發跡了。天才賜了個這們好的。小四給我武溫泰心裏正在這們胡思亂想。祇見周師爺打發去的兩人帶着周芙蓉並

那三個齷齪男子來了。武溫泰忙着教周芙蓉等對劉知府叩頭。劉知府揮手說道：不要麻煩這些虛套。且問你這三個也是你的兒子麼？武溫泰應是劉知府向三人打量了一會，祇打量得三人低頭縮頸，好像手脚都不好怎生安放的樣子。劉知府緊蹙着兩道花白眉毛，將頭緩緩的搖了幾下，又低頭在會服籓身上打量，隨向四個老頭笑道：鷄伏鵠，鴉鵲不爲雞，四老頭都點頭微笑。武溫泰聽不出說的甚麼，以爲是自己站的地方離遠了，聽不清晰，看小四臉上露出歡笑的顏色，猜度必是稱贊小四的話。劉知府舉杯勸四老頭喝酒，自己却端起一杯酒，問會服籓道：你能喝酒麼？能喝就喝了。這一杯武溫泰慌忙過來打聽，道謝大老爺的恩，小犬不能喝酒，喝了酒便不能伺候。大老爺了劉知府正色叱道：胡說誰教你多嘴，叱得武溫泰不敢做聲了。會服籓雙手接着酒杯，將酒喝了。武溫泰急得望着他橫眼睛，等到會服籓看見時，酒已喝下肚了。劉知府祇顧飲酒談話，沒一句提到武溫泰玩把戲的話。武溫泰一干人直挺挺的立着，不敢催，又不敢走，好不容易等到台上的戲已停鑼了。劉知府才對周師爺說道：你帶他們到台上去揀好看的把戲玩幾套說罷，向會服籓道：你也上去玩玩得好時。我重

重的賞。你會服籌。這才走到武溫泰跟前。一到戲台裏面。裝扮去了。沒一會登台。會服籌是初學。第一次出演的人所演的。不待說都極平常。但是劉知府張開口望着歡笑。接二連三的叫左右攢賞。封過去。並由劉知府親自開口叫衆賓客多賞衆賓客自然逢迎。劉知府的意思有錢的多賞。無錢的少賞。兩三套把戲玩下來。台上的賞封已堆積了無數。劉知府忽傳話。不要再玩了。仍把一千人帶上來。武溫泰打算自己還有幾套驚人把戲。留在最後。可望多得賞。誰知祇玩了小四一個人賞封。雖得的不少。然總覺得真能討好的沒施展出來。以致還有些賞封得不着。不免可惜。然而上頭傳出來的話不敢違拗。祇得率領衆人回到劉知府跟前。謝賞。復向衆賓客謝了賞。劉知府吩咐左右道。暫時不用唱戲。也不要換旁的熱鬧。花頭大家且清靜一會兒。再說左右。照這話傳出去了。果然即時內外寂靜。劉知府招手教會服籌過來。仍握着他的手。問武溫泰道。他是你第四個兒子麼。武溫泰應是。劉知府道。他今年幾歲了。那年那月。那日。那時生的。武溫泰沒準備有人這們問。祇得臨時捏造了個年月日時。說了。劉知府又問在甚麼地方生的。武溫泰道。小人夫妻出門討飯。已有十幾年。沒有一定的住。

所。東。西。南。北。隨。寓。而。安。這。四。小。犬。是。在。湖。南。桃。源。生。的。劉。知。府。道。生。了。他。以。後。在。桃。源。住。了。多。久。呢。武。溫。泰。道。事。隔。多。年。時。日。雖。記。不。甚。清。楚。祇。是。小。人。並。無。產。業。在。桃。源。住。不。上。半。年。幾。個。月。又。走。了。劉。知。府。道。你。們。到。過。通。城。麼。武。溫。泰。見。問。得。這。般。詳。細。禁。不。住。心。裏。有。些。慌。了。勉。強。鎮。定。着。答。道。通。城。是。到。過。的。劉。知。府。道。你。那。年。到。通。城。武。溫。泰。道。也。記。不。仔。細。了。大。約。在。五。六。年。前。劉。知。府。道。你。們。在。通。城。住。了。多。久。武。溫。泰。道。熱。鬧。繁。華。的。地。方。小。人。討。飯。容。易。便。多。住。些。時。通。城。不。算。熱。鬧。繁。華。至。多。不。過。住。十。天。半。月。就。得。移。動。劉。知。府。點。頭。笑。道。你。曾。讀。書。認。識。字。麼。武。溫。泰。見。問。的。多。是。閒。話。又。覺。放。心。了。一。點。便。又。答。道。小。人。從。小。就。學。的。賣。藝。不。會。讀。過。書。不。認。識。字。劉。知。府。道。你。幾。個。兒。子。也。都。和。你。一。樣。沒。讀。書。不。認。識。字。麼。武。溫。泰。笑。道。小。人。和。叫。化。子。差。不。多。的。人。終。年。在。外。面。討。飯。度。命。那。裏。有。錢。送。兒。子。讀。書。并。且。小。人。四。個。兒。子。祇。小。四。還。生。得。伶。俐。一。點。兒。本。來。打。算。送。他。讀。兩。年。書。開。開。眼。睛。無。奈。小。人。既。沒。有。一。定。的。居。處。又。沒。有。餘。錢。他。母。親。更。把。他。看。得。寶。貝。似。的。不。捨。得。片。刻。離。開。因。此。不。能。送。他。讀。書。劉。知。府。道。定。要。讀。書。纔。認。識。字。嗎。武。溫。泰。道。小。人。不。識。字。就。是。因。爲。沒。讀。書。劉。知。府。指。着。曾。服。籌。道。然。

則你這個兒子何以不讀書却能識字並識得很多呢武溫泰被這句話問得愕然不知應該如何回答了原來武溫泰一千人都是不曾讀過書的大家一字不識雖一向將會服籌帶在身邊冒稱自己的兒子然以爲會服籌年齡幼稚必也是不曾讀書的又沒有使會服籌可以表示會讀書的機會想不到劉知府會問出這些話來祇得咬緊牙關答道犬子並不識字劉知府忽然沉下臉叱道放屁好混帳東西還在這裏犬子犬子究竟誰是你的犬子你知道他姓甚麼你從甚麼地方拐帶來的老實供出來本府倒可以法外施仁從輕發落武溫泰聽了這話真如巨雷轟頂登時驚得顏色改變慌忙跪下去說道確是小人的第四個兒子怎敢拐帶人家的小孩劉知府不待他再往下申辦卽厲聲叱道你這混帳東西還敢在本府面前狡辯嗎本府不拿出證據來料你是不肯招認的你說他是你的親生兒子又說在通城沒住過多少時日何以你說話是河南口音他說話却是通城口音你說不會送他讀書何以他五經都讀過了并且會做文章本府今日做壽原不願意動刑你這東西若再狡辯也就顧不得了武溫泰見劉知府這們說知道抵賴不過了但是心想若照實招認不僮失却了一個

弄錢的好帮手。說不定還要受拐帶的處分。一時祇急得如熱鍋上螞蟻走投無路。周芙蓉在旁也急起來了。雙膝一跪就哭道。分明是我自己親生的兒子。憑甚麼硬說我是拐帶來的管事的。和跟隨見周芙蓉哭泣。大家不約而同的一疊連聲呵叱劉知府。卽向跟隨喝道。取拶子來跟隨的一聲答應。立刻將拶子取出來了。劉知府喝問周芙蓉道。你是武溫泰的老婆麼。周芙蓉應了聲。是。接着說道。這個小四子是我親生的。第四個兒子。雖不曾規規矩矩的送他讀過書。我因他從小生得聰明。我有個堂老兄是讀書進了學的。時常到我這裏來。他每次來了。我就求他教小四子的書。是這般已有好幾年了。所以小四子於今能識字。我那堂老兄曾在通城住過二十多年。滿口的通城話。就是讀書也是通城的字音。小孩子容易改變口音。因此小四子也學了一口通城話。劉知府聽了。冷笑道。好刁狡的婦人。居然能信口說出個道理來。本府且問你。你這小四子是個男孩爲甚麼也將他的耳朵穿破。套上這個耳環。周芙蓉道。因他在兩三歲的時候。有人看他的相。說他非破相養不成人。我夫妻恐怕他將來破了相不好看。更怕他不長命。就問那看相的有甚麼法子可以避的了。看相的教我穿他一隻左

耳套上耳環。男子原不能穿耳的。穿了耳。便算是破了相了。爲此纔把他的耳朵穿了。劉知府點頭問道。這耳環是從那裏得來的。周芙蓉道。那時我夫妻窮苦得厲害。休說金耳環。銀耳環。買不起。連彷彿像銀子的雲白銅也買不起。湊巧鄰居有一家鐵舖。祇花了十多文錢。就定打了這一隻環子。看相的說。將來過了十六歲。已成了大人。便可以除下不要了。劉知府伸手就桌上一拍。喝道。住嘴。這下看你還有甚麼話。可狡賴。你見這耳環是黑色。就以爲是鐵打的。你原來是窮家小戶出身的人。不認識這東西。本也難怪。說時。伸手從會服簪耳朵上取了下來。揚給周芙蓉看道。你見過有這般好看的鐵麼。說給你聽罷。這耳環是烏金的。你說他是你親生的兒子。片刻不能離過左右。怎麼連他耳上帶的耳環都不認識。是金是鐵呢。還不照實供出來。是從甚麼地方拐帶來的。周芙蓉心想。事已到了這一步。丟了小四子。尙在其次。這拐帶的罪名如何承當得起。好在小四子並沒有父母。誰也不能證明我們確是拐帶來的。這口供放鬆不得。周芙蓉生性本極刁狡。想罷。卽接口辯道。我原是窮家小戶出身的人。不認識是金是鐵。這耳環雖是在隣居鐵店裏打的。但是鐵店老闆曾說過。這耳環是他家裏現成。

的。不。是。臨。時。打。的。大。約。鐵。店。老。闆。也。不。認。識。是。烏。金。所。以。照。鐵。價。賣。給。我。總。之。我。親。生。的。兒。子。不。能。因。我。認。識。耳。環。就。變。成。了。拐。帶。劉。知。府。恨。了。一。聲。道。好。刁。狡。的。婦。人。不。教。你。受。一。點。兒。苦。楚。你。如。何。肯。自。認。拐。帶。說。罷。目。顧。站。在。身。旁。的。跟。隨。道。把。拶。子。給。他。上。來。跟。隨。一。聲。應。是。卽。有。兩。個。走。到。周。芙。蓉。面。前。喝。令。跪。下。一。人。拖。出。他。的。手。來。一。人。將。拶。子。上。了。等。候。劉。知。府。的。吩。咐。劉。知。府。道。你。好。好。的。招。認。了。罷。像。這。般。情。真。罪。實。還。由。得。你。狡。賴。嗎。你。祇。想。想。本。府。是。進。士。出。身。的。人。豈。不。知。道。讀。書。的。事。休。說。你。這。種。婦。人。和。武。溫。泰。生。不。出。這。們。好。的。讀。書。兒。子。卽。令。有。這。們。好。的。兒。子。若。非。專。送。他。讀。三。五。年。書。何。能。將。五。經。讀。了。并。且。文。章。成。篇。你。在。這。時。候。招。認。出。來。本。府。念。你。們。無。知。不。難。開。脫。你。們。一。條。活。路。若。還。執。迷。狡。賴。本。府。也。不。愁。你。們。不。照。實。招。認。到。那。時。就。休。想。本。府。容。情。輕。恕。了。武。溫。泰。不。及。周。芙。蓉。有。主。意。不。敢。開。口。周。芙。蓉。到。這。時。也。沒。有。話。可。狡。辯。了。祇。喊。冤。枉。劉。知。府。見。不。肯。招。認。祇。得。喝。道。拶。起。來。加。緊。拶。起。來。跟。隨。應。聲。將。拶。子。一。緊。真。是。十。指。連。心。痛。祇。痛。得。周。芙。蓉。哎。喲。哎。喲。的。大。叫。叫。時。還。夾。着。喊。冤。枉。劉。知。府。不。住。的。在。桌。上。拍。着。手。掌。催。刑。直。拶。得。周。芙。蓉。發。昏。那。裏。熬。受。得。了。祇。得。喊。招。了。招。了。

劉知府便叫鬆了刑周芙蓉望了望曾服籌又望了望武溫泰祇管捧着被擻的手哭泣。劉府知喝問道還不算招麼武溫泰搗蒜也似的叩頭道小人願依實招認了當即將在飯店門口遇會服籌的話招認了道並非小人敢做拐帶想順便拉他做個好幫手是實。劉知府問道你拿甚麼東西吃了使他心裏忽而明白忽而糊塗武溫泰道這是小人怕他向人露出真情在收來做兒子的時候給符水他喝了若是別人喝了小人的符水非經小人再用符水解救永遠沒有清醒的時候這孩子不知是甚麼道理不與平常人相同祇一時一時的糊塗他心裏不想到遇小人時分的情景是一切都明白的。劉知府點頭道怪道本府問他書卷裏頭的話他能一一對答一問到他身世登時就和癡子一樣你既是這般收他做兒子的情罪自比拐帶的輕些本府可以從輕發落你且將他解救清醒了本府好問他的話武溫泰向跟隨的要了碗涼水立起身左手捏訣托住碗底右手向碗中亂畫口裏念念有詞不一會畫好了由跟隨的送給曾服籌喝下欲知喝了以後怎生模樣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習藝深宵園林來武士 踏青上巳山洞遇奇人

話說邪術也是不可思議。曾服籌纜。喝下這水。頓時覺得心境開朗。卽對劉知府叩頭。說道：「蒙大老爺的恩典。把我提拔出了陷坑。我父母都已去世了。情願在這裏一生伺候大老爺。這武溫秦夫婦。雖非良善之人。但我非他們不能親近。大老爺並且從通城到此一路供給我衣食。無缺我得懇求大老爺不處罰他們。劉知府含笑拉了曾服籌起來。說道：「你既替他們懇求本府。就看你的小面子。這遭饒恕了他們。遂回頭對武溫秦道：「你們聽得麼？你們真好糊塗。你們自問有多大的福命。能享受這們好的一個兒子。你們是這般用妖法迷了人。帶到各地騙錢。到本府面前還敢一口咬定是親生兒子。情罪與拐帶有何分別？幸虧他是遇了本府。若在別處。誰也不容易追問個水落石出。於今你已照實供出來了。你可知道本府何以能斷定他不是你們的親生兒子？這孩子在十年前就到了通城。他到通城沒幾日。便遭官司到縣衙裏。那時做通城縣的就是本府。本府因見他生得聰明可愛。將他抱在手上。撫摸了許久。那時就想留他在衙門裏教養。無奈他父親不肯。他父親雖也是一個不讀書的人。然爲人樸實忠厚。應該有這般好兒子。本府在那時因曾將他抱在懷裏。這耳環已很留意的看了幾遍。近

十年來凡是遇見帶耳環的男孩子聽得想到他身上去後來本府離了通城會見從通城來的人還得打聽劉家豆腐店的消息因他與本府同姓所以不會把他的姓氏忘記直到三年前本府改了省纔無從打聽他家的消息了剛纔他忽然跑到戲台旁邊看戲當差的想起他出去他抱住桌脚不肯走本府因聽得當差的在下邊吆喝他偶然立起身看是爲甚麼湊巧一眼就看見了這光彩奪目的黑耳環又見他生得這般清秀登時觸發了在通城的事因此纔傳他上來問話尋常的話他都能好好的回答祇問到他的身世他就翻起一雙白眼如癡子一般本府便料定其中必有原故誰知是你們這班惡賊忍心害理的將他弄成這個模樣這種行爲實在使人氣忿旋說旋怒氣不息的吩咐左右跟隨的道且把這班東西帶下去看管起來過了這幾天壽期再辦跟隨的卽將武溫泰夫婦和子女推的推拉的拉一同擁出去了劉知府吩咐演戲的重新演唱改換了一副和悅的面孔拉着會服籌的手說道你願意就在我這裏圖個讀書上進之路麼你須知我五十歲沒有兒子得有你這們一個資質好的孩子在身邊心裏是很快活的啊會服籌本是極聰明伶俐的孩子最能識人心意當卽

伶牙俐齒的回道。今日承你老人家提拔出了苦海。直是恩同再造。你老人家若不嫌微賤。以下的話。還不曾說出同席的四個老年人。同時笑道。好造化。就趁此拜認了罷。曾服籌真個跪下去拜認。劉曦做了父親衆賀客。都是逢迎劉知府的。當然一體奉觴稱賀。劉知府當即替曾服籌改姓名叫做劉恪。從此曾服籌就變成劉恪了。既做了劉知府的兒子。凡是與劉知府有戚族關係的人。不待說。都得一一拜認。稱呼這些情形。都無須煩絮。劉府內外上下的人。一則因這個新少爺是老爺鍾愛的人。二則因劉恪的言談舉動。不慢不驕。溫文倜儻。沒一個不歡喜親近。三日壽期過了。劉知府坐堂提武溫泰。責打了一頓。告誡了一番。纔從寬開釋了。武溫泰雖失了一個假子。挨了一頓打。却因假子得了不少的賞銀。仍率領着妻子女兒。自往別處賣解去了。劉知府因劉恪正在少年。應加工讀書的時候。不能因循荒廢。襄陽府又是衝繁的缺。自己抽不出時間來教誨。祇得在襄陽物色了一個姓賀的老舉人。充當西席。專教劉恪讀書。這位賀先生年紀雖有六七十歲了。精神身體倒很健朗。讀了一滿肚皮的書文章詩賦。件件當行出色。祇是除了讀書做文章。而外人情世故一點兒不知道。劉知府存心要

劉恪做科舉工夫好從科甲正途出身所以特地請這們一個人物當西席劉恪的天分雖高無論那種學問都容易有進境但也自從劉貴死後心中報仇之念時刻不忘至於取科名圖仕進在少年人心目中委實沒拿他當一回事表面上不得不順從劉知府和賀先生的讀法心裏總覺得自身的仇恨若待科名發達做了大官再圖報復祇怕朱宗琪不能等待早已壽終正寢了并且他知道自身的仇祇好在暗中報復謀逆的案子既不能平反便有勢力也不能彰明報復既不能將朱宗琪明正典刑卽算科名成就也是枉然何況科名成就不是計日可待的事呢他心裏是這般思想却不能向人伸訴白天在賀先生跟前讀書夜間必趁着沒人看見的時候在花園裏練習拳腳他的拳腳是武溫泰傳授的雖是江湖賣藝的工夫然在他的心目中以爲這種武藝練好了是足夠報仇時應用的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世間的事實有不可思議的劉恪趁黑夜練拳劉家內外上下數十口人並賀先生皆不知道倒驚動了一個遠在天涯海角的人這夜是九月下旬天氣月光出得狠遲劉恪等到全家人都深入睡鄉了纔輕輕的從床上起來到花園中照常練習此時的月光也剛從地面向上陞起

不久園中花木之影都平鋪在地下。劉恪也沒有心情來賞玩這種清幽的景物。就揀離圍牆不遠的一塊空地揮拳踢腿的練習起來。他曾聽武溫泰在傳授他拳腳的時候說道：拳腳總要練習的次數多，方能應用。練拳的有一句常不離口的話道：「拳打一千身，手自然他便牢記了。」這話在心不敢偷懶。每夜打到精疲力竭，還是翻來覆去的打幾次。打開兩脚一扭一劣的纔肯回房歇息。這一夜一口氣約莫打過十多次了。正待就花台石上坐下來休息，忽耳裏聽得有人歎息着說道：「可惜了！白費氣力是這般一輩子也練不成好手。」劉恪聽得明白，不由得心裏一驚，暗想：「不好了！祇要家裏有一個人看見，一定會弄得全家都知道。以後便練不成了。」小孩子心理一害怕，有人知道，登時就想躲避，以為歎息說話的必是家裏的師爺們，也不敢看明。是那個恐怕見了面談了話，更不好抵賴。當即將腰一彎，他頭便向自己睡房裏逃跑。誰知纔跑了兩步，不提防一頭撞着一件軟東西，知道是撞着了人，更吃了一驚，祇得勉強鎮定着伸腰抬頭看時，從牆頭射過來的月光正照在這人脸上一看，一個五十多歲的漢子，並不是認識的師爺們，祇見這人生得濃眉巨目，偉岸非常，笑容滿面的張開兩手擋

住去路。劉恪見不是自己家裏人，却放心了一點。但是很吃驚。這個一面不相識的人，怎的在這時分，獨自跑到這花園裏來了？卽開口問道：「你是甚麼人？無端在黑夜跑進這裏來幹甚麼？」這人笑着搖手道：「你不用問我，我是甚麼人，也不用問我，是來幹甚麼事的。我且問你：你是一個當少爺的人，既想練武藝，爲何不延聘一個好教師到家裏來？在白天好好的練習，如何用得着是這般每夜偷偷摸摸的瞎練？」你說出一個道理來，我或者能幫助你，使你得點兒好處。」劉恪一面聽這人說話，一面留神看這人身穿黑色衣服，兩脚也纏着黑色裹腿，套着很薄的草鞋，背上還馱了一個包袱，像是出門行遠路的樣子。暗想：這園裏雖有後門，可通外面，祇是那後門是終日鎖着不開的。我今日還看見門上的鐵鎖都起了銹，就有鑰匙也不容易開動了。四周的圍牆一丈多高，牆外不斷的有人巡更，這人怎麼能隨便到裏面來呢？我記得武溫泰夫婦都說過：江湖上多有能飛牆走壁踏屋瓦如走平地的人，這人祇怕就是那一類的好漢了。我的心事雖不能胡亂說給他聽，然他若真有武藝，教給我，我是不可錯過的。遂隨口答道：「你的話是不錯，不過我家裏世代書香家，家父母都不歡喜練武，因此我不敢在白天

當。着。家。裏。人。練。這。人。點。了。點。頭。仍。露。出。躊。躇。的。樣。子。問。道。你。家。裏。既。是。都。不。歡。喜。武。藝。你。這。一。點。兒。年。紀。怎。麼。知。道。要。練。武。呢。你。剛。纔。所。練。的。這。種。拳。脚。工。夫。又。是。誰。人。悄。悄。的。傳。給。你。的。呢。劉。恪。心。想。這。人。也。太。可。惡。了。偏。要。問。我。這。些。話。好。在。他。心。機。靈。敏。毫。不。遲。疑。的。答。道。我。生。成。歡。喜。練。武。這。點。拳。脚。工。夫。是。我。父。親。跟。前。當。差。的。傳。給。我。的。你。難。道。每。夜。到。這。花。園。裏。來。看。我。練。拳。嗎。怎。麼。知。道。我。每。夜。是。這。般。瞎。練。這。人。搖。頭。道。我。並。不。曾。到。過。這。園。裏。祇。因。我。每。夜。在。這。時。候。走。牆。外。經。過。隱。約。聽。得。有。人。在。園。裏。練。習。拳。脚。的。聲。音。初。次。聽。得。也。不。在。意。到。今。夜。已。是。連。聽。幾。次。了。忍。不。住。纔。跳。過。牆。來。看。看。因。見。你。年。紀。雖。小。練。拳。脚。却。肯。用。苦。工。夫。祇。可。惜。你。不。得。高。人。傳。授。練。的。完。全。是。江。湖。賣。藝。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所。以。說。了。那。幾。句。話。像。你。這。樣。小。小。的。年。紀。就。知。道。歡。喜。武。藝。夜。深。如。此。用。功。實。爲。難。得。我。倒。願。意。傳。你。一。點。兒。真。材。實。學。你。肯。相。信。我。跟。我。學。習。麼。劉。恪。自。從。經。過。武。溫。泰。那。次。拐。騙。受。了。許。多。侮。辱。也。略。略。的。知。道。些。人。情。險。惡。世。道。艱。難。了。見。了。這。人。的。太。奇。怪。看。不。出。一。種。是。什。麼。人。一。時。不。敢。如。何。回。答。這。人。見。劉。恪。低。頭。不。做。聲。似。乎。已。知。道。是。心。存。畏。懼。隨。伸。手。拉。了。劉。恪。的。手。就。花。台。石。坐。下。說。道。我。

有武藝。豈愁沒有徒弟傳授。并且卽算一生不傳徒弟於我的武藝。又有什麼損壞呢。你要知道我不是因你是劉知府的大少爺。特來巴結你。找着你教武藝。我教你的武藝。也不要你的師傅。錢你若恐怕你父母及家裏人知道。我白天並不到你家來。你橫豎每夜是要來這裏練拳的。我也每夜在這裏傳授。你不使你家裏有一個人知道。你以爲如何呢。劉恪笑道。好可是很好。但是你貴姓住在那裏。我都不知道。你傳我的武藝。又不要我出師傅。錢我怎麼好意思教你。每夜到這裏來傳授。我呢。這人也笑道。你這話太客氣了。我的姓名住處。此時實在不便說給你聽。你聽了也不知道。我若不願意教你。你就向我哀求。我也不會拿工夫傳授你。你如果前怕龍後怕虎。算我看錯了人。聽憑你去瞎練。原不與我相干。想學武藝。就得聽我的吩咐。以後除了武藝以內的話。一切都不許你問我。我能向你說的。不待你問。自然會向你說。劉恪心想。這人能從這們高的圍牆外面一些兒聲息沒有。就跳進了花園。可見他實有飛簷走壁的本領。我爲要報仇。纔練拳脚。武溫泰自己尙且不能飛簷走壁。他教的拳架子。想必也不甚高明。難得有這般一個好漢。肯如此成全我。若錯過了。豈不可惜。遂對這人說道。就請

你教我罷。你雖不問我要師傳錢。我不是不識好歹的人。沒有每夜白勞你親來傳授的道理。我有父母在堂。銀錢不能自主。承你的好意。情願傳授我。我思量不學便罷。學就得學個完全。卽如跳過這們高的圍牆。一定要學會了。纔能跳我有一件值錢的東西。你能把武藝完全傳給我。我就拿那件值錢的東西做贄敬。這人笑着搖頭道。不問甚麼值錢東西。我也不要。我不是這地方的人。於今是來這地方有事。事畢仍得到別處去。這回能在此地停留多久。就教你多久。以後我得便就來看你。也使得劉恪聽了很高興的。就花台石下拜了師。從此每夜更深。人靜。師徒二人就在園裏練武。練了兩三個月。這人作辭去了。臨行吩咐劉恪。不間斷的練習。約了得便就來。過不到三五個月。果然又來了。是這般忽去的。經過了一年半。劉恪已在劉知府家裏做了兩年的大少爺了。這日是三月初三。劉恪見天氣清明。一時高興。稟明了劉知府夫婦。要去城外踏青。劉知府派了兩名得力的跟隨伺候他去。城外遊覽。這日襄陽城外遊春的祭墓的行人不少。劉恪自做了劉知府的兒子。終日埋頭書卷。不能輕易出大門遊逛。城外更不會到過。此時到了城外空曠之地。儼然出了樊籠的鳥雀。心裏正不知要如何。

快活快活方不虛此一遊祇是心裏雖這們着想事實上在鄉村之地除了隨處流連山水領略三春景物而外一時那裏想得助人行樂的方法來在近城之處遊觀了一會覺得在一條路上來往的男女老少一個個都很注意他有的已走過去了又回過頭來向他望望有的恐怕同行的不會看見他交頭接耳的對他指手劃腳有的正在走着一眼看見他了立時停住腳不走了獸頭獸腦的樣子向他看看好像見了他如見了甚麼希奇把戲一般劉恪究竟年輕面皮薄被這些行人釘眉釘眼的看得實在有些不好意思了沉下臉對跟隨的說道鄉下人真不開眼同是一個人至多不過衣服不同一點兒一個個是這個們望了又望不是討厭嗎我們到人少的地方玩去跟隨的道越是人少的地方越是深山僻野少爺輕易不到外面走動的人不要到深山僻野的所在把少爺驚嚇了我們伺候的人擔當不起老爺吩咐過了教我們小心伺候着不許引少爺到山上水邊去請少爺將就一點隨便在這一帶近城的地方玩玩回衙門去罷下次出來我們再引少爺走遠些劉恪道巴巴的出城來玩若就在這一帶玩玩回去那又何必出城呢看熱鬧罷這裏遠不及城裏出城原是要玩個清爽

不到山上不到水邊去那裏找清爽的地方老爺吩咐雖是這般吩咐腿生在我自己身上難道你們不引我去我便不會走嗎跟隨的自不敢十分違拗劉恪曾下苦工練過兩年武藝脚下比一般人輕鬆說罷鼓起興致往前走當跟隨的人平日倒是養尊處優慣了何嘗一口氣走過多少路兩人跟在劉恪背後想不到少爺這們會跑路提起精神追趕祇累得兩人都是一身臭汗各自在心下咒罵道生成是野雜種賤骨頭所以兩條腿和野獸一樣那有真正的大少爺像這們會跑的看他充軍也似的衝到那裏去劉恪興高彩烈的走着也不自覺得脚下快那裏想得到跟隨的跟不上會在背後暗罵纔走了三四里果見山嶺漸漸的多了行人也不大看見了有一座山形勢不大山峯却比一切的山都高山上樹木青翠有許多鳥雀在樹林中飛叫劉恪看了喜道我今日特地出城踏青像這般青山不去登臨未免辜負了芳辰辜負了勝地一時覺着歡喜也沒回頭看跟隨的人就轉小路朝山下走去已走到了山下耳裏彷彿聽得遠遠的有人高聲叫着少爺劉恪回頭看時已不見兩個跟隨了祇得伸長了頸子向來路上望去祇見兩個人都擄起長衣跑得很吃力的樣子劉恪也高聲問道

你們不跟着我走都跑到那裏去了。倒教我站在這裏等候。你們兩人跑得氣喘氣急的。到了跟前說道。少爺怪我們不跟着走。不知我們就跑斷了兩條腿。也跟少爺不上那裏。還敢跑到別處去。一路追上來。越追越看不見少爺了。千萬求你老人家不要再。是這們飛跑了罷。我們的腿實在已跑得如有千萬口花針在裏面戳得痛。劉恪詫異道。這就奇了。我何時飛跑過。不過因爲心裏高興出城玩。一回不容易打算多遊覽些地方。回去比尋常行路兩脚略提得快點兒。你們自己偷懶不願意走。這們遠也罷了。却說我是飛跑兩人歎着氣道。少爺真不怕冤枉了人。我們跑得這般一身臭汗連氣也回不過來。還說我們偷懶不願意走。遠一邊說一邊低頭尋找可坐的地方。劉恪道。你們還要坐下來歇息嗎。我是不耐煩。站在這底下。就要到山頂上去。看看跟隨的那裏能再熬住不坐。已就草地上坐下來。說道。你老人家定要上山去。我們做下人的如何敢阻擋。不過求你老人家祇上去瞧瞧。就快下來。不可又跑到別一座山裏去了。使我們尋覓不着。少爺從這裏上山去。請仍從這條路下山來。我們便坐在這石頭上。伺候着。劉恪點頭道。你們都和老太爺一樣。比我還走不動。倒不如索性坐在這裏等的。

好些我祇到山頂上去看就下來祇是你們却不可又跑開了反使我來尋覓你們跟隨的笑道阿彌陀佛我們不但敢跑開就要我們跑也跑不動了劉恪也不回答卽撇下兩個跟隨的獨自興高采烈的往山上走這山本不甚高峻一口氣便跑上了山嶺看這山巔有一塊平地約有三四丈見方沒有一株樹木連青草都祇周圍長着中間好像是不斷的有人跣踏草根被踏死了的一般不由得心中詫異道這山的位置很偏僻四周又沒有人家應該沒人時常跑到這山頂上來何以山頂成了這般一個模樣呢獨立在山頂中間開眸四望襄陽城的雉堞都歷歷如在眼底又向各處遠望了一陣他也覺得無甚趣味偶然低頭看東南方的半山腰裏有一株很大的古樹枝葉都像被人用刀截去了祇剩了一株數人合抱不交的正幹帶着幾根禿頭禿腦的極槎使人不容易分別出是甚麼樹來再看那樹枝截斷的所在截痕有新有舊他心想這樹也就很奇怪不是斫伐了作木料便不應該將所有的樹枝都截下來既把樹枝都截下了却爲甚麼留下這樹身在山裏受雨打風吹呢一面心裏這們想一面舉步朝着那枯樹走去越走到切近越看得清晰原來這樹不但枝葉被截去了樹身上

還縱橫無數的劃了許多刀痕彷彿蒙了好幾層蛛網的一般五六尺以上的刀痕更深更密并且每一道刀痕從上至下的有七八尺長劉恪就這株樹仔細端詳了一會心想這些刀痕也太希奇了姑不問這人爲甚麼要把株古樹劈成這個模樣祇就這些刀痕而論已使人索解不得像這樣幾個人合抱不交的大樹樹身光滑滑的丈多高沒有枝極除了用梯子誰也不容易緣上去無端拿刀劈成這個樣子若是立在地下劈的何以下面沒刀痕反是越高越密呢兀自思索不出一個道理來也就懶得久想隨卽離開了這株古樹信步向左邊走去忽發見了一條小小的樵徑彎彎曲曲的逕通山脚下的道路劉恪也不在意以爲這是一切山上極普通的情景料想循着這樵徑到山脚下再由山脚下轉到跟隨的坐候之處是沒有多遠的不過劉恪自進府衙之後輕易不能出來到野外遊賞更是難事今日偶然得到這山裏覺得一草一石都有細玩的必要因此一面慢慢的走着一面遠觀近察已走到離山脚不過一二百步遠近了忽見旁邊一叢小樹中有幾枝正在紛紛的搖動心裏陡吃一驚便停步向那叢小樹不轉睛的看着却又不見搖動了想暗那裏面不是藏着有野獸麼不然怎

的。是。這。們。搖。動。隨。想。隨。走。到。小。樹。跟。前。去。心。裏。十。分。提。防。着。恐。怕。有。野。獸。突。然。躡。出。來。伸。手。將。小。樹。撥。開。祇。見。一。叢。茅。草。並。沒。有。野。獸。在。內。劉。恪。細。看。了。一。看。心。中。想。道。這。一。叢。茅。草。也。來。得。奇。怪。此。刻。正。在。春。天。各。處。的。茅。草。多。是。青。綠。的。怎。麼。這。一。叢。茅。草。獨。枯。黃。得。和。冬。天。的。一。樣。呢。隨。手。折。了。一。根。樹。枝。將。茅。草。撥。動。誰。知。這。茅。草。並。沒。有。生。根。的。祇。一。撥。動。便。跟。着。樹。枝。挑。起。來。了。不。禁。喜。笑。道。這。裏。面。多。半。是。一。個。野。雞。窠。必。有。小。野。雞。在。內。放。下。了。挑。起。茅。草。又。把。餘。存。的。挑。將。起。來。這。餘。存。的。茅。草。不。挑。動。倒。也。罷。了。一。挑。動。就。不。免。嚇。了。一。跳。茅。草。之。下。那。有。甚。麼。小。野。雞。原。來。底。下。是。一。個。黑。土。洞。洞。口。光。滑。滑。的。確。是。有。甚。麼。動。物。時。常。從。這。洞。口。出。入。的。劉。恪。恐。怕。有。野。獸。藏。在。洞。裏。不。敢。逼。近。洞。口。探。看。但。又。不。捨。得。走。開。打。算。回。到。那。邊。山。下。將。兩。個。跟。隨。的。叫。來。一。同。設。法。探。這。洞。裏。有。何。野。獸。正。在。這。們。打。算。的。時。候。忽。隱。隱。看。見。洞。裏。彷彿。有。一。個。人。頭。晃。動。連。忙。定。睛。注。視。想。不。到。洞。裏。也。有。兩。隻。神。光。充。足。的。眼。睛。對。着。劉。恪。瞬。也。不。瞬。一。下。的。望。着。劉。恪。見。洞。內。有。人。膽。氣。便。壯。了。些。兩。步。走。到。切。近。向。洞。裏。問。道。你。是。甚。麼。人。如。何。躲。在。這。土。洞。裏。面。卽。聽。得。洞。裏。的。人。帶。着。笑。聲。反。問。道。你。是。甚。麼。人。如。何。跑。到。我。家。大。門。

口。來。無。端。將。我。的。大。門。挑。開。劉。恪。忍。不。住。笑。道。這。土。洞。是。你。的。家。嗎。我。可。以。進。來。看。看。麼。裏。面。的。人。答。道。怎。麼。不。可。以。不。是。有。福。分。的。人。還。不。配。到。我。家。這。裏。來。呢。劉。恪。少。年。人。好。奇。心。重。聽。了。非。常。欣。喜。忙。彎。腰。伸。頸。向。洞。裏。探。看。着。問。道。這。一。點。兒。大。小。的。窟。窿。教。我。爬。進。來。不。弄。壞。我。一。身。衣。服。嗎。裏。面。的。人。答。道。你。倒。怕。弄。壞。衣。服。我。還。怕。你。踏。腌。贖。了。我。的。地。方。呢。罷。罷。罷。你。去。罷。我。家。裏。不。希。罕。你。這。樣。貴。客。劉。恪。見。這。人。生。氣。便。笑。着。陪。話。道。是。我。荒。唐。說。錯。了。不。要。見。怪。祇。請。你。說。給。我。聽。還。是。頭。先。進。來。呢。是。脚。先。進。來。呢。這。人。答。道。好。好。的。大。門。敞。開。在。這。裏。你。提。脚。走。進。來。就。是。了。問。甚。麼。頭。先。脚。先。劉。恪。的。眼。睛。向。黑。洞。裏。看。了。一。會。比。初。從。亮。處。看。暗。處。的。仔。細。多。了。祇。見。洞。口。裏。面。有。一。道。斜。坡。形。的。石。級。石。級。以。下。的。地。面。似。乎。還。很。寬。大。一。個。看。不。甚。清。晰。面。貌。服。裝。的。男。子。立。在。石。級。旁。邊。劉。恪。蹲。下。身。體。試。將。脚。伸。下。洞。去。踏。在。石。級。上。接。着。下。了。兩。級。居。然。能。立。起。身。來。回。頭。看。時。已。在。洞。口。之。下。了。洞。口。就。和。窗。門。一。樣。射。進。一。道。天。光。來。看。得。見。石。級。之。下。竟。是。一。間。端。方。四。正。的。房。子。比。立。在。洞。口。外。面。窺。探。的。清。楚。多。了。這。間。房。縱。橫。都。有。一。丈。五。六。尺。寬。廣。一。張。粗。樹。條。架。成。的。木。床。對。洞。口。安。放。着。床。上。並。沒。有。被。

褥祇當。中一個破舊的蒲團。床的右邊牆壁下。安放着一件又長又大的黑東西。彷彿
 是一個衣櫥。石紉旁邊一副小鍋灶。這人就立在鍋灶跟前。因靠近洞口。纔看明白他
 的年紀。至少也必在六十歲以上。頂上亂蓬蓬的一叢白髮。大約已經多年不曾梳洗
 了。雜亂得和洞口堆積的茅草一般。頷下的鬚鬢。因是絡腮的原故。與頂上的亂髮相
 連。將面孔遮掩得除了兩眼一鼻之外。不見有半寸乾淨的皮肉。身上穿着黑色的短
 衣服。不但破舊得不堪。並短小不合他的身度。赤着雙腳。連草鞋也不會穿。劉恪開口
 問道。你姓甚麼。如何住在這地方。這人笑道。我也忘記了我姓甚麼。這地方不是好地
 方嗎。劉恪道。這地方雖好。祇是誰做成這房間給你住的呢。這人道。有誰肯做好這現
 成的房間給我住。是我親手掘成的。劉恪又舉目向房中四處細看了一遍。見牆壁上
 的鋤痕。宛然果是不像經過了多年的走近。右邊牆壁下。再看那像衣櫥的黑東西。那
 裏是衣櫥呢。原來是兩具塗了黑油的棺木。一顛一倒的靠牆壁疊放着。卽向這人問
 道。這裏放兩具棺木。做甚麼。這人笑道。這是裝死屍的東西。沒有旁的用處。劉恪道。我
 自然知道這東西是裝死屍的。你準備將來自己用的嗎。祇是你一個人就死了也。祇

能用一具要兩具做甚麼呢。這人笑道：你怎麼知道？我祇有一個人，我還有一個老婆呢。劉恪道：你還有老婆嗎？他於今到那裏去了呢？這人道：今日祭奠的人多，他出外向人家討祭菜去了。劉恪道：你們兩老夫妻住在這裏面，就賴乞食度日嗎？這人道：既沒有產業，又年老了，不能到人家做工，不賴乞食，如何度日？劉恪道：你們在這裏面已住過多少時候了？這人道：已經差不多住過五十年了。劉恪詫異道：差不多五十年了嗎？四五十十年前，你應該是一個少年，難道就躲在這裏面靠乞食度日？這人搖頭笑道：我五十年前動手掘這房子的時候，我夫妻都是已衰老得不能替人家做工了。少年人怎麼肯躲在這裏面？劉恪道：這們說來，你如今的年紀，不是將近百歲了嗎？這人道：這却記憶不清了。劉恪道：這兩具棺木不小，這小小的洞口，怎麼能進進裏面來呢？這人道：我本來是個做木匠的人，向人家化了木料來，就在洞裏做成功的。劉恪道：你夫妻既是都靠乞食度日，人家如何肯化這多木料給你？這人笑道：說得好聽些兒，就是化老實說起來，是不給人家知道，悄悄運了來的，也不僅這兩具棺木，是這般弄來的。你瞧我這房裏所用的器具和我夫妻身上着的衣服，也都是用這個不給人家知道弄

得來的劉恪道你這話便是胡說亂道的了你夫妻都老到了這般模樣如何還能偷人家的東西這人哈哈笑道你不要欺我夫妻老了不中用別的事情年記老了不能做惟有做賊是不怕年紀老的并且越老的厲害越好劉恪也笑道豈有此理你偷了人家的東西萬一被這人家知道了追趕出來你跑也跑不動給人家拿住了賊明證實給你一頓飽打你又怎麼受得起呢這人笑道好處就在受不起人家的打比少年賊佔便宜人家見我夫妻老到這樣子便不容易疑心我們會做賊其實我夫妻年紀雖老到不能替人家做工但是兩條腿還很健朗有時跑起來少年人還不見得能趕上就是偶然被人家趕上了我若不高興給他們拿住他們也未必便能拿住我劉恪正在練武藝的時期聽了這話就欣然問道那麼你少年時候定是練過武藝的了這人忽然停了一停接着悠然歎了一口氣說道若不是少年時候練了武藝於今也不至夫妻兩個躲在這裏面乞食度日了劉恪忙問道練了武藝倒害得你乞食度日這話怎麼講這人道我夫妻原有七個兒子教他們養活父母本是極容易的事就因我不該將我生平的武藝都傳授給他們了他們各自仗着一身武藝不肯安分務農投

軍的去投軍做强盜的去做强盜一個個把天良喪盡連我自己也制伏他們不下了。我因不甘願受他們不願天良的供養纔掘出這間房屋來藏身我夫妻的棺木都已準備好了相約看是誰先死後死的將已死的裝入棺木然後將洞門用石頭封好自己也跳進棺材不死也得死劉恪道你七個兒子此刻都在甚麼地方這人道他們都是要做砍頭鬼的我久已不願意知道他們的蹤跡劉恪道你可以不願意知道他們的蹤跡難道他們也都不願意知道你夫妻的蹤跡嗎這人道我夫妻躲在這裏面不存心教人知道他們就尋訪也是枉然我剛纔不是對你說過的嗎沒有福分的人還不能到我這裏面來呢劉恪道我也是一個歡喜練武藝的人不過我自信將來就練成了一身高强的本領也決不至辱沒祖宗去做強盜你少年時候會些甚麼武藝可以傳授一點兒給我麼這人忿然說道武藝有甚麼用處我就是最好的榜樣不過可以仗着武藝做做小偷你打算做做小偷麼劉恪笑道何至如此你說你夫妻在這裏住了將近五十年怎麼床上連鋪蓋也沒有就祇有一個破蒲團呢這人道我們睡覺用不着鋪蓋并且睡的地方不在這裏劉恪道睡的地方不在這裏難道另有地方睡覺

嗎。這人道。我夫妻都睡在樓上。這蒲團是我夫妻白天打坐的。劉恪笑道。你這裏還有甚麼樓嗎。隨說隨抬頭向上面望。這人伸手指着上面一個黑圓洞。說道。這上面不是樓。是甚麼。劉恪道。有梯子麼。我想上樓去。瞧瞧。何如。這人道。沒有梯子。這一點兒高。跳上去。便了。劉恪打量這圓洞。離地也有一丈來高。下面又沒有墊腳的東西。地方仄狹。更不好作勢。自信跳不上去。則問道。你夫妻都是這們跳上去的嗎。這人點頭道。不跳。怎能上去。劉恪道。你如何跳法的。跳給我看看。這人道。我每天跳上跳下。沒甚麼希奇。你想上去。瞧瞧。我可以抱你上去。即用一手將劉恪攔腰。跑住。劉恪祇覺得身體彷彿被甚麼東西托着。緩緩的向上陞起來。並不是用蹤跳功夫。轉眼就陞進了圓洞裏面。漆黑的沒絲毫光線。祇知道自己雙脚已踏了實地。聽得這人在身邊說道。不可提脚。恐怕跌下樓去。等我把火石敲給你。看這人敲火石。引燃了一個火把。揚出亮光來。劉恪看這樓大小。和下層差不多。兩堆稻草之外。別無他物。這人指着稻草。說道。這便是我夫妻睡覺的所在。劉恪細看那兩堆稻草上面。僅有兩人盤膝而坐的痕跡。不像。是放翻身。躺睡的心裏。知道這人是個修道有得的隱士。暗想。我殺父之仇。非待我練成。

武藝不能報復。我那個不知姓名的師傅。雖傳了我些兒武藝。祇是老人家不常在。我跟前於今已一別年餘。還不知此後能否再見。今日是天賜我的機緣。無意中得遇着這位隱士。我豈可錯過不拜求他傳授我的道法。好在這裏離府衙不遠。我不難借故常到這裏來。主意既定。就在這間土樓上向這人雙膝跪下。說道：「我此刻纔知道你老人家是個得道的高人。要求你老人家收我做徒弟。傳授我的道法。我斷不敢在外面胡作非爲。道人連忙將劉恪攙起。仍舊攔腰抱住。擁身下樓。放下火把。說道：「看你的模樣是個富家的少爺。知道甚麼道法。我自己做賊。我的兒子做强盜。我也祇知道做强盜的盜法。不能傳給你。當少爺的人說話時。忽現出側耳聽甚麼聲息的樣子。說道：「哎呀。你出去罷。外面有人尋找你。你不去。人家是尋找不着的。不知外面有誰尋找劉恪。如何對付。且俟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隱士穴居佳兒落草 縣官民僕同族逃生

話說劉恪聽了這人的話。也側耳向洞外聽了一回。並不聽得甚麼聲息。這人嘆了一聲。道：「你聽這喊少爺的聲音。不是尋找你嗎。劉恪這纔想起約了跟隨的。在那邊山下。」

等。候。的。事。來。猜。想。必。是。跟。隨。的。因。久。等。不。見。他。下。山。祇。得。上。山。尋。找。便。對。這。人。說。道。那。是。我。帶。來。的。人。因。不。見。了。我。所。以。呼。喚。我。打。算。教。他。們。進。這。裏。面。來。不。知。道。使。得。不。使。得。這。人。連。忙。搖。手。道。使。不。得。使。不。得。你。出。去。罷。時。候。不。早。你。也。應。該。回。去。了。劉。恪。怎。麼。捨。得。就。這。們。一。無。所。獲。的。回。去。呢。祇。是。不。出。去。又。恐。怕。跟。隨。的。在。山。裏。尋。覓。不。着。急。的。向。旁。的。地。尋。找。彼。此。錯。過。了。多。有。不。便。一。時。竟。不。好。怎。生。擺。佈。這。人。望。着。劉。恪。笑。道。你。還。不。出。去。在。這。裏。躊。躕。些。甚。麼。呢。你。分。明。是。個。當。少。爺。的。人。休。說。我。們。當。乞。丐。的。沒。甚。本。領。可。以。傳。授。你。就。是。有。本。領。傳。授。也。須。你。窮。得。和。我。一。樣。時。刻。不。離。我。左。右。我。出。外。乞。食。你。就。替。我。提。米。袋。趕。惡。狗。並。弄。給。我。夫。妻。吃。喝。餘。下。來。的。纔。給。你。充。飢。我。看。上。了。人。家。甚。麼。東。西。討。不。到。手。的。便。須。打。發。你。去。偷。你。若。是。手。脚。不。靈。巧。被。人。家。拿。住。將。你。做。小。偷。兒。懲。辦。拷。問。同。黨。打。死。了。也。不。許。供。出。我。是。你。的。師。傅。而。且。下。次。再。打。發。你。去。偷。你。不。能。因。犯。過。案。畏。避。能。這。般。方。可。做。我。的。徒。弟。你。能。丟。開。現。成。的。少。爺。不。做。來。跟。我。當。叫。化。當。小。偷。麼。劉。恪。聽。了。正。在。疑。惑。這。人。忽。手。指。洞。口。催。促。道。快。去。快。去。他。們。差。不。多。要。找。上。我。的。門。來。了。劉。恪。被。催。得。無。可。奈。何。祇。好。跨。上。石。級。爬。出。洞。來。一。出。洞。口。

就聽得喊少爺的聲音隱隱約約的似乎相離很遠不由得心裏有些慌急一面口中答應一面朝發聲的方向跑去穿過幾處樹林始與跟隨的會了面跟隨的苦着臉抱怨道少爺獨自跑到那裏去了害得我兩人滿山都遍找了祇急的哭起來少爺若再不出來我們祇得回衙門報信了劉恪道我原說了教你們坐在那塊石頭上等候我上山玩耍一會自然走原路到你們坐的地方來你們無端要是這們大驚小怪的尋找能抱怨我嗎跟隨的急道我的小祖宗你老人家真說的好風涼話倒怪我們無端是這們大驚小怪天色已快黑了你老人家也不知道嗎我們坐在那塊石頭上等候也不知等過了多久祇覺得兩腿都坐麻了肚子餓得響一陣難過一陣祇是不見你這小祖宗下來不得已纔上山尋找這一座山無一處不曾找到找不着纔大聲叫喚又不知叫喚了多久料想已不在這山裏了正待不叫了回去你老人家又出來了劉恪道這就奇了我離開你們上山祇在那株沒有枝葉的古樹跟前停腳看了一看走上來在半山中看見一個土洞想不到那洞裏還住了一個人那人邀我進洞去僅談了半刻你們就在外面叫喚了跟隨的聽了並不注意因天色已不早恐怕回衙門受

責備祇急忙催着劉恪快走。劉恪一邊走一邊思量洞中那人說話情形，覺得很有些。不近情理的地方，而且有些自相矛盾。他既說他兒子做武官，做强盜是沒天良不聽教訓，不願意受他們的供養，爲甚麼他自己又做小偷呢？他夫妻同住在一個土洞裏，土洞是他自己掘出來的，不待說不須繳納租錢，乞食已足夠餬口了，又何必要做小偷呢？況且他明知我是個當少爺的人，我既情願拜他爲師，他需要甚麼東西，何妨明說教我辦了。孝敬他却教我行乞和做小偷，這不是太不近情理嗎？是這般左思右想的，回到衙門裏，好幾日還不住的將這事攔在心中，盤旋衙門中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研究的，祇希望那個夜間到花園裏來傳授武藝的人來了，打算將所見的告知他，看他怎生說法。無奈那人的行蹤無定，有時每夜前來，二、三個月不間斷，有時大半年不來一次。他的姓名居處以及操何職業，始終不肯露出半句話來。就想去尋訪他，無從下手。他爲這事在心裏實在委決不下。白天勉強跟着賀先生讀書，夜閒就悄悄到花園裏，一面練習，那人傳授的武藝，一面盼望。那人前來好告知那土洞的情形。接連盼望了半個月，仍不見那人前來，心裏着急得甚麼似的。連白天讀書都沒有心。

情了十分想在義父面前託故出外再去土洞看那異人却苦無辭可借這夜乘賀先生及當差的都睡了他獨自無情打采的偷進花園祇見月光底下一個渾身着黑色衣服的人靠花台坐着好像在那裏打盹的樣子劉恪忙停了步待看個仔細那人彷彿已被腳聲驚醒了隨即回頭來望劉恪的眼快已看出不是別人正是他日夕盼望了半個多月不知姓名的師傅這一眼看見了真是說不出的歡喜幾步搶上前行禮道師傅這番一去幾個月不來真盼望死我了那人徐徐豎起身體伸了個懶腰說道你怎的今夜這時分纔到這裏來我已在此等候好一會了你爲甚麼盼望我了有話待和我說麼劉恪覺得很詫異的問道師傅如何知道我確是有話待和師傅說接着便將那日出外踏青所遇的情形詳細述了一遍那人聽了面上現出驚疑的神氣問道你看那老者的身材是不是很长很瘦弱的呢劉恪連連點頭應是那人忽低頭思索甚麼似的一會兒說道據你說那老者的言語舉動看起來不待說是一個有大學問大本領的隱士不過他這種隱士斷不肯輕易收人做徒弟你不要妄想他明知你是個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的少爺決不能做叫化當小偷所以有意拿這兩件來難你

你若真個情願做小偷替他。去盜人家的東西。他一定又責備你不是好人了。他不是因自己兒子做强盜就驅逐不要了的嗎。如何反要做小偷的徒弟呢。你不用三心兩意見異思遷。祇把我傳授給你的功夫認真練下去。再有一年半載。我不管你硬功夫已不在人之下了。如果你想學軟工夫。此刻正有個絕好的機緣。比去求那隱士收做徒弟的容易多了。劉恪欣然問道。是怎樣一個絕好的機緣。那人道。於今有一個硬軟功夫都蓋南七省的好漢。近來因一件不關重要的案子。被關在府衙監裏。若論他下監的這樁案情。不但沒有性命之虞。至多也不過監禁三年五載。祇是這個好漢。從前馱在身上的案子太多。恐怕有仇人前來點他的眼藥。因此急想跳出監來。他那蓋南七省的硬軟工夫。原來是不肯傳授徒弟的。祇因他這回心裏慮着牽連到從前的案子上去。下監的時候。就對人說道。若有人能開正中的門。放我出監。我情願將全身的本領一股腦兒傳給這人。教我偷着逃跑。是不屑的你真心想學功夫。這不是絕好的機緣嗎。劉恪道。這人性甚名誰。這回下監是爲的甚麼案子。從前還有些甚麼案子。請師傅說給我聽。放他從正中門出去的事。我能辦到。自不推辭。就是辦不到。我也決不

拿着去。向旁人說。便是師傅傳授了我。這們多日子。的武藝。連師傅的姓氏名諱。我都不知道。屢次想問。因師傅在初次會面的時候。曾吩咐過。不許問這些話。當時因師傅見我的時日太少。不知道我的性情舉動。或者有不便向我說的地方。於今承師傅的恩典。每次親臨傳授我的武藝。已差不多兩年了。我毫無報答。難道連心裏都不知感激。敢胡亂拿着師傅。不願意給人知道的姓名。去對外人說。那人點頭笑道。這是不待你表白。我也知道的。我若是怕你拿我的姓名去胡亂對外人說。又何必辛辛苦苦的來傳授你的武藝呢。我所以不肯將姓名告知你。我自有的隱衷。絲毫與你無涉。我的姓名。不但不曾向你說。除了少年時候。就在一塊兒同混的兄弟們以外。無論對誰。也不曾將真姓名顯露過。你若是在三月三日以前問我。便告知你姓名。也是假的。此刻却不妨說了。你知道那土洞裏的。老者是誰麼。就是我的父親。我們兄弟四處尋訪他。老人家和我母親。已有二十年了。簡直訪不出來。幾番聽得朋輩中人說。親眼看見他。兩老都在襄陽。無奈尋遍了襄陽府。祇不見他。兩老的蹤影。想不到今夜無意中在這裏。得了他。兩老的下落。我原籍是廣西桂林人。姓鄭。行五。從小人家都叫我鄭五。我

父親名霖。蒼少年時候。文才武略。在桂林。已一時無兩。中年好靜。獨自結廬。在深山中。居住得異。人傳授他。吐納導引之術。家母因我兄弟七人。須人教誨。家又貧寒。不能延師。祇得泣勸我父親回家。教誨我們兄弟。整整的教了十年。他老人家說。祇要不走人邪途。憑這十年所學。已足夠應用了。從此便教我兄弟自謀生活。他老人家帶着我母親。隱居山中去了。那時祇怪我們年輕。不知邪正。而廣西又是綠林最多的地方。會些武藝的。更容易受人擁戴。因此我兄弟各有黨羽。各霸地方。大家兄二家兄。因想做官投降。後由守備都司陞到了標統。協統於今。已壽終正寢。死了祇三家兄。此刻尙在游擊任上。年紀已將近七十歲了。四家兄和六七兩弟。都還隱姓埋名的。在綠林中混着我等。明知做强盜。是辱沒祖先的事。家父母就爲我等不爭氣。纔隱居深山。無人之處。不肯出來。因有人看見他兩老在襄陽。所以祇在襄陽尋訪。這是我父子合該尙有見面之緣。偏巧使你遇着我。原不肯將履歷根由說給人聽的。祇因見你雖是一個官家。少爺却不是尋常富貴公子的胸襟氣魄。料你不至因我是綠林。便害怕劉恪忙接着說道。我承師傅的厚意。艱難辛苦的來傳授我武藝。正感激無地。如何會害怕呢。師

傳剛纔說如今下在府衙監裏的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我何如能放他走中門出去請師傅詳細說給我聽祇要是應該放應該救的休說他有言在先情願將生平所學傳授給人就是不肯傳授我也願意帮忙就此好結識一個豪傑鄭五對劉恪豎起大指頭稱贊道好氣魄真了不得提到這人的真名實姓不但在兩廣無人不知道無人不佩服就是在四川兩湖也是威名赫赫喜得他從前不會在襄陽停留過沒有認識他面貌的人所以暫時還沒人來點他的眼藥若換一個地方就糟了這人原籍是四川梁山縣的人姓胡名慶魁生成是異人的稟賦十六歲上就練成了一身驚人的武達販私鹽連洋藥甚麼人也奈何他不得加以他的水性極熟能在急流的川河裏肩馱五斗米踏水過河前胸後背都不沾水因此四川人替他取個外號叫做水上飄這時候他的年紀還輕雖仗着一身武藝包運私鹽洋藥然並沒犯甚麼案件不做生意的時候仍是安居在家鄉地方他的家在梁山西城外五十多里地名叫做馬頭嘴那馬頭嘴是一處大村落有七八十戶人家聚居在這村裏其中姓胡的差不多佔了一半不過他本家雖多產業豐富的極少十九是靠做私鹽生活有一家姓郭的不僅是馬

頭嘴地方的首富。在梁山縣一縣當中，也可算得是一等財主。郭家的家長郭泰生，本是一個規規矩矩做生意的人。晚年在家中安享兩個兒子，也都在家坐吃，一不出外做買賣，二不出外謀差事。郭大已有三十歲了，業經娶妻生了兒子郭二。纔二十來歲，還不會娶妻時常跟着家裏丫鬟偷摸摸的幹些不乾不淨的勾當。郭泰生明知道也祇作不知道。郭二的胆量漸漸弄大了，家下雇用的女工頭臉略爲平整些兒，他也照例去勾勾搭搭，生性輕蕩的女子有少主人肯來照顧，自然沒有話說。很容易遂郭二的願，偏巧這次雇來一個女工，是胡家的一位少年寡婦，生得有幾分姿色。因丈夫死了不久，家裏太貧寒，不能在家守節，又不願立時改嫁，祇得到郭家當女工。郭二一見這胡寡婦，生得好，不由得又起了禽獸之念，用種種方法來調戲胡寡婦。祇是不睬然，爲顧全自己的飯碗，却又不敢得罪。郭二以爲胡寡婦害羞，故意的裝做不睬的樣子，居然乘黑夜偷到胡寡婦牀上，想強姦胡寡婦。從夢中驚醒，和郭二扭打成一團。女子那裏敵得過男子力大身上，被郭二打傷了幾處。然郭二肩頭上的肉也被胡寡婦咬下一口來了。郭二腦羞成怒，竟叫家裏的丫鬟女工大家動手，將胡寡婦的手脚

捆綁起來用綿絮堵住口任意恣淫了一陣方解了繩索驅逐出來可憐胡寡婦回家有冤無處訴祇把受辱被污的情形向自己婆婆哭訴了一遍就懸樑自盡了這消息一傳揚出去馬頭嘴幾十戶人家聽了沒有一個不咬牙切齒的恨郭二無如幾十家姓胡的多是些窮家小戶都存畏懼郭泰生有財有勢不敢到梁山縣去控告胡寡婦的翁姑更是年老怕事這一場慘事看看要冤沉海底了也是合當有事胡寡婦自盡的第二日湊巧胡慶魁出門做生意回來聽了這樣慘事祇急得暴跳起來立時走到姓胡的族長家裏向族長說道我們胡家的寡媳婦被郭二奸淫死了有憑有證打算就是這們罷了嗎死者既是個寡婦翁姑又窮苦又懦弱沒有主張難道我們當族人的也都不過問嗎這族長聽了胡慶魁這番話反現出躊躇的樣子說道我也未嘗不想出頭替死者伸冤祇可惜胡寡婦不該死在自己家裏如果死在郭家裏這事就好辦了胡慶魁生氣道這是甚麼話胡寡婦死在自己家裏郭二便可以賴掉因奸逼死人命的罪名嗎這還了得胡寡婦如此慘死我們若不出頭替他伸冤不但對不起死者我們姓胡的面子也丟盡了這族長雖是個胆小怕事的人然經胡慶魁一激也就

忍耐不住了。當時召集同族的人開了一個會議。一面教寡婦的婆婆帶領二三十個族人將寡婦的屍扛抬到郭家去。一面教寡婦的公公跟着同族兩個能做狀詞的人去梁山縣告狀。那時做梁山縣的姓王是一個捐班出身的官兒。眼睛裏祇認的是錢。到任以來專會打錢主意。不問打甚麼官司。總是錢多的佔上風。梁山縣的百姓沒一個不是提起這王知縣就恨恨之聲不絕。在這姓王的前任縣官姓宋又愛民又勤政。可惜祇做了一年多。就陞遷去了。梁山縣的人恨這姓王的。不過就寫了一塊橫匾一副對聯。乘夜間偷貼在縣衙門口。橫匾是民之父母。四個字對聯上邊是當在宋也。此之謂下邊是如有王者。烏在其這王。縣官次日看了這對聯。並不生氣。公然提起筆來。在上聯添一句宋不足徵也。下聯添一句王庶幾改乎。梁山縣的人看了。倒歡喜以爲這種諷諫見了效。以後不至再和前一般貪婪無厭了。誰知他口裏說改。那裏改得了。比前益發貪婪的厲害了。胡家的人到縣衙裏進了狀紙。同時郭家也打發人來進水了。不過這種人命案子不是當要的。郭家雖進了水。王縣官不能就此將胡家的狀詞批駁。祇得定期下鄉相驗。郭泰生因胡家將胡寡婦的屍扛到了他家。反告胡家借。

屍詐索並親自到縣裏上上下下都打點了一番下鄉相驗的人上自王縣官下至皂隸忤作都得了郭家的好處自然一個個胸有成竹這樣的慘案很容易驚動人住居在馬頭嘴的人不待說大家想看相驗的結果就是附近三二十里以內的人見說縣官就來相驗也都扶老攜幼的趕到屍場看熱鬧在一處廣場上搭蓋了一所蘆蓆屍棚陳設了公案王縣官堂皇高坐在公案上照例由忤作一面在屍身從頭至脚的相驗一面唱報有傷無傷及傷處的情形這忤作既受了郭家的賄便祇報胡寡婦僅有頸項上的繩索痕生前和郭二相打時所受的幾處顯明傷都媽媽糊糊驗過去不報胡慶魁是個會武藝的人那有認不出傷痕的道理呢他回家聽得胡寡婦自盡了就将胡寡婦身上的傷痕驗了一遍雖不在與命之處然某處是拳打傷的某處是腳踢傷的並手脚被繩索捆傷了的痕跡都是一望便能知道忤作既不唱報胡慶魁在旁那裏忍耐得住呢當即高聲向忤作喝道驗仔細啊死者肩窩裏青腫這們大一塊不是生前被郭二拳頭打傷的嗎左肘下紫了這們大一塊還破了一層油皮的不是生前被郭二鞋尖踢傷的嗎忤作想不到有他是這般喊出來倒吃了一驚翻起兩眼望

着胡慶魁一時反不好怎生擺佈兩旁看鬧熱的都有一些不服的神氣祇因一則多是事不關己二則多存心畏懼縣官不敢說出甚麼來這幾句話却把縣官喊得冒火起來了連忙擊起戒尺在公案桌上猛然一拍接着厲聲叱道這個多嘴的是誰給本縣拿下來王縣官叱聲纔歇就有四五個站班的衙差山崩也似的答應了一聲卽飢鷹撲虎一般的搶過來拿胡慶魁胡慶魁毫不畏懼不待衙差近身早已挺身出來說道要拿甚麼我又不跑到那裏去一邊說一邊走到了公案前頭王縣官又拍了一戒尺喝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姓甚麼這是甚麼所在有你有你多嘴的份兒胡慶魁從容答道小民胡慶魁祖居在這馬頭嘴並不是從別處來的在這裏相驗的死屍便是小民的弟媳婦忤作相驗隱傷不報小民不能不說王縣官聽了接連將戒尺拍得震天價響口裏叱道放屁你好大的狗胆死者有甚麼傷你敢亂說忤作隱傷不報你這東西竟敢在本縣面前大肆咆哮可知你是一個不安分的惡棍拿下去替我重打四五個衙役原已包圍在胡慶魁左右至此齊向胡慶魁喝道你這東西見大老爺還不跪下一面叱喝一面伸手來拿胡慶魁登時怒不可遏圓睜兩眼望着衙役叱道誰敢動手衙役

經這一聲叱咤，都不由得嚇退了。幾步胡慶魁還勉強忍耐着，不敢對縣官無禮。祇說道：「死者現在這裏，大老爺特地下鄉相驗，不能聽憑忤作朦報。」王縣官既受了郭家的賄賂，下鄉相驗，不過是掩人耳目的舉動。明知胡家都是窮苦小戶，沒有甚麼大來頭，不開罪郭家多少，總可得些好處。不料有胡慶魁這般硬項，當下又羞又忿，祇急得連叫反了。反了郭泰生在旁看了，便趁這時候到公堂前跪下，說道：「稟公祖，這胡慶魁是馬頭嘴地方著名的惡痞。這番移屍栽誣的舉動，也就是由他一個人主使的。此人不但商民家不得安靜，就是馬頭嘴地方也不得安靜。千萬求公祖作主，將他帶回衙門治他。移屍誣告的罪，王縣官正在切齒痛恨。胡慶魁加以郭泰生這番言語，隨卽喝教左右把胡慶魁捆起來。胡慶魁此時還祇二十多歲，少年人心高氣傲，那裏肯束手不動。給衙役綑綁，一時因郭泰生幾句話說得火冒起來，祇三拳兩腳，就將上前來捉他的衙役打得紛紛跌倒。郭泰生巴不得胡慶魁當着縣官將衙役打倒，好證實胡慶魁的兇橫不法。又上前向王縣官說道：「這種胆大的叛逆，當着公祖的面，尚敢如此目無王法，目無官府。公祖若不將他按法重辦，商民死無葬身之地了。」王縣官見胡慶

魁打倒衙役原已氣得胸脯都要破了。不過王縣官是個很機靈很狡猾的人。自己祇帶了二十來人下鄉。明知胡家在馬頭嘴是聚族而居的。親眼看見胡慶魁勇猛兇悍。異常四五個壯健衙役不待胡慶魁幾下拳脚就打得東倒西跌。若再打下去。自己不怕吃眼前虧嗎。因此心裏躊躇打算。忍住一時之氣。回衙再辦。不愁胡慶魁逃到那裏去。誰知郭泰生這般頂上來爲要顧全自己之威嚴體面。何能聽憑胡慶魁將衙役打倒。並不發作呢。慌忙立起身來。正待指揮帶來的一千人等將胡慶魁拿住。胡慶魁已搶到公案前面。一手拉住王縣官。一手提起郭泰生。高聲說道：「我們大家親眼來驗傷。如果是死者身上沒有傷我胡家閤族的人。甘受反坐誣告之罪。」胡慶魁的力大無窮。五指和鋼鉗一樣。雖不會着意用力。然在氣忿的時候。不自覺的手重。王縣官也是一個讀書人。那裏受得了他這一拉。郭泰生也被提得痛不可當。二人同時哎喲哎喲的叫痛。跟着王縣官的衙役見自己上官如此受辱。都不待王縣官開口。卽一擁上前來解救。郭大也帶了幾個粗人在場。照料至此。自然不能袖手旁觀。也擁上前來。胡慶魁見圍上了。這們多少人。知道勒令王縣官親眼驗屍的事。辦不到了。剛纔把兩手鬆了。

祇聽得王縣官跑過一邊揚着雙手大聲喊道你們誰能將胡慶魁拿住的本縣賞錢五十串當場格斃胡慶魁的本縣賞錢三十串王縣官這賞格一出衆衙役聽了尙不十分踴躍惟有郭泰生父子痛恨胡慶魁到了極處郭泰生也高聲喊道你們聽得麼縣大老爺已懸了五十串錢的賞我於今再加賞五十串誰人拿住了胡慶魁這叛逆就到我郭家先領賞五十串常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場除了姓胡的都想得這一筆賞號以爲胡慶魁就有登天的本領也敵不過幾十個要捉拿他想不到胡慶魁也對着他同族的人喊道我們姓胡的今日太受人欺負了你們有膽量的跟我動手打死這狗官膽小的各自趕緊去別處逃命我胡慶魁甯死在這裏決不給狗官拿去他這幾句話也激動了不少姓胡的壯丁於是兩方居然對打起來胡慶魁祇兩步就躡到王縣官跟前一手舉起來往地下一攢恰好地下有一塊三角石頭王縣官的頭顱正碰在石角上碰了一個茶杯大小的窟窿鮮血腦漿同時迸出胡慶魁又對準他腰眼補上一脚登時完結了性命胡慶魁揮着胳膊說道一不做二不休狗官已經打死胡寡婦的冤也沒處伸了那兩個狠心狗肺的郭家父子也饒他不得郭泰生親眼

看。見。王。縣。官。剎。時。死。於。非。命。安。得。不。怕。輪。到。他。自。己。頭。上。來。一。抹。頭。就。想。逃。跑。胡。慶。魁。怎。肯。放。過。追。上。去。揪。住。辮。髮。祇。向。懷。中。一。拉。郭。泰。生。便。已。立。脚。不。牢。仰。天。倒。地。跟。在。胡。慶。魁。背。後。的。同。族。有。手。中。提。了。扁。擔。的。就。迎。着。郭。泰。生。的。頭。一。扁。擔。劈。下。上。了。年。紀。的。人。如。何。受。得。起。也。登。時。一。命。嗚。呼。魂。靈。兒。追。上。王。縣。官。一。路。走。了。要。知。這。場。大。禍。如。何。收。場。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憐閨女洞房逐妖叟 救巧人客店驚土豪

話。說。王。縣。官。和。郭。泰。生。都。給。胡。慶。魁。一。筆。子。摔。死。打。死。餘。下。的。人。雖。多。有。誰。肯。白。送。性命。呢。一。半。跟。着。郭。大。逃。跑。一。半。逃。回。城。裏。祇。剩。下。姓。胡。的。族。人。與。無。關。係。的。看。熱鬧。人。胡。慶。魁。對。這。些。人。說。道。今。日。的。禍。雖。是。由。我。一。個。人。撞。下。來。的。然。這。禍。撞。得。太。大。了。不。但。我。和。同。族。的。人。都。犯。了。殺。身。之。罪。就。是。同。住。在。這。馬。頭。嘴。地。方。的。除。了。他。郭。家。而。外。沒。一。個。能。脫。了。干。係。我。們。不。趕。緊。逃。往。他。方。是。沒。有。生。路。的。你。們。要。回。家。檢。點。細。軟。的。趁。早。去。檢。點。總。之。不。待。明。日。天。曉。我。們。得。遠。離。這。村。子。據。我。想。出。了。這。種。大。案。子。那。些。衙。役。逃。回。去。一。報。告。剿。洗。這。村。子。的。兵。不。待。後。天。必。到。胡。慶。魁。如。此。一。說。那。些。人。纔。知。

道大禍臨頭不走固然不了但是十有八九是馬頭嘴的土著一時要捨棄一切逃往他方不用說田產房屋不能帶走不捨得委棄就是銀錢衣服因爲各自要逃性命也不能攜帶多少便是逃到了他鄉大家都赤手空拳的又如何生活呢衆人思量到這一層不知不覺的都放聲痛哭起來了胡慶魁祇急得躲腳說道你們是這般痛哭有甚麼用處呢難道你們是這般一哭官府就可憐你們不來追究這殺官的案子了麼我胡慶魁原不難獨自高飛遠走不顧你們的死活不過因這殺官報仇的大亂子是我一個人撞下來的我走了仍不免要拖累你們我的良心上有些不忍我想天無絕人之路我們就是逃到他鄉不見得便凍餓死了明知道死在臨頭誰肯坐在這裏等着呢你們若有靠背山自料不逃沒有妨礙儘管回家去坐着無須跟我逃跑情願跟我逃跑的就趕快回家收拾可帶的細軟儘今夜子時到此地集合動身過了子時不來我可對不起要少陪了這夜子時果然全村的老少男女除了郭家的人而外也有二三百口人都集合在一處由胡慶魁出主意分做幾路逃走胡慶魁率領了一隊有六七十人更名變姓的從梁山逃出來向湖北進發幸喜背後沒有追兵追趕有許多

同逃的沿路遇着親戚朋友就停下來不走了的也有不情願遠離故土出梁山縣境數十里卽住下來自謀生活者惟有胡慶魁和平日合夥做私鹽生意的幾個人自知是殺官案的要犯不敢在四川境內停留這日走一座高山底下經過胡慶魁耳裏忽隱隱聽得有人在山上呼他的姓名他聽了大吃一驚暗想我胡慶魁這個名字外邊知道的人並不多而且此番已把真姓名改變了一路從梁山逃來也沒遇着認識我的人這一帶更沒有我的朋友如何會有人在山上呼我呢莫不是追捕我們的人見我們形跡可疑却又沒有人認得不敢冒昧動手且這們喊幾聲試試看我不要上他的當不可理會他心裏這般想着便不開口答應仍不停留的走着接連又聽得胡慶魁胡慶魁喊個不住同行的夥伴也聽得了都向胡慶魁說道這山上不是有人喊你嗎胡慶魁聽那喊的聲音很蒼老并透着些悲哀的音調不像是認識的人胡亂喊的便對同伴的說道我此地沒有熟人大約是有和我同名同姓的我出梁山的時候就改了姓名叫張德和這裏是喊胡慶魁理他做甚麼快點兒去罷同伴的也都存心畏懼見胡慶魁這們說自然不敢理會纔走了幾步又聽得山上喊道改姓名張德和

的胡慶魁快上山來救我一救我決不虧負你聽那聲音更加悲慘淒涼胡慶魁覺得十分驚訝這樣一來再也不能不作理會了便對同伴的說道這事奇怪極了知道我的真姓名又知道我改變的姓名叫我去救他上救我一救我顧不得吉凶禍福祇得上山去瞧瞧你們可在山下等我若果是落了人家的圈套也是我命裏該死無可逃避你們各去逃生便了如沒有凶險一會兒卽下山來說着撇下同伴獨自上山這山足有十來里高下並是巉巖陡壁不易行走虧得胡慶魁是山洞裏生長的人從小就擅長爬山越嶺一面爬山一面抬頭向山上探看那裏看見一個人影呢好容易爬到了山頂向四處一望還是不見一個人不由得提高聲音問道是誰叫喚胡慶魁如何又藏着不出來呢問畢就聽得有人聲答道我在這裏胡慶魁就是你麼快過來胡慶魁聽得聲音彷彿離身不遠祇是看左右前後依然不見有人胡慶魁心裏詫異道難道真個青天白日遇見鬼了嗎怎麼明明聽得人聲和我對答却祇不見他的形跡呢不由得心中心急躁起來說道我是不是胡慶魁你既不認識又這們巴巴的將我叫上來做甚麼你究竟人是鬼這般藏頭露尾的是何用意胡慶魁話未說了就聽得歎氣的

聲音說道：「我不在這裏嗎？如何是藏頭露尾？你再不過來，真要把我急死了。」胡慶魁這回纔聽出說話的方向來，原來說話的聲音從離身數丈遠近的一大堆茅草裏面劉恪聽說到這裏，不禁截住話頭，笑道：「照這樣說來，胡慶魁所遇的大約和我今年三月三日所遇的一般了。」鄭五搖頭道：「不是，不是你聽我說下去，不要打岔。」胡慶魁既聽得那聲音從茅草中出來，立時走過去撥開茅草一看，又嚇了一跳，祇見茅草裏面有光另另的一顆人頭，頸項截斷之處，並沒有絲毫血跡，面目雖不生動，然也沒有死相。項下的頭髮花白，縮一個道裝的髮髻。胡慶魁本來胆大，當下便彎腰用手將人頭捧起來，正待對人頭問說話的就是你麼？祇是還沒開口，這人頭上的口已動起來，發出很微弱的聲音，說道：「胡慶魁，啊！我等候你三晝夜了。你今日見了我的面，還不快救我嗎？」胡慶魁儘管膽量大，到這時總不能不有些驚懼，祇嚇得仍將人頭放入草中，說道：「你到底還是妖，是怪，怎麼光另另的一顆頭在這裏？你身軀手脚到那裏去了呢？」這人頭說道：「我就是爲身軀手脚被仇人分散了，須等你來方可救我。我一不是妖，二不是怪，確實是和一般無二的人。我已經等過了三日三夜，不能再遲了。你趕緊救好了。」

我再和你談話。胡慶魁道：我如何能救你？我又不會法術，並且沒有會法術的朋友。這人頭道：我知道你不會法術，你肯救我，我自方法說給你聽。胡慶魁道：我爲人生性歡喜救困，豈有見死不救之理？你快說罷。這人頭道：我的身軀在這山的東邊山洞裏，左手左腳在西邊岩石底下，右手右腳在牛山一株老松樹枝上懸掛着，請你就去搬運到這裏來，再弄一杯清水來，我便可以還魂復活了。胡慶魁心裏雖不明白，怎麼一回事，但他年輕好事，這事又非常的奇怪，自當很高興的答應了。卽如言去各處尋找，果然身軀手脚一尋，便着肩的，肩夾的，夾祇一會兒，便連同清水都運到了茅草跟前。人頭說道：你替我按部位擺起來，你自己用左手端了這杯水，右手用中指在水中畫。這們幾畫口中如此這般的念誦幾遍，當時就要接骨生肌的法術傳給了胡慶魁。胡慶魁依着所傳授的，做了人頭道：你這下可用口含了這法水，在我遍身一噴。胡慶魁纔將水噴畢，這人已手脚能動轉，眼就坐了起來，笑向胡慶魁道：我身上的衣服也被我那仇人剝去了，是這般一絲不掛的，不但太難看，并且褻瀆天地，你身上的衣服一件下來，暫借一用。胡慶魁遂脫了一件衣交給這人，祇見這人從地下拾了三四點小

石子也用右手中指在石上畫了幾畫口中念念有詞就一塊平地將石子放下用胡慶魁的衣覆着不到一刻工夫忽見衣下彷彿有甚麼東西掀動越動越高起來這人指着衣笑道咦來了來了隨手將覆着的衣一揭便現出一個包袱來這人動手把包袱解開裏面衣服鞋襪連冠帶都有了這人欣然裝束儼然成了一個風神瀟灑的道者就坐下來說道我與你有師弟之緣你暫時不用另往別處就跟我走如何胡慶魁是一個想在江湖上當好漢的人加以犯了殺人的大案正愁無處奔逃遇了這種機會豈有不情願之理聽了這人的話立時跪下去叩頭道師傅肯收我做徒弟我情願一生伺候師傅不另往別處請問師傅的道號甚麼仙鄉何處師傅既有這們高妙的道法甚麼仇人能將師傅的身體如此四分五裂這人扶起胡慶魁說道我是湖南寶慶人毛義成十幾歲就上茅山學法在茅山住了一十二年祖師纔打發我下山歸途中在湖北聽得有人傳說宜昌有一家姓劉的家資巨富人稱他爲劉百萬劉百萬有個女兒年已二十四歲了不曾聘人因爲那劉小姐不但文武全才並從一個遊方的老尼姑學了許多很玄妙的法術深通修煉的訣竅立志不肯嫁人要從老尼姑出家

修道無奈他父親劉百萬生性固執非勒逼着他嫁人不可劉小姐不忍逆抗父命又不捨得污穢自己清白的身體想來想去想出一個兩全的法子來對他父親道不是女兒不肯嫁人實因婚姻是終身大事若胡亂配合必致終身苦惱果有合得女兒心意的男子女兒便願嫁給他劉百萬問他要甚樣的男子始合心意他說須女兒親身試驗方好定奪劉百萬道女孩兒家怎好親身試驗郎婿這消息傳揚出去了不是見笑於人嗎劉小姐說不妨古來閨閣名媛親身擇婿的極多女兒不是尋常的女子也不要尋常的男子纔好配成夫婦劉百萬道你打算如何試驗呢難道也和開科取士的一樣由你出題目教人做文章來應試嗎劉小姐道沒有那們麻煩我在一間小小的房子裏走動誰能追上來抱得着我的我就嫁給他不論年齡老少和家資貧富劉百萬祇得依從他對這話揚傳出去於我不曾娶妻的男子多想做劉百萬的女婿一個一個的追着劉小姐要抱但是分明看見劉小姐立在眼前猛力抱去不僅抱了個空額頭反碰在牆壁上祇碰得兩眼火光四迸沒有一個不是碰得頭青臉腫的出來自歎沒有這福命也有些會武藝和懂法術的人前去惟因敵不過劉小姐的法術高

妙一般的追抱不着我那時並沒有娶妻的念頭祇因聞得劉小姐法術高妙的聲名我初從茅山下來十二年中所學的法術一次也沒試過想借着劉小姐試試我的手段遂不回寶慶從湖北雇船到宜昌誰知等我到宜昌時就聽得宜昌的人紛紛傳說劉小姐已被一個姓江名湘浦的抱住了即日便得和江湘浦成親可惜一個好人材好本領的小姐却嫁給這們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我原來不存娶妻之念聽了却不懊悔來遲不過聽說江湘浦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縱然法術高强劉小姐敵他不過然逆料劉小姐心裏必是不情願嫁給他的我既到了宜昌何不去看看這江湘浦畢竟是怎麼樣一個人物成親時劉小姐待他是何景象主意已定當即去劉家探一探道路準備夜間好去探洞房到得劉家門首祇見從裏至外懸燈結綵花綠綠的好不熱鬧進裏面去賀喜的地方人已不少我因為不知道洞房在那裏便也裝做賀喜的走了進去此時劉百萬和幾個親戚正陪着江湘浦在書房裏談話在劉百萬的心裏也覺得這女婿年紀太老與自己女兒不相稱無如自己女兒有言在先不論年紀老少和家貧富此時不能說翻悔的話祇有心裏埋怨自己女兒不應該是這般擇

堵我到書房窗外偷看江湘浦的形勢。身材雖也生得甚是魁偉。但是滿臉陰邪之氣。兩眼紅筋密佈彷彿一對紅燈。我一見就知道是個鍊陰魂法的邪教。講究採補的暗想。劉小姐既得異人的傳授深通修鍊之道。爲甚麼情願和這種邪魔成親呢。豈不是自尋煩惱。難道劉小姐的法術果然敵不過這江湘浦。既被他抱住非與他成親。便無法推辭麼。若真是如此。這位劉小姐就從此斷送了。當時我仍退了出來。在外等到初更時分。便用遁法遁進了新房。祇見劉小姐低頭坐在床沿上面。現出十分憂愁的樣子。江湘浦坐在床前椅上。和幾個照例鬧新房的賀客談笑不一會。賀客都退去了。我隱身在床頂上。江湘浦和劉小姐都不覺得我就料定江湘浦的本領有限。不是鍊陰魂法的高手。因爲陰魂法鍊成了功的人。休說有人到了跟前。無不知道。那怕在十里以外有人暗算他就得了陰魂的報告。好好的防備了。那些賀客去後。祇見江湘浦順手將房門關上。回身對着劉小姐一揖道。我看小姐憂形於色。想必是嫌我年紀太大。不堪匹配。既是如此。小姐當初又何必說不論年齡老少的話呢。卽見劉小姐起身回了一福。說道。我何嘗憂形於色。不過我有幾句話須對你說。請你坐下來。江湘浦就

原。位。坐。了。劉。小。姐。也。坐。下。說。道。我。在。學。法。的。時。候。原。已。立。誓。不。嫁。人。的。無。奈。家。父。不。知。好。道。以。爲。男。必。須。婚。女。必。須。嫁。反。此。便。是。不。祥。三。番。五。次。的。逼。迫。我。字。人。我。因。他。老。人。家。已。到。將。盡。之。年。不。忍。過。於。拂。逆。他。的。意。思。祇。好。權。且。答。應。其。所。以。用。這。親。身。試。驗。的。法。子。爲。的。是。果。能。抱。得。住。我。的。人。必。是。會。經。修。鍊。而。法。術。在。我。之。上。的。我。想。既。是。修。鍊。有。道。術。的。人。求。道。之。心。必。不。亞。於。我。我。與。他。名。義。上。做。夫。妻。實。際。互。做。修。持。的。伴。侶。豈。不。是。一。舉。兩。得。既。是。祇。做。修。持。的。伴。侶。年。紀。老。少。自。然。可。以。不。拘。了。於。今。你。的。道。術。在。我。之。上。固。然。可。以。幫。助。我。修。持。但。是。我。也。有。許。多。可。以。幫。助。你。的。地。方。我。本。來。已。經。有。三。四。年。不。曾。放。下。身。軀。睡。覺。每。夜。總。是。打。坐。到。天。明。現。在。一。張。床。上。坐。兩。個。人。也。還。坐。得。下。不。知。你。的。意。下。何。如。江。湘。浦。接。着。打。了。一。個。哈。哈。笑。道。修。道。自。修。道。夫。妻。自。夫。妻。我。們。實。際。做。了。夫。妻。也。還。是。可。以。修。道。的。何。必。這。們。拘。執。劉。小。姐。一。聽。這。無。禮。的。話。不。由。得。芳。心。冒。火。粉。臉。生。暈。托。地。立。起。身。來。指。着。江。湘。浦。罵。道。你。原。來。是。這。般。一。個。無。賴。的。人。嗎。想。我。小。姐。認。真。嫁。你。是。做。夢。一。邊。罵。一。邊。向。房。門。口。走。去。江。湘。浦。已。伸。手。將。他。拉。住。說。道。我。到。你。家。做。女。婿。天。地。祖。先。都。已。拜。過。了。還。由。得。你。說。不。嫁。嗎。我。不。爲。想。娶。

你做老婆也不巴巴的從河南跑到這裏來了。劉小姐雖會武藝，但也不是江湘浦的對手。被江湘浦拉得急了，便說道：「或甯肯即時撞死在你跟前，決不肯嫁你。」江湘浦一把摟抱着，說道：「要死也沒有這般容易。今夜陪我睡一夜，明日你要死，儘管去死。我聽了江湘浦這話，知道這陰毒東西不懷好意，看劉小姐這時求死不得，欲脫不能，十分可憐的樣子，忍不住落地露出本相來，喝道：「江湘浦，休得無禮。婚姻大事，豈能強人。相從江湘浦，想不到旁中還有一個我，祇驚得將手一鬆，回身問我是甚麼人。我報了姓名，說道：「劉小姐和你兩人所說的話，我都聽見了。你也是修道的人，自己前程要緊。劉小姐立誓不嫁在我們同道的，應該成全他功行，纔是道理。你爲甚麼反仗着自己法術，欺負他江湘浦？冷笑了一聲，道：「你何以見得我是欺負他？我們夫妻關了門，在房裏說話，要你屨出來管甚麼閒事？我與你素昧平生，你究是他劉家甚麼人？請你出去，不要管我們夫妻閨房裏的事。我知道江湘浦弄錯了，以爲我是劉家的至親，躲在新房裏想偷聽他們夫妻成親的，隨口答道：「我與劉家一不是親，二不是鄰，是特地從茅山來救劉小姐的。你若真個破壞了劉小姐的貞操，天也不能容你。我勸你打銷這個沒

天良念頭罷。江湘浦一聽我這們說。登時惡狠狠的向我啐了一口道。你敢管老子的。事麼。你從茅山來想必也是仗着會點兒毛法。說時將左手中指向我一彈。就覺一道冷氣從他中指顛直射到我身上。他這道冷氣能使沸騰騰的滾水立刻成冰。無論如何強壯不怕冷的漢子。這冷氣一沾身就得凍僵全身。血脈凝滯。他抱住劉小姐。便是用的這種法術。使劉小姐不能轉動。不過在我身上是白費氣力。他見我神色自若。祇當沒有這回事。氣得兩手向空中亂畫。隨即起了一陣陰風。刮得房中的床桌櫥椅都跳動起來。向我站立的地方打下。我說江湘浦算了罷。不要在孔夫子面前賣百家姓。了你這套把戲。祇可以玩給小孩子看。我立着不動。看你能驅使這些東西打得着我麼。江湘浦再看這些床桌櫥椅都還了原處。也不跳動了。知道弄我不過氣忿忿的從窗眼裏逃跑了。我也待追趕上去。劉小姐已向我行禮稱謝道。救命恩人請留下真姓名住處。再走日後好圖報答。我說毛義成就是我的真姓名報答的話不用提了。那時因房中沒有旁人。我不便久留。也從窗眼裏追出來。再找江湘浦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就因這次與江湘浦結下了仇恨。那知他到四川又拜了高人爲師。一心修練。並結

識了許多劍客專一找我尋仇。這回他知道我在這山裏採藥邀齊了幫手特來與我爲難。也是我命裏合該有這一道難關。當從茅山辭別祖師的時候。祖師就吩咐過了。教我在肢體被人解開了的時候。祇須高聲喊胡慶魁。自然有人來救。並吩咐了收徒弟也。須在見了胡慶魁以後。我當時不知道胡慶魁是誰。以爲必是法術很高的人。你既就是胡慶魁。照祖師吩咐的話看來。可知你和我應有師徒之分。胡慶魁聽毛義成說完了這篇話。心裏自是欣喜於無意中得了這們一個好師傅。祇是想起同逃的夥伴。還約了在山下等候。不能就此撇下。不顧卽對毛義成說明。帶着若干人從梁山逃走出來的緣故。毛義成道。既還有同伴的在山下等着。我和你一同下山去便了。於是師徒兩人一同下山尋找。那幾個夥伴。但是那幾個人。因等了許久不見胡慶魁下來。也上山分頭尋找。了一陣沒有找着。以爲胡慶魁遇了危險。都不敢停留。各自往別處謀生去了。胡慶魁尋不着他們。祇好一心一意的跟着毛義成。做徒弟。毛義成將自己所會的法術完全傳給了胡慶魁。胡慶魁仗着這一身硬軟兼全的功夫。行走江湖。扶危救困的事。也不知做過了多少。然始終因畏懼梁山縣殺官一案。到處不敢露出真

姓名他這回到襄陽府來就是爲聞得我父親母親都隱居在襄陽府境內想來見一面不料我父親的面不曾見着倒爲一樁絕不與他相干的事祇因一念不平鬧出人命來被下在監牢裏劉恪聽到鬧出人命來的話卽截住問道人命案不就是西城外殺死夫妻兩口的那樁案子麼鄭五點了點頭說道正是那樁案你怎麼知道的劉恪道我並不知道詳細不過聽得下人閒談家父曾親去相驗過一遭鄭五道這案祇怪胡慶魁自己太性急了些不應該把那夫妻兩口都殺死以致自己不能脫身他到襄陽來就住在西城外一家小飯店裏纔住了兩日湊巧這日那家飯店裏因屋瓦有些破漏了雇了一個泥水匠前來修理泥水匠在屋上不提防屋樑被蟲蛀空了承受一個人不起忽然嘩喳一聲斷下來泥水匠也跟着倒栽落地頭頂撞在牆石角上撞成了一個大窟窿鮮血腦漿都迸出來了并且頸項被撞得縮進肩窩裏去登時就斷了氣了飯店裏老闆見出了這種亂子雖非有意陷害泥水匠然泥水匠是爲替他修理房屋跌死在他家裏卽不算遭了人命多少總免不了拖累當下祇急得哭起來要盡人事也祇得到城裏找有名的法師和有名的傷科醫生來救治請來的法師醫生將

泥。水。匠。望。了。一。眼。都。生。氣。向。老。闖。罵。道。你。不。是。瞎。了。眼。的。像。這。樣。已。經。斷。了。氣。的。死。人。除。了。神。仙。有。誰。能。救。得。活。請。我。來。做。甚。麼。罵。得。那。老。闖。啞。口。無。言。胡。慶。魁。既。已。改。姓。更。名。不。想。給。人。知。道。自。然。不。願。意。輕。易。露。出。本。領。來。使。人。猜。疑。所。以。他。親。眼。看。見。泥。水。匠。跌。成。了。這。個。樣。子。不。肯。說。他。能。救。治。的。話。聽。憑。那。老。闖。去。請。法。師。請。醫。生。及。至。聽。了。那。些。法。師。和。醫。生。罵。老。闖。的。話。他。心。想。我。再。不。出。頭。救。治。眼。見。得。這。泥。水。匠。是。沒。命。的。了。見。死。不。救。我。還。是。一。個。人。嗎。有。此。一。想。就。忍。不。住。向。那。法。師。和。醫。生。說。道。這。却。不。能。怪。老。闖。不。應。該。把。你。們。請。來。你。們。做。法。師。做。醫。生。原。是。替。人。治。傷。救。命。的。若。沒。有。傷。不。會。斷。氣。要。請。你。們。法。師。來。做。甚。麼。呢。你。們。不。怨。自。己。的。本。領。不。濟。倒。怪。泥。水。匠。不。該。斷。了。氣。老。闖。不。該。請。你。們。來。豈。不。是。笑。話。法。師。醫。生。聽。了。胡。慶。魁。的。話。自。然。不。服。其。中。有。一。個。鼻。孔。裏。哼。了。一。聲。道。若。斷。了。氣。的。也。可。以。救。活。那。麼。世。界。上。的。人。都。不。會。死。了。倒。是。飯。店。裏。老。闖。聰。明。一。聽。就。料。到。胡。慶。魁。必。有。了。不。得。的。本。領。纔。敢。說。這。大。話。來。連。忙。對。胡。慶。魁。作。揖。求。治。胡。慶。魁。點。頭。應。允。了。對。那。法。師。說。道。據。我。看。這。泥。水。匠。所。受。的。傷。雖。很。厲。害。但。還。有。幾。層。可。救。的。徵。候。不。可。誤。送。了。他。的。性。命。你。等。仔。細。看。這。不。是。斷。了。氣。

是把氣悶住了。如經過十二個時辰不治，那就真個要斷氣了。你是在這裏掛法師招牌的人。我是路過此地的，既請你到了場，應該先由你儘力施救。不然人家要罵我是強賓壓主。那法師見胡慶魁這們說，祇得又到泥水匠跟前仔細診察了一會，搖頭道：說的好風涼話，有誰能救得活我給誰叩三個頭拜他爲師。胡慶魁笑道：你雖願意叩三個頭拜他爲師，但不知能救活的人願不願收你做徒弟。說着叫老闆取一杯清水來，親自動手將泥水匠的身體搬放平，正在泥水匠頭頂前坐下來，雙手挽住泥水匠的辮髮，兩腳抵住肩窩，用力一拉，將縮進去的頸項拉出來了。然後起身，接了清水畫符念咒，含在口中，對泥水匠噴了一陣。這碗法水毛義成已斷了。三日三夜的肢體，尙且能接連起來。這泥水匠不過受了傷，安有救不活的道理。法水噴下去不到半刻工夫，泥水匠已手脚能動，兩眼能張開，看人了。他是這們救了一個泥水匠的命，不打緊，却把當時立在旁邊看的人一個個佩服得五體投地。那法師真個跪在地下叩頭，要求他收做徒弟。他那裏肯答應呢？那法師知道不能強求，也就罷了。祇是離這飯店不遠，有一家姓羅的富豪，聽說有這們一回事，心裏不相信，跑到飯店裏來看當面問了。

那泥水匠一陣便要見胡慶魁。胡慶魁不能不見講到這個姓羅的也不是一個尋常的庸碌人。名字叫羅金亮。因爲他祖父和父親都是做大官的家裏有的是錢。羅金亮從小就不大歡喜讀書。專喜騎馬射箭。和一般三教九流的人來往也延過幾個負盛名的武教師在家練習武藝。雖沒練成了不得的本領。然尋常十來個漢子也制他不下。就祇性情暴躁。又仗着家裏有錢有勢。簡直是地不怕。天不怕。不過還沒有那些土豪惡霸的奸淫舉動。羅金亮想學法術的心思本來已存了多久。無如找不着。真有高妙法術的師傅。這番既聽得有胡慶魁這般一個人物就在眼前。他怎肯轉易放過呢。當下見着胡慶魁。略問了姓名。來歷。胡慶魁隨口亂說了一遍。羅金亮也不疑心。是假卽一躬到地。說道。舍間就在隔壁。我特地來恭迎老師傅到舍間去住。幾日我還有許多話要和老師傅商量。胡慶魁初時不肯。後來見羅金亮說得十分殷勤。并且看羅金亮生得儀表偉岸。言談豪爽。舉動也看得出是個會武藝的人。認做是個喜結交的豪傑之士。也就不好意思再拒絕不去。遂跟着到羅家來。羅金亮此時也有四十歲了。家裏有六個姨太太。却沒有一個生育過一男半女。他的父母早死了。祇有個胞叔在北。

京當御史他正室秦氏是一位總督的小姐性情和丈夫一般暴躁羅金亮有時都畏懼他不敢和他較量胡慶魁一到羅家羅金亮殷勤款待無微不至並不提起要商量的甚麼話胡慶魁初到不好追問住了兩三日忍不住作辭要走羅金亮極力的挽留道我要和老師商量的話還不會開口無論如何也斷不能就放老師傅走了胡慶魁道你有甚麼事商量何妨就請說出來呢羅金亮笑道還早且求老師傅寬住些時再說不遲胡慶魁料想羅金亮是這般殷勤挽留必有非常重大的事也就祇得再住下來羅金亮每日盛筵款待并且從大早起來就親自陪着談話直到夜深纔回房歇宿不知羅金亮究有何事要和胡慶魁商量須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聽殘忍話傳法留神 動惻隱心移金濟困

話說胡慶魁是從小練武藝的人又身犯重案無論在甚麼地方睡覺都異常警醒就是很小的聲息一入他的耳孔他就立時醒了他自到羅家居住每夜睡夢中總被一陣哭聲驚醒轉來仔細聽時知道是上房裏打得女子啼哭不過哭聲並不高大也聽不出用東西扑打的聲音初聽兩夜却不在意以爲人家內室的事作客的用不着

管這些間帳。及至每夜聽得聲音。且極悽惻可憐。他倒有些忍耐不住了。次日乘羅金亮不在眼前的時候。向羅家當差的問道。你們上房裏每夜似乎有打得女子哭的聲音。究竟是誰打的。誰哭當差的笑道。你老不知道嗎。我家太太姨太太。每人都有一個丫頭。沒有一個丫頭不是頑皮的一夜不打。就皮膚作癢。挨打差不多。是他們一定的功課。太太姨太太打慣了一夜不打他們一頓也好。像有些難過。便是我們老爺也生性歡喜看太太姨太太打丫頭。這夜我老爺在那個姨太太房裏歇宿。那個房裏的丫頭就得挨大半夜的打。這是照例的事。我們的耳裏聽慣了一點兒不覺得希奇。胡慶魁聽了這話。心裏好不難過。暗想。丫鬟不聽指教。未嘗全不可打。但是打了還不改變。儘好或嫁或賣。打發他出去。何必留在跟前。是這般淘氣。他心裏雖這們想。口裏却不。好對那當差的說出來。這夜睡剛不久。又被照例的哭聲驚醒了。胡慶魁心想。未必個個丫頭頑皮到這樣。我何不偷進上房去瞧瞧。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隨即下床。整了整衣服。也不開房門。就從窗眼裏飛上房簷。穿房越脊的到了上房。聽哭聲所在的那間房裏。燈光輝亮。照得窗紗透明。胡慶魁看窗外沒有人影。便下地走近窗前。聚着眼。

光向房裏窺探不窺探倒也罷了。這一看險些兒把胡慶魁氣得要破窗而入。一刀將那個比蛇蝎還毒的姨太太劈殺。原來看見房中有一張烟榻榻上擺着一副鴉片烟器具。羅金亮正橫躺着燒烟。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丫頭面朝烟榻跪着頭上翻頂着一把很大的紫檀靠椅的四脚朝天。上面放一個白銅面盆盆裏滿貯清水。那丫頭雙手扶住椅靠背兢兢業業的低聲哭着求饒。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婦蓬鬆着滿腦頭髮手拈着一枝燒鴉片烟的鐵籤就烟燈上燒紅。隨手向那丫頭身上戳去。丫頭痛極了。略略閃避。面盆裏的水便蕩了出來。就聽得罵道。老娘戳你一下。你還敢躲閃嗎。你又把老娘的水蕩出來了。你若不舐得乾乾淨淨。老娘今夜饒了你。就不算是個人。接連厲聲叱了幾句。舐呢舐呢。這丫頭兢兢業業的將頭上靠椅取下來。但是無論如何仔細。靠椅上面放的那盆水因已滿齊。盆邊不動就罷。了一動便不能不溢出來。祇見點點滴滴的就頭上淋漓而下。將床前的地板溼了一大塊。卽見那少婦一手指着溼的地板。一手推着羅金亮說道。你瞧你瞧。這是你想出來的新刑法。弄得我房裏這般水汪汪的。脚都不能下。看你怎麼說。你不教他舐乾淨。你自己便得舐乾淨。還一塊乾

地板給我羅金亮從容放下烟槍坐起來指着丫頭罵道你還不舐更待何時這丫頭那裏敢違拗立時伏下身驅雙手撐在地板上伸長舌尖舐水羅金亮現出很開心的樣子對少婦笑道你看這個樣子不像狗舐米湯少婦也笑着點頭道樣子却像就祇舐的聲音不像這畜牲的舌頭太短小了舐的聲響不大羅金亮笑道你歡喜舌頭大嗎說着一對狗男女就互相嘲笑起來了胡慶魁在窗外看了刺眼聽了惡心祇得忍住一肚的忿怒回房安歇心想這種富家子弟平居邪淫無恥原不足責但是甚麼心肝怎忍是這般糟蹋下人供自己的快樂未免太可惡了此時胡慶魁已存了個相機規勸羅金亮的念頭次日羅金亮又辦了一桌盛席陪欸胡慶魁酒過數巡胡慶魁開口說道承主人的盛意是這們過分的款待我我毫無報答心裏實在不安主人有甚麼事商量請卽說出來罷若再不說我祇好告辭了羅金亮道我迎接老師傅到寒舍來無非欽慕老師傅的道術高妙要商量的事也就是想求老師傅把道術傳授一點兒給我我想學道術的心思已存了好幾年無奈遇不着像老師傅這般本領的人以致不能如願於今是我合該有這緣法天使老師傅到我襄陽來偏巧跌死一個泥

水匠以顯出老師傅的法力。我原打算見面就拜求傳授的。待仔細一想。老師傅的法術是何等貴重的東西。豈肯輕易傳給初次見面的人。所以迎接到寒舍來。住着聊表我欽慕之意。若不是老師傅如此逼着問我。我斷不敢說出來。胡慶魁道。學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種是長生不老法。要修心養性。在深山窮谷裏習練的一種。却病延年法。儘是病入膏肓也可以起死回生。不過也得在塵世以外去覓一清淨地。拋開家室。妻孥。纔得專心一志。容易成功。羅金亮道。老師傅都會施麼。胡慶魁道。會施。羅金亮道。請都傳授我。使得麼。胡慶魁聽了。忍不住大笑道。我有甚麼使不得。祖師的傳授。是這般。却使不得。若是這般。使得時。秦始皇漢武帝都已成仙。成道了。羅金亮現出很不稱意的樣子。躊躇了一回。說道。然則我祇能學第三種了。請問學第三種是如何的辦法。胡慶魁笑道。第三種倒可以用得着。府上的花園了。不過第三種是就本人心的。愛的幾樣法術。學習不是我說小氣話。從來學法的都是如此。學法是要師傅錢的。所以有無錢法不靈的一句俗話。我雖知道你府上富有財產。然不是存心騙你的錢。反是學第一二種。祇要人物對帳一文錢。也不能取。羅金亮不待胡慶魁再說下去。卽搶

着說道。老師傅不要說的這般客氣。我求老師傅傳授法術。自然要送贄敬。世間那有拿法術白傳授給人家的。祇請問老師傅要多少錢。傳多少法術。胡慶魁道。這是沒有一定的。法有大小。師傅錢也就跟着有多有少。須看你自己想學甚麼。法說出來。纔能定價。羅金亮道。老師傅不要存心客氣。我要學法術。是不吝惜銀錢的。應該要多少。儘管說將來。若因送的師傅錢少了。以致所學的法術不靈。那時就悔之不及了。我第一件想學的就是治跌打損傷的法術。此外想學的還多。不知道容易學不容易學。胡慶魁點頭道。我治跌打損傷。祇有一盃水。無論傷到如何厲害。有我這盃水。包管起死回生。但是我這盃水。通中國知道的。不過幾人。不是小法術。學會這盃水。定價六百兩銀子。多給我一兩。不要少給我一兩。不靈。羅金亮心想。六百兩銀子。雖是大價錢。然我學會了。這碗水。要賺回六百兩銀子。也是一件容易的事。祇要遇着有銀的人。受了傷。索他幾百兩銀子。包治是極平常的事。這本錢。何愁收不回來。想罷。卽欣然答道。六百兩銀子。算得甚麼。便再多幾百兩。我也情願奉送。不知多少時日。纔可以學會。胡慶魁道。不須一個時辰。就學會了。羅金亮喜道。既是這般容易。那就求老師傅授我這碗水。再

學旁的法術。胡慶魁道：學雖不要一個時辰，祇是行使起來，要得心應手，就非每日按時練習不可。羅金亮問道：傳授這法術的時日，可以隨便不必選擇嗎？胡慶魁道：時日倒不必選擇，隨時隨地都可以。不過照例六耳不傳師，所以用得着府上的花園。羅金亮道：怎麼謂之六耳不傳師？胡慶魁道：六隻耳朵是三個人，傳師不能有二個人在一塊，并且傳授的話不能使第三個人聽得。我知道府上的花園很大，將園門關閉起來，在園外的人是聽不清園中說話聲息的。羅金亮當即回頭，立在背後的當差說道：快去帳房裏封六百兩銀子來當差的。應聲待走，胡慶魁連忙搖手道：不必。這們性急銀子存在帳房裏，我何時要用，何時去取。此時拿給我也沒地方收檢。羅金亮遂向當差的道：老師傅，既這們說你就傳我的話去吩咐帳房。胡老師有六百兩銀子存在我帳上聽憑。胡老師支取當差的，依着言語吩咐帳房去了。羅金亮待終了筵席，就催促胡慶魁道：我想學法的心比火還急，求老師今日便去花園裏傳授我好麼？胡慶魁見他這們着急，祇得答應，使得教羅金亮預備一隻大雄雞，一碗清水，一副香燭，一把快刀。這些東西都是能咄嗟立辦的。羅金亮捧了這幾件東西，跟着胡慶魁走進花園。

隨手便將園門鎖了。胡慶魁看園裏有一座假山，足有四五丈高，下胡慶魁走上假山頂，向四周望了望，笑道：「這地方正好傳授我當日學這碗水，是在一座高山之上。於今我傳徒弟也須在山上纔好。不過我當日試用第一碗水是我師傅被解開了的肢體。此刻這一層却學不到，祇可用雄雞代替你將來施用的時候，便可知人畜是一般。的了羅金亮點好了香燭，呆呆的立在旁邊等候。胡慶魁傳授胡慶魁盤膝坐在山頭，祇是閉目不語。羅金亮也不知道胡慶魁是甚麼用意，心裏猜度以爲是閉目請神等了好一會，看蠟燭已燒去一大半了，心裏又着急起來，祇得低聲催促道：「蠟燭已快要完了，請傳授我罷。」胡慶魁這纔慢慢的張開兩眼，向羅金亮打量了一下，有聲沒氣的應了句好，便站起身來，傳了咒語，諱字將水勅好了，左手提起雄雞，右手握住快刀，問羅金亮道：「你說我這一刀劈下去，能不能將雄雞的頭劈斷？」羅金亮道：「這一刀下去，自然劈斷。」胡慶魁點了點頭，對準雞頸項橫劈過去，但是雄雞頸項的毛很深厚，又軟滑，不受力。這一刀劈下去，不但將雄雞頸項劈斷，連雞毛也不會劈下一片。笑問羅金亮道：「怎麼又劈不斷呢？」羅金亮道：「提起來是懸空的，能向兩邊蕩動，所以劈不斷。放下地。」

來劈就容易斷了。胡慶魁遂將快刀和雄雞都遞給羅金亮道：你劈斷下來給我看看。羅金亮接過來，按在假山石上，果然一刀把雞頸劈斷了。鮮血直射出來，雞翅膀連撲幾下，就倒地不動了。胡慶魁忙將右腳在地下一蹀，伸右手指着雞頸劈斷之處，喝了一聲：止鮮血，便立時止住，不出了。對羅金亮道：你把這雞頭再劈成兩半，個羅金亮也依言劈了。胡慶魁問道：這雞頸劈斷了，沒有羅金亮道：是我親手劈下來的，如何沒斷。胡慶魁又問道：雞頭劈開了，沒有羅金亮道：也是我親手劈的。現在此地怎麼沒開。胡慶魁又問道：這雄雞的頸劈斷了，頭也劈開了，已死了，沒有羅金亮道：自然是已經死了。胡慶魁又問道：你相信確是已經死了麼。羅金亮見胡慶魁專問些這樣不相干的話，差不多和逗着小孩子玩耍的一般，他是從小就養尊處優慣了的人，平日除了他的姨太太，而外沒人敢在他跟前說半句開玩笑的話。此時對於胡慶魁，雖不敢驕傲，不願意的樣子，心裏却已很不舒服了。隨口答道：劈開了頭，劈斷了頸，還有誰不相信。確是死了。胡慶魁道：我就是要你相信這雞確是死了。你於今可將雞頭仍舊合攏來對頸項接上去。含這法水連噴三口，看是如何。羅金亮如法泡製，第三口法水剛噴

下。去。胡。慶。魁。在。旁。又。是。一。飛。右。脚。這。雄。雞。應。之。而。起。彷彿。受。了。大。驚。的。樣。子。連。躡。帶。飛。的。逃。下。假。山。去。了。羅。金。亮。看。了。拍。手。喜。道。這。纔。算。得。是。真。正。的。妙。法。胡。慶。魁。復。指。點。他。每。日。練。習。的。時。期。和。方。法。羅。金。亮。自。去。練。習。又。過。了。幾。日。這。日。胡。慶。魁。正。獨。自。坐。在。房。中。忽。覺。窗。外。有。人。窺。探。仔。細。看。時。那。人。又。將。頭。縮。回。去。了。一。會。兒。又。伸。頭。從。窗。隙。裏。向。房。中。張。望。胡。慶。魁。忍。不。住。問。是。那。個。窗。外。沒。人。答。應。祇。是。聽。得。有。脚。聲。走。開。去。了。胡。慶。魁。想。我。在。這。裏。已。住。了。不。少。的。日。子。除。了。他。家。的。太。太。姨。太。太。而。外。沒。有。曾。見。過。我。的。人。無。端。是。這。們。窺。探。我。做。甚。麼。呢。倒。要。追。出。去。看。看。是。那。個。比。卽。追。出。房。門。看。時。僅。有。一。個。老。婆。子。模。樣。的。人。向。那。邊。走。去。舉。手。在。臉。上。揩。抹。着。好。像。揩。眼。淚。的。樣。子。一。路。走。着。並。不。回。頭。看。不。出。是。怎。麼。樣。面。貌。的。老。婆。子。再。看。他。用。右。手。揩。抹。了。又。用。左。手。揩。抹。接。着。灑。了。一。把。鼻。涕。卽。停。步。靠。牆。根。立。着。這。纔。看。出。他。是。一。個。年。約。五。十。歲。的。老。婆。子。不。知。爲。着。甚。麼。事。哭。泣。得。很。傷。心。的。樣。子。胡。慶。魁。暗。想。這。裏。並。沒。有。第。二。個。人。可。見。得。從。窗。隙。裏。窺。探。我。的。就。是。這。老。婆。子。了。他。心。裏。不。是。有。十。分。難。過。的。事。不。至。這。般。哭。泣。既。是。有。難。過。的。事。在。心。又。何。至。無。端。的。來。窺。探。我。呢。難。道。他。有。困。難。的。事。知。道。我。能。幫。

助他。有心想來求我嗎。然則既看了我。獨自坐在房中。何以不進房對我開口。要是這般藏頭露尾的窺探呢。我左右閒着沒事。這裏又沒有旁人。何不叫他來問問。想罷。故意咳嗽了一聲。那老婆子果然回頭望了胡慶魁一眼。連忙向各處望了一望。胡慶魁料知他是怕人看見。卽迎上去。說道。老媽媽。有甚麼事。這般傷心哭泣。此時這裏沒有人。儘管對我說出來。我力量做得到的事。準替你幫忙。這老婆子聽了。也不說甚麼。雙膝往地下一跪。就朝着胡慶魁叩頭。胡慶魁閃過一邊。說道。老媽媽。快不要行這大禮。我不敢當。請起來。到我房裏去。有話好和我說。老婆子爬起身來。說道。求胡老爺救我兒子的性命。我不敢到胡老爺房裏去。恐怕我家老爺來了。看見那就連我也沒有命了。胡慶魁詫異道。這是甚麼話。我房裏不能來人的嗎。這麼你家老爺看見你在我房裏。就要你的性命。你家老爺是誰。老婆子道。我家老爺就是這裏的羅老爺。跟着胡老爺學法的胡慶魁。笑道。我祇道是甚麼閻老爺呀。可以要你的性命。原來就是這裏的羅老爺。他也是一個人。如何見你到了我房裏。就要你的性命。你放心好了。凡事有替你作主。這裏不好說話。說着先舉步同房。老婆子雖跟着在背後走。然害怕的神氣完

全露出來了。胡慶魁帶到自己房裏，讓他坐了，說道：「你不用害怕，祇管從容把事情說給我聽。你兒子有甚麼事要我救他的性命？」老婆子說道：「我姓王，我的丈夫早已去世了。遺腹生了個兒子，叫王雲卿，今年十八歲了。祇因家道貧寒，不能度日，母子兩人都在這裏伺候。老爺、羅太太平日老爺、太太對我母子雖沒有甚麼好處，也和對這些當差的老媽子一樣，並不十分薄祇。是前夜二更時分，老爺獨自在書房裏，我兒子捧了一杯茶送進去。老爺一句話也不說，忽然跳起身來，對準我兒子的腿彎裏，就是一腳踢去，踢得我兒子登時倒地。一條右腿已被踢斷了。我兒子問爲甚麼事踢他，老爺還笑嘻嘻的說：『不要緊，我替你接上就是了。』可憐痛的我兒子幾番昏死過去。老爺也不請傷科醫生和法師來治自己。左一口冷水，右一口冷水，向我兒子腿上噴去。越噴越腫起來了。又不許人到書房裏去看我聽得桃紅丫頭說，纔知道老爺現在正延了胡老爺住在家裏，教他治跌打損傷的法術。踢斷我兒子的腿，是存心要試驗他法術的。我三十零歲守寡，祇望這個兒子養老。若被老爺踢死了，或踢成了一個殘廢的人，胡老爺替我想，我想我將來依着何人養老呢？我昨日曾跪在老爺面前，求老爺開

恩請胡老爺進去醫治老爺不但不肯反對我罵道踢斷你兒子一條腿算得甚麼事我有大法术自然能接得上就是接不上老爺有的是錢多賞你幾串便了你還有甚麼屁放老爺特地拿你兒子試法的誰敢說請胡老爺進來醫治你若敢在胡老爺跟前露了半個字那時怪休老爺無情錢是一文也沒有還得連你母子一同趕出去並得吩咐襄陽一府的傷科醫生和法師不許替你兒子診治老爺是這般一罵嚇得我不敢開口了胡慶魁聽到這裏已忍不住髮指眦裂怒氣冲天托地跳了起來說道不用再說了再說要把我氣死幸喜那日在假山上我盤膝閉目等着他拜師他不知道我和他並沒有師徒名分若不然我此時真悔不及了你不可走開就坐在這房裏等我我去救了你兒子便來我還有話和你說老婆子哭道胡老爺不能就這們去胡慶魁道爲甚麼不能就這們去老婆子道胡老爺這們一去我家老爺必知道是我來求的老爺平日無論甚麼事說得出就做得出若真個把我母子趕出去像現在這樣荒年真是乞食無路呢胡慶魁忍耐着火性安慰他道你安心坐下來我進去自有說法豈有反累得你母子乞食無路的道理你若離開了我這間房我回頭找不着你就不

管你的事了。這老婆子還待說話。胡慶魁已拔步走出了房門。並且隨手將門帶關了。胡慶魁會到過羅金亮的書房。直衝進去。見房門緊閉。正待上前推門。祇見旁邊走出兩個當差的。厲聲問道：「誰呢？」老爺吩咐了不許推門。胡慶魁也不理會。當差的看清了。是胡老師。便不敢上前阻擋了。胡慶魁伸手推門。推不動。卽聽得房裏有呻吟之聲。在門上敲了兩下。喊道：「開門呢！」我有要緊的事和你說。羅金亮在房裏已聽出是胡慶魁的聲音。似乎嚇了一跳的樣子。發出帶顫聲音問道：「是胡老師麼？有甚麼要緊的事。請暫時回到前邊去。」我立刻就出來。見老師胡慶魁道：「你且把門開了我還有一個印訣忘記傳你。幸虧剛纔想了起來。過了這個時辰。今日便不能傳了。你不得這個印訣。就練習十年八載。也不中用。羅金亮聽了信以爲實。暗想：「怪道我的法水不靈。原來還有一個印訣。不曾傳我。冤枉使王雲卿這小子整受了兩日兩夜的苦。顧不得怕胡老師知道。便開門放他進來。一面開門。一面用埋怨的聲音口說道：「原來老師忘記傳我的印訣。險些兒不把我急死了。」胡慶魁跨進房門。問道：「忘記傳你的印訣。何至就把你險些兒急死了呢？」話纔說出。就看見床上仰躺着一個後生。右腿露了出來。腫得有吊桶粗細。

故意吃驚的樣子。問羅金亮道：「這人是那裏來的？腿如何傷到這個模樣？」羅金亮笑道：「就是爲這小子的傷治不好險些兒把我急死了。」胡慶魁也笑着問道：「你受了他的錢替他包治嗎？」羅金亮道：「我纔學法那裏就受人家的錢替人家包治這小子？就是在書房裏伺候的王雲卿胡老師不是見過的嗎？」胡慶魁仔細看了一眼道：「不錯，他怎麼傷到這般厲害？祇怕已是無救的了。」羅金亮道：「老師傳給我的咒詞祇念了一夜，就念得口熟如流了。因想試驗法水靈不靈，一時找不着受了傷的人來試湊巧這小子送茶進來，我就一脚把他的踢斷，以爲有這法水噴上去立時便可復原，想不到老師忘記將印訣傳我噴下去的水一點兒靈驗也沒有。我還祇道是我的心不誠，不敢出來對老師說，祇得勅一碗水噴過，又誠心誠意的勅一碗再噴。老師何以說怕無救呢？」胡慶道：「我看他這傷處的皮色不對，十九難救了。」羅金亮道：「救不活倒不要緊，他祇有一個寡婦娘也在舍間當老媽子，老實得連話都不敢大聲說。我踢死了他的兒子，胡亂給他幾串棺木錢就不愁他不依。請老師將印訣傳給我，再勅一碗水試試看如何。」胡慶魁又裝做吃驚的神氣道：「哎呀！他母親是個寡婦嗎？他有幾兄弟？」羅金亮道：「他若

有兄弟倒得防他有報仇的人他不但沒有兄弟姊妹都沒有并且附近還沒有他親近的族人這種人不容易對付嗎胡慶魁冷笑道原來此間有這樣人羅金亮以爲這話是說王雲卿的還催着要傳印訣胡慶魁不作理會見床邊有大半碗清水端起來用指畫了幾畫含在口中朝王雲卿的腿上噴去喝聲起來作怪極了王雲卿真個和沒有受傷的一樣應聲而起又噴了一口又喝道下床來王雲卿應聲下床立着噴第三口時喝走王雲卿已與好人一般的能走動了羅金亮稱贊道妙啊胡慶魁彷彿沒聽得牽了王雲卿的手便往外走走走到自己住的房間裏見那老婆子還坐在房中掩面哭泣胡慶魁道你還在這裏哭些甚麼你瞧瞧這是那個說時王雲卿已上前呼喚母親老婆子看見兒子好好的立在眼前並沒有傷損的樣子這纔轉悲爲喜一把拉住王雲卿問長問短胡慶魁吩咐他母子二人道你們且在這裏等着不可走開我去去就來說畢匆匆走出來到羅家帳房裏伸手向帳房說道請你把東家學法的六百兩師傅錢兌給我我有用處這帳房受了羅金亮的吩咐自然說兌就兌胡慶魁捧着六封銀子回房祇見羅金亮正在房裏扳起面孔厲聲詰問老婆子的話好像是

責備老婆子不應該將王雲卿斷腿的事使胡慶魁知道老婆子和王雲卿都嚇得跪在地下遍身篩糠也似的發抖胡慶魁放下銀兩一手扳着羅金亮的肩頭往旁邊一推道你有話可向我說此時的王雲卿不能再受你的驚嚇了你們娘兒兩個起來還祇管跪着做甚麼世間乞食叫化的難道不是人嗎既遇了這種很毒的東家如何還用着戀戀不捨我這裏有六百兩銀子是我儻來之物你王雲卿的腿也就是斷在這六百兩銀子上我於今就把這銀子送給你娘兒兩個拿去好好的經營大概也不至愁穿愁吃的了你們就此拿着遠走高飛罷羅金亮看了胡慶魁這般目中無人的舉動忍不住氣湧上來忿然對胡慶魁說道我家的當差老媽子如何能由得你是這們隨意叫他們走胡慶魁冷笑道爲甚麼不能由我叫他們走羅金亮道你知道他娘兒兩個在我家押了銀子的麼不將押身的銀子還來誰也不能叫他們離開我的大門胡慶魁道他母子共押了多少銀子羅金亮做着手勢道七百兩王雲卿母子聽了都待辨白胡慶魁忙搖手止住道你們不說用了七百兩銀子算不了甚麼你向我討還就是你是識趣的便不可阻擋隨又對王雲卿母子道我親身送你們出去凡事有我

承當不用害怕。羅金亮見此情形，明知阻攔不住，沒得倒把胡慶魁得罪了。學不着法，白丟了幾百兩銀子，祇得忍氣吞聲的立在一旁，望着胡慶魁護送王雲卿母子帶了六百兩銀子走了。纔怒氣不息的回到自己妻子房裏，拷問一個丫頭老媽子是誰將王雲卿受傷的事說給王婆婆聽的。說話的那丫頭本人雖不肯承認，然同夥的不願代人受過，便同聲將這丫頭攀供出來。可憐這丫頭就此難星照命了。胡慶魁護送王雲卿母子到離羅家十里以外，代雇了船隻吩咐他母子逃往他鄉去。自己因厭惡羅金亮之爲人，原不打算就此回頭去的。不回去倒也罷了，無奈他合該撞出禍來，忽轉着一個心思，甚麼心思，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鬧上房從容自首 坐矮樓攻苦輕身

話說胡慶魁忽然覺得受了羅金亮六百兩銀子法術，不曾教會就此不辭而去。不是大丈夫的行爲，將來必定遭人唾罵，須弄個來清去白纔好。并且胡慶魁自從那夜看了羅金亮和那姨太磨丫頭的事，卽存了個得便勸導的念頭，却苦沒有機會開口。因這事耿耿在心，也想回頭將羅金亮盡一番唇舌之勞，祇是這日回到羅家天色已晚。

羅金亮不曾出來見面。他料知羅金亮心中不快，也就不去相見。一到半夜，又隱隱聽得上房裏有了頭被打的哭聲。這哭聲比前幾夜所聽得的更淒楚難聞了。胡慶魁跳下床來，自念道：「我今夜非去警戒這一對狼心狗肺的男女不可。料他們不敢不聽我的言語，遂又穿簷越棟，躡到上房一聽哭聲，不是在前夜那房間裏湊近窗前看這房的規模，更大陳設也更華麗，儼然縣官坐公堂審案一般的。」羅金亮和一個中年華服的婦人並肩坐在好像臨時陳設的公案上面。地下跪一個丫頭，年約十七八歲，兩旁十來個丫頭、老媽和衙門裏站班的一樣，跪在地下。丫頭哭哭啼啼向上陳訴，還沒聽出陳訴是甚麼，卽見那中年的婦人豎起兩道眉尾，發出極尖銳的聲音，先從鼻孔裏哼了兩聲道：「我不愁你這賤蹄子不自行供認出來。」羅金亮卽拍着桌子問道：「這賤蹄子到底安着甚麼心眼，無端把王雲卿的話說給王婆婆聽？」我那一樁事虧負了你，你祇管說出來，跪在地下的丫頭祇是叩頭不做聲。中年婦人手指着這丫頭對羅金亮道：「操手問事，他那裏肯說？你看不是打的結實，他肯認供是他對王婆婆說的麼？」天聾地啞的王婆婆，若不是這賤蹄子說給他聽，替他出主意，他怎麼會知道去找胡

慶。魁。那。個。沒。天。良。的。騙。賊。不。重。重。的。打。他。他。是。決。不。肯。說。的。且。打。得。他。供。出。來。再。辦。羅。金。亮。點。點。頭。向。丫。頭。問。道。你。究。竟。怎。樣。對。王。婆。婆。說。的。你。好。好。的。招。出。來。我。便。饒。了。你。丫。頭。顫。聲。說。道。我。並。不。曾。對。王。婆。婆。說。旁。的。話。因。爲。王。婆。婆。問。我。說。這。日。不。見。他。兒。子。王。雲。卿。的。面。不。知。到。那。裏。去。了。我。不。該。不。知。輕。重。把。傷。了。腿。的。話。說。給。他。聽。我。說。過。這。話。就。彼。此。走。開。了。他。去。找。胡。老。師。的。事。我。實。在。一。點。兒。不。知。情。中。年。婦。人。冷。笑。一。聲。說。道。你。自。然。是。說。不。知。情。的。來。隨。卽。望。了。望。站。在。兩。旁。的。丫。頭。老。媽。道。取。鐵。鞭。下。來。剝。去。這。賤。蹄。子。的。衣。服。籌。我。結。實。抽。幾。下。看。他。到。底。知。情。不。知。情。羅。金。亮。接。着。恨。恨。連。聲。的。對。這。丫。頭。道。就。爲。你。這。東。西。幾。句。話。害。得。我。退。財。嘔。氣。不。打。你。如。何。能。洩。我。胸。頭。之。忿。祇。見。一。個。丫。頭。從。壁。上。取。下。一。根。拇。指。粗。細。形。似。馬。鞭。的。東。西。來。因。房。中。燈。燭。光。明。看。得。出。是。用。數。十。根。鐵。絲。細。紮。而。成。的。鐵。絲。長。短。不。齊。每。根。鐵。絲。的。尖。上。都。屈。成。一。鈎。露。在。外。面。與。鈎。相。似。跪。在。地。下。的。丫。頭。一。見。這。鐵。鞭。登。時。渾。身。發。抖。叩。頭。如。搗。蒜。的。求。饒。有。兩。個。老。媽。子。上。前。要。剝。衣。這。丫。頭。緊。緊。的。伏。在。地。下。不。敢。起。來。中。年。婦。人。一。疊。連。聲。的。催。促。羅。金。亮。喝。教。其。餘。的。丫。頭。老。媽。上。前。幫。着。去。剝。胡。慶。魁。看。到。這。裏。再。也。忍。不。

住袖手旁觀了推開窗門一躍步就躡進了房裏一面走向羅金亮一面說道且慢動手衆人忽聽得有男子從窗門裏躡進來說話同時驚得望着胡慶魁愕然不知所措惟有羅金亮夫婦的膽量畢竟大些由他老婆先開口問道你是甚麼人如何闖進我們內室來了羅金亮面上彷彿有些慚愧的神氣立起身來說道這便是胡老師接着向胡慶魁拱手道胡老師有何事見教夤夜到我上房裏來胡慶魁道我把王雲卿母子送走了明知你們心裏是不甘願的不過冤有頭債有主王雲卿的傷是我胡慶魁救的他母子是我胡慶魁送走的你們有話祇能向我胡慶魁說不干這丫頭的事不應這們凌磨他我就是爲這件事來的羅金亮還沒回答他老婆已怒容滿面的說道這就奇了常言清官難斷家務事我們夫妻在臥房裏管教丫頭與你姓胡的有甚相干真是宛平縣的知縣管的太寬了呢請出去罷有甚麼話留待明日我老爺出來領教這是臥房不便留外人久坐胡慶魁被這幾句話氣得胸脯幾乎破了圓睜兩眼向這婦人叱道住嘴誰和你這個不賢良的毒婦說話臥房便怎麼樣難道在臥房裏殺死了人可以不償命麼羅金亮的老婆是個官家小姐出身平日驕奢放縱慣了羅金

亮都怕了他凡事多得讓他三分至於羅家一切內外人等更是無一個不畏懼這位太太因此益發養成了他目空一切爲所欲爲的驕氣一時如何肯低聲下氣受胡慶魁的教訓呢當卽毫不躊躇的雙手將那臨時陳設的公案往前一推祇推得嘩啦一聲連案上的燈臺茶盞都倒在地下亂滾自己跟着跳起身罵道這還了得不和我說話就不應該跑到我臥房裏來你們拿鞭子替我趕出去看他有甚能爲奈何了我拿鐵鞭的丫頭真個待動手打胡慶魁胡慶魁一伸手就把那鞭子奪了過來因爲心頭冒火不暇思索舉起這條鐵鞭沒頭沒腦的對着婦人撲去胡慶魁的氣力不比尋常休說婦人受不起就是壯健男子也受不起胡慶魁一邊撲一邊罵道你打丫頭用這種毒刑於今請你自己也嘗嘗這東西的滋味看若在旁的婦人經受不起了便得求饒偏是這婦人不然一不求饒二不呼痛祇是不絕口的亂罵撲不到幾下婦人已倒在地下了羅金亮看了情急氣惱匆匆從床頭掣出寶劍照着胡慶魁的頭顱便剝胡慶魁閃過一邊看羅金亮兩眼兇光外露滿臉的殺氣祇得也伸手將寶劍奪下順手向婦人臉上刺去便刺了一個透明窟窿手脚亂彈了幾下就要罵也罵不出了眼見

得已是不能再活。羅金亮看見橫了心似的折了一條桌脚，拚命朝胡慶魁打下。羅金亮的武藝雖沒有驚人的本領，然也非軟弱無能之輩。房中狹小，幫着動手的又多，倒把個胡慶魁弄得縛手縛脚，展布不開。因爲胡慶魁不肯殺無干之人，祇得略略的招架幾下，卽抽身躡出窗外，回頭立住脚對房裏說道：「你們這些丫頭老媽子，不要自尋死路。話未說了，羅金亮已跟躡着了出來。」胡慶魁也是一時怒發，不待羅金亮雙脚踏地，卽迎着—劍刺去。從前胸刺穿後背，登時倒地而死。胡慶魁此時若要脫身逃走，誰也不能將他阻住。祇是他轉念一想：「我走了，沒要緊，豈不害了這一家無干的僕婢？」因此纔自行出首。劉恪聽到這裏，方截住問道：「他旣自行出首，就應該聽憑國法處治，却爲甚麼又想有人放他出去呢？」鄭五笑道：「他出首是爲不忍拖累那些無知無識的僕婢。曾經出首，便與那些僕婢無干了。國法是甚麼東西，在他胡慶魁心目中，恐怕從來不曾拿着當一回事。你能放他，他有言在先，必不虧負了你。你就不放他，他也自有能耐走出襄陽府，便用鐵櫃也關不住他。想他坐待國法的處治，是沒有這回事的。」劉恪點頭道：「旣是如此，容我設法放他便了。」鄭五抬頭望了天色，道：「哎呀，貪着談話，不覺東

方已經發白了。隨即起身說了句後會遂躡出圍牆走了。劉恪回到書房。幸喜還沒人知道。偷偷的上床不敢睡着。獨自思量胡慶魁既有武藝。又會法術。他存心要衝監出去。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我便不放他。我義父也免不了要擔些過失。我絲毫得不着好處。倒不如索性由我放他出去。我能得了他的真傳。實授將來。義父有爲難的時候。我尚有能力出來。略盡孝道。至於爲我自己報仇。雪恨。着想遇了胡慶魁這種人物。更應竭誠去結識他。學些能耐。若是錯過了這機會。便不容易再遇着了。劉恪既是這般打定了主意。祇胡亂睡了一睡。即起床做了平日上午照例的功課。下午原有一兩個時辰。是給他休息玩耍的。他就趁這時間走出學堂。找着一個禁卒的頭目。叫做何玉山的。問道。有一個殺死羅金亮夫婦自行投首的。要犯。此刻關在那裏。引我去看看。他何玉山聽了。似乎吃驚的樣子。說道。殺死羅金亮夫婦的不是傅癩子麼。那是一個殺人兇犯。少爺要看他做甚麼。劉恪心想。胡慶魁是癩子麼。鄭師傅雖不會說出來。然殺死羅金亮夫婦的。沒有第二個人。這人又恰巧姓傅。胡傅音相近。可見得必就是胡慶魁了。幸虧我不會冒昧說出胡慶魁的姓名來。昨夜鄭師傅說他因梁山縣的案子改名。

換姓我。一時疎忽。忘記問他改姓甚麼。險些兒把他的真姓名說出來。了一面心裏想。一面點頭答道。我正是。要看傅癩子。你不用管我。爲甚麼事。何玉山面上露出躊躇樣子。說道。不是下役不敢引少爺去看他。實在因這傅癩子的本領太大。他并且有要衝監出去的話。不得不認真防範。他劉恪正色叱道。放屁。他既要衝監出去。當初何必自首。我既去看他。自知防範。你引我去。便了。何玉山見少爺生氣。遂不敢多說。祇得將劉恪引到一間監房門口。指着門裏說道。傅癩子就關在這裏面。劉恪看是一扇極粗木條的柵欄門。上下都有粗鐵練拴住。並上了一把七八寸長的牛尾鎖。儘管有大氣力的人。想空手將這柵欄門衝破。是決定辦不到的。向房裏望了一眼。說道。這房中漆也似的。黑暗在外邊。看不見人。快拿鑰匙來。把門開了。讓我進裏面去玩玩。何玉山道。少爺定要開門進去。下役不能阻擋。不過傅癩子進監的時候。曾說過要越獄圖逃的話。少爺把牢門開了。萬一出了亂子。下役可擔不起這千觔重擔。劉恪道。牢門是我開的。犯人跑得了。我跑不了。有我在這裏。你還囉唆些甚麼。何玉山這纔露出笑臉。說道。既是如此。請少爺在此等。一下下役去取鑰匙來說着去了。劉恪見何玉山去後。看了看。

兩頭無人卽湊近牢門向裏面輕輕喚了一聲胡慶魁裏面沒有動靜接連又喚了兩聲便聽得有鐐靠移動的聲響隨即有一個人走到門邊打量了劉恪兩眼問道是鄭五教你來的麼劉恪看這人的神情氣概有異常人頂髮果然稀少又開口就提出鄭五的話知道就是胡慶魁了遂點頭答道我是特地來送你出去的我昨夜聽了鄭老師的話不由得五體投地的佩服情願不計利害送你出獄胡慶魁道我已知道了不過我走了以後你打算怎麼辦呢劉恪道我沒有打算怎麼辦看兩位師傅教我怎麼辦我便怎麼辦胡慶魁道你雖放我走了脫不了干係你的地位不比尋常便不逃走也不見得因這事受如何的處分祇是我有言在先有誰能放我從中門出去卽將我平生的本領傳給誰我的本領不是當少爺的人可以得着傳授的要學我的本領就得跟我出去聽從我的言語行事劉恪剛待回答何玉山已手擎着鑰匙來了何玉山不敢聞鎖將鑰匙遞給劉恪道少爺當心點這要犯不是當耍的呢劉恪接了鑰匙笑道你若怕受拖累儘管遠遠的離開此地凡事有我承當便了何玉山應了一聲是真個走開去了劉恪推開了柵欄門進去向胡慶魁行禮說道我願意跟隨師傅無論

天涯海角都可以去。得不過我恐怕事久生變。如果我父親存心防範。我便想送師傅出去。也做不到了。胡慶魁望着自己手脚上的鐐靠。笑道：「這撈什子不除下來。教我怎麼出去。劉恪聽了。遲疑道：『我去取鐐靠的鑰匙。不打緊。看守的人必然要生出疑心來。甚至跑到我父親跟前。去報告那麼事情。就弄糟了。』」劉恪說到這裏。忽聽得門外有人啊唷了一聲。說道：「不好了。少爺要放走兇犯。我就出首去。劉恪不禁大吃一驚。急回身跳出牢門。打算將這人拉住。勸他不要聲張。出得門。看時。原來不是別個。正是何玉山。笑嘻嘻的說道：「少爺好大的膽量。放走了這個兇犯。大老爺如何得了。劉恪看何玉山並沒有要去出首的樣子。心裏略安定了些。說道：「大老爺做了一輩子清廉之官。決不因走了一個犯人。便受重大的處分。你休得從中爲難。何玉山點頭笑道：「不瞞少爺說。我也久有此意。無奈膽小不敢作主。少爺肯這們做。是再好沒有的了。鐐靠的鑰匙都在這裏。說時。揭起衣服。忽腰裏取出兩個鑰匙來。劉恪此時真是說不出的欣喜。接了鑰匙。正要再進牢去。想不到胡慶魁已大踏走出牢來。不知鐐靠在何時卸落了。胡慶魁望着劉何二人。說道：「要走就跟我走罷。劉何二人忙跟了上去。一路走出府衙。因有

劉恪同行。沒人敢上前阻擋。出襄陽城數里。到一座山上。胡慶魁纔就一塊石上坐下。來說道。已到此地。就有人前來追趕。也不妨事了。劉恪道。我所以情願背棄父母相從。師傅逃走。出來雖是因爲聽了鄭師傅的話。欽佩師傅的人品。學問。然大半也因師傅曾說了那句誰放師傅出獄。師傅就收誰做徒弟的話。我原打算在獄拜師傅的。因恐被人看了不妥。於今祇得求師傅收受我這個徒弟。旋說旋整理身上衣服。恭恭敬敬的拜了四拜。胡慶魁待起身推阻時。劉恪已拜畢。起身立在一旁了。胡慶魁笑道。不是我自食其言。你於今要拜我爲師。委實太早了些。并且也使我對不起你。鄭師傅胡慶魁說這話的時候。面上很露出躊躇的神氣。劉恪猜不出他說這話的用意。連忙說道。我原是鄭師傅教我冒險放師傅的。放師傅出獄的自然做師傅的徒弟。鄭師傅決不見怪。胡慶魁領首說道。我却不是這般說法。我說這話的意思。你日後自然知道。此時就說給你聽。你也未必明白。劉恪聽了這含糊吞吐的話。益發急得幾乎哭了出來。說道。我若不爲要跟着師傅做徒弟。好學些驚人的本領也。決不敢這們大膽放師傅出來。我於今已是有家不能歸了。師傅不收我。除了死便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走。胡慶魁

忙握着劉恪的手說道：我並不說不收你做徒弟的話。你要知道，我說委實太早了些。的話就是爲你有家不能歸，若不然我也不說這話了。劉恪道：師傅越說我越糊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胡慶魁笑道：糊塗就糊塗也。好此時不必追究總之，我自佈置便了。隨即回頭向何玉山道：承你的好意，從我入獄起，殷勤款待，直到於今，我自不能白受你的好處。好在祇有單身一個人，沒有家屬在這裏。從此不回襄陽也沒要緊。倒可與我一同行走。不過我此刻須將你少爺安置妥當了，再來帶你同往別處。去你就這樹上折條樹枝給我，我得使一個把戲在這裏方好放心。前去何玉山伸手折了一條樹枝，交給胡慶魁。胡慶魁接在手中，口裏念念有詞，用樹枝就地畫了一個穿心一丈的大圓圈，招手叫何玉山走進圈去。吩咐道：此地離襄陽城不到十里，難保不有追趕的。尋到這裏來，你坐臥在這圈裏，足抵得有銅牆鐵壁，遮護我和你少爺。走後你萬不可走出圈來。無論聽得圈外有甚麼動靜，你祇不瞧不睬，不可聲張。包管你安然無事。我沒有多久的耽擱，便來接你。何玉山道：這裏離大路太近，何不躲到深山中去。更有妥當。胡慶魁搖頭道：亂跑不得。你若出了我這個圈子，出了亂子，我就沒法子。

救你了。何玉山答應曉得笑嘻嘻的，坐在圓圈當中。劉恪看了心中疑惑，暗想：是這們畫一個圓圈，有甚麼奇巧？怎說足抵銅牆鐵壁？我倒要走進去看看。心裏這們想着，也不說甚麼，卽提腳走進去，纔走了兩步，還不會跨進圓圈。胡慶魁已吃驚似的，急忙搶過來，一把將劉恪拉住，喝道：「你不相信，要進去討死麼？」劉恪笑道：「這圈裏圈外，看得分明，毫無遮隔，怎麼進去便是討死？」胡慶魁拉着劉恪，就走道：「這時分誰還有心和人開玩笑？你真不相信，我且帶你去山頂上瞧瞧。」說時，挽了劉恪的手，向山頂走去。一會兒，走上了山頂。胡慶魁對劉恪說道：「你看何玉山現在那裏？」劉恪低頭就來時的方向，望去，祇見半山中湧現一團濃霧，看不見何玉山坐的所在。但是心裏明白，何玉山必在那團濃霧裏面，正待仔細定睛，忽聽得胡慶魁發出驚詫的聲音，說道：「不好了，追趕的真個來了！」劉恪忙抬頭朝着去襄陽城的大道上，望去，祇見一行約有二十多人，每人都帶了兵器，急急的追上來，不由得嚇變了臉色，說道：「師傅，我們何不趁他們不會近前的時候，帶着何玉山逃過山的那邊去，免得留下他在這裏受驚嚇？」胡慶魁道：「逃的在前，逃追的在後，追終不是好方法。他們不追來，我們不能在這裏等他。既是追

來了。索性看他們有甚麼本領。能把我們追回去。你不要心慌。祇管站在這裏看就是了。說話時那些追的人已看看跑近山下來了。胡慶魁伸手對那些人指了幾指。那些人似乎覺得是躲在這山裏。不向大路走去。逕走上山來。圍着那一團濃霧繞了幾轉。劉恪看那半山中陡然雷雨大作。狂風亂吹。霎時飛砂揚石。閃電夾在中間。如金蛇天矯。祇嚇得那二三十個人一個個抱頭鼠竄。渾身濕淋淋。如落湯雞一般。山頂上不但沒有一滴雨。連風都不會刮一口上來。眼見得那些人都向來路上跑回去了。胡慶魁笑道。都是些這們不中用的蠢才。無端嚇得這般跑。甚麼呢。我們也走罷。仍挽了劉恪的手。從山背後下去。並不走大路。連越過幾重山林。走進一座山裏。劉恪正覺得這山的形勢好像是來過的。胡慶魁已立住脚。指着一叢小樹說道。到了你祖師爺家裏。你還不知道麼。劉恪一見這叢小樹中的枯草。纔想起三月三日踏青所遇的情形來。連忙笑道。這地方我到過的。鄭師爺說住在這裏面的。是他的父親胡慶魁。道不是你曾到過的。我也不敢引你來了。快進去。我將你暫寄在這裏。我還有事去。劉恪這回的膽量就大了些。撥開枯草。便鑽身進洞。祇見那老頭笑容滿面的。立在石級旁邊。胡慶魁

也。跟。了。進。來。向。老。頭。下。跪。說。道。初。次。來。見。老。伯。就。害。得。老。伯。操。心。着。慮。實。是。罪。過。老。頭。慌。忙。將。胡。慶。魁。拉。起。答。道。都。是。自。家。人。不。要。這。們。客。氣。祇。要。你。脫。離。了。牢。獄。以。後。的。事。就。好。辦。了。你。如。今。將。他。帶。到。這。裏。來。打。算。怎。麼。辦。胡。慶。魁。道。他。是。當。少。爺。的。人。暫。時。不。能。就。跟。着。小。姪。在。外。邊。飄。蕩。打。算。且。把。他。寄。在。老。伯。這。裏。略。住。些。時。等。到。這。裏。的。事。辦。了。再。教。他。到。大。竹。山。來。找。我。小。姪。既。受。了。成。大。哥。的。託。那。時。自。然。盡。力。幫。助。他。做。事。鄭。霖。蒼。點。頭。道。話。雖。如。此。却。又。得。使。老。夫。多。少。受。些。拖。累。說。時。接。着。長。歎。了。一。聲。道。這。都。是。陳。廣。德。那。老。鬼。撞。出。來。的。亂。子。也。不。知。拖。害。了。多。少。人。胡。慶。魁。深。深。向。鄭。霖。蒼。作。了。個。揖。道。事。已。至。此。非。老。伯。這。裏。實。無。處。可。以。安。他。的。身。鄭。霖。蒼。揮。手。說。道。你。去。幹。你。的。事。罷。老。夫。也。不。留。你。了。胡。慶。魁。應。着。是。對。劉。恪。道。你。要。從。我。學。法。術。不。是。我。不。肯。卽。時。傳。給。你。祇。因。小。小。的。法。術。你。學。會。了。也。沒。有。用。處。大。法。術。不。是。你。當。少。爺。的。人。隨。時。要。學。便。能。學。得。來。的。須。先。做。若。干。時。吐。納。引。導。的。工。夫。方。能。傳。你。的。大。法。要。做。吐。納。引。導。的。工。夫。便。不。能。四。處。走。動。所。以。我。將。你。暫。寄。在。祖。師。爺。這。裏。並。求。祖。師。爺。先。將。根。本。工。夫。傳。授。給。你。你。本。身。在。此。地。還。有。事。未。了。到。了。可。以。離。開。這。裏。的。時。候。祖。師。爺。自。會。打。

發你去一個地方找我。那時要傳我的法術就很容易了。你在此一切聽祖師爺的吩咐。包管你日有進境。非祖師爺教你出洞。你切不可隨意走出洞去。劉恪到了這時分。除了諾諾連聲的應是。而外沒有話好回答。眼望着胡慶魁作辭去了。鄭霖蒼走到洞口。仍將枯草蓋好。回身對劉恪說道。你昨夜不曾睡好。今日又跑了這多路。大約身體已很疲乏了。這樓上你曾去瞧過的。我和我婆婆每夜在上面打坐。還可以分出一塊地方給你睡覺。如今就教你整夜的打坐。是不行的。來我帶你上樓去睡罷。說時伸手挽住劉恪的胳膊。和前次一樣的冉冉上陞。上面漆黑甚麼也看不見。祇覺得雙腳落在很軟厚的稻草中。卽聽得鄭霖蒼說道。你就在這草裏面睡覺罷。不可胡亂移動。仔細掉下樓去。劉恪既到了這種地方。祇有惟命是聽。不敢亂動。在這草裏也不覺得睡了多久。忽有人推醒他。說道。起來起來。我帶你練武藝去。劉恪一聽這說話的口音。知道是鄭五來了。連忙坐起來。說道。是師傅來了麼。這人笑道。你的師傅嗎。他已不在此地了。來來我帶你下去。卽覺得胳膊被這人掖住了。祇一躍就下了土樓。樓下有天光從洞口射入。劉恪抬頭看扶掖自己下樓的。正是鄭五。心裏不由得疑惑。他何以說我。

的師傅不在此地的話。再看房中並不見鄭森蒼的蹤跡。鄭五也不停留便引劉恪走出洞來向山頂下走去。不一會到了山頂平坦之處。鄭五先就地下坐着。招手教劉恪在身旁坐下來。說道：「恭喜你得了高明的師傅。從此不愁不成一個法打兼全的魁尖脚色了。他已傳給你甚麼了。」劉恪道：「我還是遵你老人家吩咐的行事。胡老師雖有誰送他出監。便收誰做徒弟的話。祇是昨日却說我拜他爲師。還早。又說收了我做徒弟對不起你老人家。並不會傳給我甚麼。祇把我帶到祖師爺這裏。他就去了。也不知他把。我寄頓在這裏做甚麼。」鄭五連連點頭道：「收你做徒弟對不起我的話。是他存心和我客氣。他將你寄頓在這裏。並不是不肯收你。你於今且安心在此多住些時。我先把吐納引導之術傳給你。這是學道的基礎功夫。初學的固然從這上面下手。就是做到白日飛昇的時候。也還離不了這個。」劉恪欣然稱謝。忽想起一樁事來。問道：「昨日胡老師對祖師爺說。他要去。看成大哥。成大哥是誰。現在甚麼地方。你老人家想必知道。」鄭五搖頭道：「不知道。這些於你不相干的事。你不用過問。將來若到了可以給你知道的時候。自然有人說給你聽。你初次見我的那夜。我不是曾說了。不許你問長問短的嗎？」

劉恪聽了也不明白自己何以不應該盤問。這話惟有低頭應是。鄭五這纔從容將吐納導引之術細細的傳給劉恪。劉恪道：「這引導之術和練拳相彷彿。這地方大小恰好。相容真是天造地設。這所在給我學道。」鄭五笑道：「那裏是天造地設的所在。你瞧瞧對面那株枯樹如何成了那般模樣。劉恪望着那株沒有枝極的樹說道：「前次我到這裏來踏青就看了那株樹心中正在猜疑不知是甚麼人將枝極劈掉了。並縱橫劈了許多刀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鄭五道：「這都是祖師爺夫婦在此山修道四十年的陳跡。那樹上的刀痕是他兩老試劍劈成這個樣子的。」劉恪喜道：「我祇在書上見過。甚麼劍仙劍俠心裏雖是仰慕。然以爲祇古時有這種豪傑。現在是沒有了。誰知祖師爺就是劍仙劍俠。我的道不用學了。專從祖師爺學劍。不知行也不行。」鄭五大笑道：「不學道如何能成。劍仙劍是修道人除妖魔的利器。不學道就得了這利器。又有何用處。世豈有專教人殺人的道家。你不要胡思亂想。回洞去。依我方纔所傳授的努力用功便了。我不能時常到洞裏來。你功夫做到了甚麼火候。我自知道。前來指引你。」鄭五說着仍引劉恪下山直送到洞口。便分手走入林中去了。劉恪進洞祇見鄭霖蒼正和一個髮

白如銀的老婆子在裏面吃飯。看這老婆子穿着一身破爛污垢的衣服。簡直是一個乞食相似的。婆子鄭霖蒼見他進來。說道：「你不餓了麼？快來吃飯。」今日因前村鄉紳家辦喜事。我帶着我婆婆同去討了很多的飯菜。來足夠我們三人飽吃一頓。劉恪便向老婆婆叩頭行禮。道：「弟子給太師母請安。」老婆子動也不動的望着鄭霖蒼。笑道：「甚麼太師母？鄭霖蒼道：「你不知道他是老五的徒弟嗎？」老婆子伸手向劉恪笑道：「起來。於今人家都叫我做鄭婆婆。你也叫我鄭婆婆。就是不要甚麼太師母。叫得怪難聽。」劉恪不敢答應。正苦腹中饑餓。也顧不得討來的飯清潔不清潔。胡亂飽吃了一頓。心想我寄居在這裏。教他兩個老年人討來給我吃。我吃了心裏如何能安好？我身邊還有義父給我的幾兩散碎銀子。何不交給他們。大約也可以買些柴米。供給幾日。想罷。即從身邊掏出一把碎銀子來。遞給鄭霖蒼。並委婉說了本意。鄭霖蒼看了一看。搖手笑道：「這東西我們用不着。我夫妻素來是討着吃。討着穿的地方。上好善樂施的人家都認識。我們不愁討不着。若忽然拿出這雪白的銀子去買柴買米。反使人家疑心。我這銀子的來路不正。并且我沒有口袋。這銀子也沒地方存放。討米籃討飯鉢都不是放銀

子的地方。你還是收藏在身邊的好。劉恪見他執意不收，祇得仍舊納入懷中。從此住在這土洞之中。日夜遵着鄭五所傳授的吐納導引之術。用功每日。雖是吃的討來飯菜。然按時有吃。並不缺少。約莫經過了二三個月。漸漸的覺得自己的身禮輕了。不但洞裏的土樓可以自由上下。就是很陡峻的巖壁。絕不費事的。便可以縱跳上去。這日夜間。劉恪正趁着月色空明。獨自在山頂做引導的功夫。忽聽得離身不遠的一株樹上。枝葉瑟瑟作響。連忙朝着那發響的樹上看去。祇見那樹梢正在搖動。暗想此時微風不動。何以單獨這株樹。它們搖動起來。難道有大鳥宿在這樹上麼。一面思想。一面向那樹下走去。剛走了幾步。祇見那樹梢上忽湧出一個人影來。雙腳立在樹梢上。樹梢祇微微的顫動。並不低垂下來。那人影回頭向劉恪望了一望。復伸手向劉恪一招。劉恪心想我那有這種本領。能在樹梢上立脚。此人既有這般能耐。又招手教我上去。我豈可當面錯過。遂對着那樹梢。身一躍。雖已躍上了樹梢。然樹枝柔軟。那裏受得起一個人身體的重量。既是承受不起。自然隨卽滑落下來。還喜得不會被樹枝掛傷身體。劉恪的脚纔着地。那人也跟着飛身下來。哈哈笑道。笨蛋笨蛋。怎麼不知道把氣。

提起來呢。劉恪一聽這說話的聲音，方知道來的不是別人，就是自己師傅鄭五。便趨前說道：「原來是師傅，怪道有這般能耐。師傅不傳給我提氣的方法，我怎麼知道呢？」鄭五笑道：「這個你就不知道也無妨。我剛纔看你的能耐已夠用了。你的胡師傅此刻在河南嵩山頂上，等你特地託我來告知你前去。不過你胡師傅曾說了，此去祇能在夜間行走。白天須伏着不動，不可露面。劉恪道：「外邊認識我的人很少，出了襄陽境更無認識我的人，何必這般藏頭露尾呢？」鄭五道：「胡師傅是這們吩咐，自有道理。」劉恪道：「既是如此，我即刻回洞拜辭了祖師爺，就動身前去。」鄭五搖手道：「要走就走，用不着再回洞了。趁着此時月色還好，正好上路。就此去罷。」劉恪此時聽得胡慶魁上嵩山也急想前去學些能耐，見鄭五這們說，便不再回洞去作辭了。隨即向鄭五問明了去嵩山的途徑，便舉步前行，走了幾步，忽想起何玉山是跟着胡師傅走的，不知道於今也在嵩山沒有。正待向鄭五打聽回頭看時，已不見鄭五的蹤影了。祇得獨自向前行走。他的脚步很快，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看看天光將要發亮了，祇見迎面是一條大河，心想且渡過河去，再找地方藏伏。但是走到河邊，因天色還早，沒有人過河，渡船都靠在河

對岸。不曾渡人。過來。劉恪。又不敢。高聲。喚渡。祇心裏。思量。此處。是上襄陽。的大道。早晚。過渡。的人。必多。祇好在。河邊。等等。這河邊。停泊。的船隻。很多。劉恪。立在。河邊。無事。隨意。向各。船上。望去。忽見。一隻。大官船。的桅柱。上懸掛。了一面。紅字。長旗。那旗。一落。劉恪。的眼。不由。得吃。了一驚。連忙。退後。了幾步。不知。這船上。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大刀河上義子報恩 黃鶴樓頭雛兒學道

話說。劉恪。一眼。看見。那船。上的旗號。知道。那船上。便是。自己。義父。劉曦。的官眷。嚇得。連忙。倒退了。幾步。惟恐。船上有。熟人。出來。看見。退到。可以。隱身的。所在。仍探。頭伸。頸向。那船上。窺看。暗想。我義。父難道。已爲。我放。走胡。老師。的事。罷官。回籍。麼。若不然。怎麼。會帶。着眷。屬。停泊。在這。河下。呢。我會。記得。鄭師。傅閒。談過。近來。這條。水路。很不。安靜。常有。截江。打劫。的事。我知道。我義。父跟。前從。來沒。有熟悉。江湖。情形。的人。大約。還不明。白。這條。水路的。利害。我承。他老。人家。從武。溫泰。手裏。提拔。出來。加以。三年。養育。教誨。之恩。不。但。絲毫。不曾。報答。反因。我私。縱。要犯。將他。老。人家的。前程。斷送。良心。上實。在太。過不。去了。論。情理。我應該。在暗。中獲。送他。平安。回籍。不過。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已罷。官回。去。好在。

此處還離襄陽不遠我何不且回頭向人打聽一番再作計較劉恪正這們想着忽見那官船尾上走出幾個水手跳上隄岸將錨拔了起來像要開船的樣子靠着那官船左右停泊的船也都有人出來準備開頭就是停在河對岸的官渡也載着渡客過來了劉恪忽又轉念道胡老師吩咐我在夜間行走不許我在白天露面他既是這門吩咐必有不能露面的道理這船是白天行走夜間停泊的我若一路護送如何能絕不露面呢萬一因不聽吩咐出了意外的亂子便後悔也來不及了我義父乃堂堂一府之尊他一生清廉宦囊又不充足想必沒有大胆的強盜敢截劫官船何用我如此多慮不如趁這曉色朦朧的時候渡過河去胡亂買辦些乾糧覓個僻靜地方藏躲主意打定卽低頭向渡船上走去大凡越是怕被人家看見的人越是歡喜不斷的拿眼睛去看人家劉恪此時雖低着頭走上渡船仍不住的偷眼看那官船已被水手用船篙撐離了河岸那船既離了河岸劉恪以爲不至有人能認識自己了膽量不由得大了一些看停泊在官船左方的一隻小船也急忙解纜開頭劉恪一見那個撐腰篙的漢子好生面熟再看船梢裏坐着一個婦人分明是武溫秦的妻子周芙蓉喜得他面朝艙

裏船又正在掉頭的時候，不曾回過臉來。然劉恪已驚得縮頸低頭，不迭直待兩船都已開走了，纔敢抬頭向上流望了一望，暗自忖道：「怎麼武溫泰的船會跟着我義父的官船一路行走？這事祇怕有些蹊蹺。」武溫泰夫婦原不是正經東西，那年我義父爲提拔我，又使他夫婦受了羞辱，說不定就是因那回的事懷恨在心想趁這下任的時候圖個報復。不然明知道前面是襄陽府的官船爲甚麼要急急忽忽的跟着開頭呢？我既看見了這番情形，更不能不在暗中護送了他。這們思量着渡船已過了河，跳上河岸，便不遵大路行走，祇就河邊遠遠的跟着那兩隻船前進。約莫行了三五里路，忽又轉念，想道：「這般跟在後面步行不妥。」一則河邊沒有東西遮掩，恐怕被兩船上認識我的人看見。二則白天既跟着行走，沒有休息夜間如何能在暗中保護？好在我身邊還有幾兩銀子，我何不也雇一隻小船，跟定他們船尾。白天好躲在艙裏睡覺，也免得有人看見思量。停當卽在河邊雇了一隻有蓬的小船。白天跟着那兩隻船行走，夜間停泊在離官船半里的所在。每夜初更以後，劉恪便上岸在官船左右好藏形的地方，伏着祇是連伏了四夜，並不見武溫泰有甚麼動靜。心想這就奇了，怎的祇管早起跟着

開頭夜間跟着停泊一點兒舉動也沒有呢。前昨兩夜停泊的碼頭太熱鬧或是恐怕驚醒岸上的人不敢動手。今夜這一帶河邊並沒有有人幾家魚棚裏的漁人照例是不管閒事的。上下流頭停泊的又都是些小船有誰敢出頭救人的。今夜若還不動手便多半不是跟着圖劫的了。不過這幾日我偷眼看武溫泰船上屢次看見小翠子探頭探腦的向官船艙裏張望不是將要圖劫爲甚麼有這些鬼鬼祟祟的舉動呢。正在如此猜疑忽隱隱聽得上流頭有捏着嘴唇打呼哨聲音。劉恪雖不曾聽過這種聲音然跟隨武溫泰的時候江湖豪傑綠林好漢行劫打搶的故事聽說得很多。當此夜深人靜之際。又正是提心吊膽的防範搶劫。突然有這種聲音入耳。自然格外的注意。當即從伏匿的蘆葦中立起身來。借着迷離星月之光。隨着呼哨聲所在舉眼望去。祇見江面波平如鏡。約有四五隻不滿一丈的小魚船在水面穿梭也似的下來。劉恪是童身。又曾經修煉的人。眼光較平常人厲害。雖在夜間相隔數十丈。遠近祇要略有星光。他便能辨別人物。細看那幾隻魚船上。每船上僅有三個壯漢。三片短槳都豎着下水。划動起來毫無聲息。各人背上有刀柄。從左臂露出船上沒有一件打魚的器具。這類情

形一落眼就己看出是截江的強徒來了。不禁暗自吃驚道。怪道武溫泰這東西。前昨兩夜不肯下手。原來還約了這多同夥。祇武溫泰一家人動手。我雖祇一個人。也不愁對付不了。於今又加了這們十幾個。我單身一個人。顧此失彼。却教我怎樣辦呢。那五隻船真快。轉眼就向官船包圍過來了。各人放下短槳。從肩上拔出刀來。一個個向官船跳上去。武溫泰船上的艙門也同時開了。祇見武溫泰手挺雪亮單刀。躡出艙來。劉恪不見武溫泰。還好一見了面。那一腔無明熱火。那裏按納得住。虎嘯也似的吼了一聲。雙脚一頓。早從蘆葦中橫飛到了武溫泰的船頭。不待武溫泰施展手脚。已一手將單刀奪了過來。右腿起處。武溫泰被踢得一個筋斗。仍栽進船艙裏去了。劉恪忍不住用刀尖指着艙裏厲聲罵道。沒天良的狗強盜。劉大老爺有何事。虧負了你。你不知感激。反敢夥同強徒。截江打劫。劉恪以爲衆強盜是武溫泰爲首約來的。將武溫泰一家拿獲了。便不怕他不供出同夥的來。剛要跟進艙裏去。先將武家的人。個個殺傷。使他不能動。然後再過官船抵禦。這些強盜還沒跨進艙門。就聽得武溫泰的聲音。在艙裏說道。少爺弄錯了。我就是感激大老爺的恩典。聽說下任回藉。我明知這條水路不好。

走。又。不。敢。露。面。勸。阻。祇。好。雇。船。跟。在。後。面。暗。中。保。護。少。爺。不。信。請。拿。住。那。些。強。徒。審。問。劉。恪。聽。了。還。沒。有。回。答。陡。聽。得。官。船。艙。裏。有。高。呼。救。命。的。聲。音。此。時。惟。恐。自。己。義。父。受。傷。但。也。不。暇。推。詳。武。溫。泰。的。話。是。真。是。假。祇。開。口。說。道。你。既。沒。有。圖。劫。之。意。就。不。許。出。來。且。待。我。打。退。了。那。些。小。醜。再。叫。你。說。話。說。畢。卽。擊。着。武。溫。泰。的。單。刀。飛。舞。過。船。在。船。頭。上。把。風。的。幾。個。強。盜。見。有。外。人。殺。過。來。知。道。不。是。官。船。上。的。以。爲。是。同。道。的。人。偶。然。不。期。而。遇。便。用。江。湖。上。例。行。的。隱。語。打。招。呼。劉。恪。那。裏。理。會。呢。手。起。刀。落。已。就。近。劈。翻。一。個。趕。上。一。脚。踢。得。飛。起。一。丈。多。遠。纔。撲。通。一。聲。響。跌。入。河。中。去。了。立。在。旁。邊。的。強。盜。看。得。分。明。方。知。不。是。同。道。便。有。一。個。強。盜。對。劉。恪。說。道。過。路。的。好。漢。不。要。多。事。這。船。上。坐。的。是。貪。官。污。吏。我。們。劫。了。去。救。濟。窮。苦。之。人。好。漢。何。必。出。力。保。護。這。種。惡。人。劉。恪。哈。哈。大。笑。道。你。們。這。些。狗。強。盜。真。瞎。了。眼。你。們。知。道。我。是。誰。我。家。老。爺。一。生。公。正。廉。明。誰。不。知。道。你。們。這。些。狗。強。盜。敢。來。相。犯。劉。恪。從。鄭。五。苦。練。了。幾。年。武。藝。直。到。此。時。纔。得。試。手。心。想。一。個。劈。落。河。中。將。沒。有。對。證。問。武。溫。泰。的。話。決。定。將。各。人。的。脚。筋。砍。斷。使。不。能。逃。跑。當。下。緊。了。緊。手。中。刀。使。出。幾。年。來。苦。練。的。本。領。祇。有。幾。個。照。面。便。把。立。在。船。頭。

上把風人脚筋都截斷了。無論有多大能爲的人，脚筋一斷，就登時站立不起來。然於性命並無妨碍。劉恪在船頭上說話動手，已把在艙裏搶劫的強盜驚動了。探頭出來看時，見劉恪僅單身一人，尚不畏懼，也都挺刀而出。上前動手，劉恪雖已知道這些強盜都沒有了，不得的能耐，憑着自己的本領，不怕對付不了。不過船頭上的地面太小，人多了，不好施展。若是一個個下毒手，砍下河去，又自覺大慘。毒了，明知自己的義父是個居心最慈善的人，做官的時候，對於人命素極慎重。此番若將強盜殺死太多，料知自己義父見了，心中必不快活。但是十多個強盜擁上來，要一個個將脚筋截斷，實不容易。劉恪與衆強盜略交了幾手，打算自己退上岸去，將衆強盜引到岸上地面寬些，就好從容對付了。遂虛晃了一刀，翻身一個箭步，已退到了岸上。高聲對衆強盜罵道：「你們這班狗強盜，真有能耐！就上岸來與俺少爺走幾路話，未說了，忽聽得有個強盜哎喲一聲，雙手抱住頭顱，跳下小船去了。其餘的都似乎自知不是對手，各自紛紛逃上小船，也不暇兼顧，被截斷脚筋，倒在船頭的。這幾個同夥了，劉恪見他們逃走，祇得仍上船頭看武溫泰也手摯彈弓跨過船來對準逃去的小船上，連發了幾彈弓。

弦響後緊接着就是一聲哎喲。劉恪連忙搖手向武溫泰道：「饒他們去罷，不要打了你。好好的看守着這幾個強盜，我進去稟老爺發落。」武溫泰連聲應是。劉恪放下了單刀，走進艙去。此時艙裏沒有燈燭，不見有人走動，也不聞人聲。劉恪祇叫武溫泰從鄰船上將燈燭過來看時，原來官船上所有的男女老少一股腦兒用繩索綁在船梢裏，每人口中都塞了衣角或棉絮。劉曦夫婦也在其內。劉恪先解了劉曦夫婦的縛，卽跪下請罪道：「今夜使兩老受此侮辱，全是兒子罪該萬死。」劉曦夫婦看是劉恪，驚喜得望了又望，連望了幾眼，覺得不錯，纔一把摟住說道：「是我的兒嗎？你怎麼到了這裏？我是做夢呢，還是已經死了？在陰間相見呢？」劉恪看了兩老夫，妻這種殷勤親熱的樣子，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說道：「爹媽不要疑惑，確是兒子來了。」上船來打劫的強盜已被兒子打跑了，還擊了三個在外面等候。爹親自審問發落。劉曦將劉恪拉了起來，說道：「這也奇了，你已出衙門有幾個月了，如何知道我今夜在這裏遇盜？並且那們多兇神惡煞也似的強盜，你又如何能將他們打跑？」劉恪回道：「這話說來很長，於今且求爹先把擊住的三個強盜發落了，再審問鄰船的武溫泰。」至於兒子的事，還得細細的稟明。劉曦

父子談話時武溫泰船上已有人過來將一千人的綁鬆了在前艙臨時設了公案點了一對很大的蠟燭劉恪攙着劉曦到前艙審訊那三個強盜既到了這步田地不問如何狡賴的強盜也不能不認了三人一般的供詞都說這地方名叫大刀河支河汊港極多沿着汊港居住的多是漁人不過這種漁人白天是行打魚爲業夜閒遇有大船停泊在此便邀夥行劫從來沒有破過案因爲這大刀河縱橫約二三十里內除了漁人之外沒有做他項事業的人居住也不與做他項事業的人來往男婚女嫁都是漁人外人不能將女兒嫁給漁人也不娶漁人的女兒所以行劫的事不至走漏消息到外邊去劉恪指着武溫泰問道你們認識他麼三人都望着武溫泰搖頭道不認識劉曦道你們行劫未成我又下任之官原可以不認真究辦你們不過你們成羣結黨盤據要路掛着打魚的招牌却奪過往船隻也不知曾劫了多少財物傷了多少性命我今日若不將你們送官嚴辦這條水路將永無平安之日當卽命人將強盜的供詞錄了劉曦並親手寫了一封信連夜派人押解三個強盜去當地縣衙裏懲辦後來那縣官就根據強盜的供詞調兵將大刀河岸的漁人拿辦的拿辦驅逐的驅逐一個

也。不。存。留。這。條。河。道。就。此。安。靜。了。此。是。題。外。之。文。趁。此。交。代。一。句。不。表。再。說。劉。曦。派。人。將。強。盜。押。走。後。武。溫。泰。纔。上。前。叩。頭。請。安。劉。曦。審。視。了。幾。眼。問。道。你。不。是。那。年。到。襄。陽。賣。解。的。武。溫。泰。嗎。怎。麼。也。到。這。裏。來。了。呢。隨。又。望。着。劉。恪。問。道。你。跑。出。去。還。是。和。他。們。在。一。塊。兒。混。麼。劉。恪。連。忙。跪。下。答。道。不。是。兒。子。正。要。向。爹。請。罪。兒。子。也。不。知。道。他。們。的。船。爲。甚。麼。跟。着。官。船。行。走。劉。曦。教。劉。恪。和。武。溫。泰。起。來。問。道。你。既。不。是。和。他。們。在。一。塊。如。何。來。得。這。們。湊。巧。劉。恪。便。把。從。鄭。五。在。花。園。教。武。藝。起。直。到。此。時。止。從。頭。至。尾。說。了。個。大。概。道。兒。子。當。看。見。他。這。船。緊。跟。着。官。船。開。走。因。疑。心。是。希。圖。劫。奪。官。船。的。所。以。不。去。嵩。山。臨。時。雇。船。追。隨。下。來。於。今。雖。知。道。他。不。是。圖。劫。然。究。竟。爲。甚。麼。跟。到。這。裏。我。還。是。不。知。道。劉。曦。點。頭。向。溫。武。泰。道。我。沒。有。虧。負。你。的。地。方。行。囊。裏。又。沒。有。多。少。金。銀。財。寶。料。你。也。不。至。起。不。良。之。心。但。是。你。既。不。圖。劫。却。爲。何。緊。跟。我。的。船。同。開。同。泊。幾。日。不。離。呢。武。溫。泰。道。這。話。說。來。原。因。很。長。並。很。希。奇。古。怪。自。那。年。承。大。老。爺。恩。典。不。追。究。拐。逃。的。罪。并。賞。賜。了。小。人。許。多。的。銀。錢。小。人。出。來。思。量。這。種。遭。際。甚。是。難。得。全。家。在。江。湖。上。討。飯。原。是。因。爲。沒。有。本。錢。做。生。意。迫。不。得。已。纔。走。上。這。條。路。既。承。大。老。爺。賞。賜。做。小。

生意的本錢已經夠了。何必再幹那永沒有長進的賣解生涯呢？小人夫婦商議了一會，遂決計改業。不過小人一家大小多年在外飄流，久已沒有家鄉住處，改業做買賣，究在何處存身呢？加以百行買賣都是外行，也不好從那一行着手。喜得多年在江湖上飄流，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幾省的生意情形，還能知道一個大概，就買了現在這隻舊貨船，揀容易出脫的貨物，從這省載了運到那省發賣。一家大小的人有了這隻船，也就不愁沒有地方居住了。託大老爺的鴻福，頭一次買賣便做得十分得法。第二次裝了些磁貨，從九江開船，打算運往宜昌出脫。不料纔開行一日，就遇着倒風，連泊了十餘日，不能開動。好容易盼到風息了，連忙開船前進。船行不久，天色轉了順風。一家人正在高興，拉起風帆，箭離弦也似的向前行走。忽聽得岸上有人大叫停船。小人在艙裏聽得叫喚的聲音，很急也不知道，是叫誰停船。無意的走出艙來，探望祇見一個年約五十來歲的道人，正望着小人船上招手，口裏不住的說：快將船靠過來。此時船離岸雖隔了十來丈，河面然因是白晝，看得分明。小人仔細看那道人面貌，生得雖甚堂皇，衣服也甚齊整，祇是神氣之間好像心裏有事，要尋人厮鬧的樣子。小人因為

不認識他又想趁着順風多趕些路程便不肯無端將船停泊祇高聲對道人說道我這船不搭客請照顧後面搭客的船罷道人見不停船一面追趕着一面說道我不是搭船的因有要緊的話問你快靠過來小人又說道我和你素不相識有甚麼話問要問就這們問用不着停船那道人聽小人這般說似乎生了氣脚步更追的急了忿忿的罵道你敢不靠過來麼鬧發了我的火性你休得後悔小人越是看了他這種情形越不敢將船停泊因第一次賣買做的得法船上除貨物之外也還存積了幾十兩銀子心裏恐怕這道人不懷好意忙將風帆極力拉起船更走的快了想不到道人竟呼着小人的姓名說道武溫泰你以爲拉起風帆我便追不上你麼你若能逃我也不來了那道人的本領確是不小說罷兩脚如飛轉眼就到了船的前面仍立住脚問道你還敢不靠過來嗎小人自知本領敵不過他祇得拱手陪笑說道我與道長素不相識想沒有得罪你的地方我是個做小買賣的人要趁這順風多趕幾十里路道長有甚麼話請說停船實在太耽擱久了那道人冷笑了一聲說道你不靠過來我難就不能上船嗎旋說旋將道袍擄起在水面上如履平地一路走上船頭脚上草鞋都不曾濕

透上船後也不向小人說話兩眼向艙裏艙外彷彿尋覓甚麼小人的妻子兒子此時都立在船頭上道人尋覓了一會就向幾個小孩子打量着問道你家裏的人盡在這裏嗎小人答道不盡在這裏還有在那裏呢道人問道你在通城境內趙家飯店門口拐逃的那個人呢於今藏在甚麼地方去了小人一聽這話不由得吃了一嚇因不敢承招祇得裝做不知道的說道這是甚麼話我拐逃了甚麼人道人放下臉叱道你還待抵賴麼我不是查得了所在何以姓張的不找姓李的不找單來找你武溫泰趕緊照實供出來你把他藏在甚麼地方去了你就是將他賣了也不要緊祇須把他的姓名住處說出來便不干你的事了你想隱瞞着不承招是不行的小人料知道道人必有來歷他既能說出是趙家飯店門口拐逃的話斷不能不認因此纔將大老爺在襄陽做壽及當時的情形說了那道人問道是真的麼你若有一半字虛言下次落在我手裏休怪我對不起你小人說豈敢在道長跟前說假話那道人看見小女小翠子立在旁邊隨即伸手摸着他的頭頂笑問道你也姓武麼今年幾歲了小翠子本來胆大不怕生人伶牙利齒的回答了道人道人笑嘻嘻的說了聲好妮子回身又踏着水波上

岸去了。小人當時也不會問那道人的姓名住處，更猜不透是怎麼一回事。不過道人說話的聲音，小人因在湖南來往的時候，居多聽得出他說的是湖南話。他既上岸走了，小人也就不懶得追究了。不知不覺的，又過了幾月。這日小人的船正停泊在黃鶴樓下，安排載些貨物運往各處發售。因見黃鶴樓下圍着無數看熱鬧的人，也有拍手大笑的，也有高聲叫好的。這種情形，凡是熱鬧碼頭上都有。小人見慣了，並不在意。祇是小女小翠子，他不會上黃鶴樓看過，拉着小人要帶他上去。瞧熱鬧。小人祇得帶他上岸，擠入人叢中。看時原來是一起在江湖上變把戲的這類變把戲的人。小人不認識的很少。當下便認得那爲首的是河南人趙大小人，因自己已改了行業，本不打算和趙大招呼。無奈趙大的眼睛很快，已被他看見了。他既向小人拱手走過來問話，小人不能不理。祇好和他談了一陣。別後的情形，他求小人下去幫幫場，使幾趙武藝給大家看看。小人再三推辭，拗不過趙大說了連篇的好話，不由得答應。遂跳下場子，幫趙大張羅了一會。喜得看官們還肯賞臉，也討了不少的錢。趙大歡天喜地的收場，定要拉小人在樓下喝茶。小人看小翠子時，已不在原來立着的地方了。小人以爲被人

擁擠得移了原處。高着嗓子喚了幾聲不見。答應看熱鬧的見已收場，便漸漸的散開了。祇不見小翠子的蹤影。趙大說道：「你姑娘必是獨自回船上去了。不然便是上樓玩去了。在我們這種人家生長的姑娘，斷沒有走失了的道理。你放心罷。我們還是上樓喝茶去。」小人聽了趙大的話，也覺得在江湖上混了半世，又在熟碼頭上料不至被人拐了女兒去。因此也就沒拿着當一回事。趙大既殷勤相邀，便隨着一千人走上黃鶴樓。胡亂擾了他一頓茶點，分手回船。問小翠子到那裏去了。小人妻子說：「你自己帶他上岸去看熱鬧。怎的倒回來問我呢？我說他不會回船嗎？因把遇趙大要求幫場的話對小人妻子說了一遍。小人妻子道：「必是小丫頭貪着看熱鬧，忘却回來了。且上岸去找找小人也還不着慌。及至分途找了一陣，回來都說不見。這纔覺得不妙。向一班碼頭上朋友打聽，都很詫異。說你的姑娘我們見面都認識。休說我們不至和你過不去。便是外路人在我們這地方做生意，也得向我們打個招呼。是你的姑娘，我們自然應該照顧。如何肯給人帶走呢？除非是你姑娘自己走向別處去了。那就不關這碼頭上的事。小人雖相信他們這些話不假，不過也相信小翠子實在不至無端跑往別處去。」

仍不斷的分途尋找小人。妻子祇急得日夜號哭連尋了五六日毫無蹤影。料知已是無望了。就再多尋幾日。也是枉然。祇好忍痛開船。嗣後全無消息。還喜叨大老爺的福庇買賣。倒做得很順手。直到前一個月小人的船泊在洞庭湖邊。因風色不順。已停了幾日。不能開行。這日忽見一隻小船拉着風帆順風而下。船頭上坐着一男一女。轉眼就靠近小人的船了。小人看那船頭的女子不是別人。正是小翠子。雖祇離別了三年。然已長成得不是三年前模樣了。再看那男子原來就是那個能在水波上走的老道。小人剛待招呼那老道已起身向小人拱手道。久違了。貧道因見你家姑娘很好。但可惜在你家受不着好教訓。所以特地將他引到一處清淨地方教訓了三年。於今一藝已成。故送還給你。小人夫妻聽了自是喜出望外。連忙邀老道過船。小人的妻子從來極痛愛小女。這三年之中也不知哭了多少次。掉了多少眼淚。一旦骨肉團圓。心中不待說是形容不出的歡喜。不過小翠子對他母親大不似從前一般親熱了。老道送小女上船不肯就坐。祇望着小女說道。我吩咐你的話不可忘記。你自己一生的快樂就在。他一人身上千萬錯過不得。小女諾諾連聲答應。老道作別回小船。小女還叩頭相

送。可是作怪。那小船從上流頭下來。滿拉風帆。順風流水。固然走得很快。此時小船回頭上去。逆風逆水。應該寸步難移。然一般的張帆而走。沒一會就看不見那船的帆影了。小人問小翠子。這三年在什麼處停留。受了甚麼教訓。小翠子搖頭道。師傅曾再三叮囑。不許將停留之處說給外人聽。自己父母雖不是外人。祇是那地方究竟叫甚麼地名。屬那一省管轄。連我自己還不知道。也沒有受旁的教訓。祇練了些武藝。小人又問他。老道吩咐不要忘記的是甚麼事。小翠子道。師傅說於今在襄陽府衙門裏的那個少爺也有人傳了他的武藝。他是將來要做事業的人。須我去做他的帮手。趁他此刻快要離開襄陽府了。趕緊去與他會面。小人見他這們說。雖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然而知道那老道是個奇人。是老道吩咐要做的事。自有道理。因此不敢違拗。聽憑小翠子調度。將船開到襄陽河裏。就遇着大老爺的官船。也停泊在河下。就祇不曾見着少爺的面。小翠子也因不見少爺。心中着急。祇好跟着官船行走。想不到此地有強徒。敢來放肆。劉曦聽了這番奇離怪誕的話。很欣喜的點頭說道。這事倒和唐時聶隱娘的故事相彷彿。天下實有此種異人。你且去傳你的女兒到這裏來。我當面問問他看。

武溫泰應是去了不一會就引了小翠子過來向劉曦叩頭行禮劉曦笑道你這女兒不是到過我公館裏還當着我走過軟索的嗎果然出落得不似從前小家子氣了說時隨望着小翠子問道你父親方纔將你在黃鶴樓相失的情形略對我說了一遍我問你你那道人師傅姓甚麼叫甚麼名字你毋庸隱瞞我於今已是下任的官了我打算隱居山林一功世事都不過問祇望有修道的異人傳我一點兒養生却病之法使我少受些病痛我就於願已足了斷不至將你師傅的姓名說給外人知道小翠子肯說不肯說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姻緣有定老道士執柯 玄法無邊獸漢子念佛

話忽劉曦仔細盤問小翠子要小翠子說出師傅姓名來小翠子道我師傅是一個老婆婆究竟叫甚麼名字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劉曦露出詫異的樣子問道怎麼還有一個老婆婆呢不是送你回船的那個道人嗎小翠子道不是那道人呢小翠子道是劉曦又問師母劉曦道當日將你從黃鶴樓下引去的是不是那道人呢小翠子道是劉曦又問道他當時如何將你引去引你到甚麼地方三年中如何生活他所謂一藝已成究竟

是甚麼。藝你何妨。從頭細說給我聽聽。小翠子聽了。低下頭。很着急的神氣。忽向劉曦跪下來。叩頭說道。求恕我無狀。我臨行時。師傅曾一再吩咐。不許我將三年中情形對人洩漏。說時。回頭望着劉恪。道。師傅祇教我來對你說。你師傅在嵩山等你。須趕緊前去。免致錯過。劉恪聽了。小翠子的際遇。又見他出落得丰姿秀麗。舉止溫文。不知不覺的就動了一積愛慕之念。他兩人當日在一塊兒的時候。情意原甚投合。祇因那時兩人的年齡都太幼。稔加以處境的關係。不能表示相愛之意。此時劉恪心中。既萌愛念。便隨口問小翠子。道。我去嵩山。你去那裏呢。小翠子見劉恪突然問出這話。不由得羞紅了臉。半晌說道。你問我去那裏。幹甚麼。我自有的地方去。劉恪也自覺這話是問得太唐突了。很忸怩的說道。我因那道人曾說。特地送你來給我做個帮手。所以問你這話。劉曦連忙問劉恪。道。你還是要往別處去嗎。你知道自你走後。你母也曾日夜哭泣。麼。我的前途。就爲你放走了。傅癩子受了處分。祇是雖受處分。若不是爲你走掉了。我也不至灰心喪氣。自願退休。我丢官。本不算事。然因爲沒了你。纔丢官。卽此便可想見。我爲你的傷感了。旋說。旋紅了眼。掉下淚來。劉夫人在後艙裏聽着也哭起來了。劉

格。心。想。我。原。爲。要。報。答。他。兩。老。提。拔。我。及。三。年。教。養。之。恩。疑。心。武。溫。泰。是。希。圖。劫。奪。所。以。雇。船。跟。隨。下。來。本。來。祇。打。算。在。暗。中。保。護。遵。師。傅。的。吩。咐。不。敢。露。面。的。想。不。到。弄。成。這。個。局。面。使。我。不。能。不。露。面。於。今。他。兩。老。既。是。這。般。情。形。我。若。決。然。不。顧。抽。身。去。固。是。使。他。們。太。難。堪。而。我。心。裏。也。實。不。忍。待。不。急。去。罷。胡。師。傅。又。在。嵩。山。等。我。豈。可。錯。過。時。機。心。裏。雖。這。們。想。着。口。裏。却。安。慰。劉。曦。道。兒。子。去。嵩。山。並。不。是。一。去。不。回。的。因。師。傅。吩。咐。了。須。前。去。會。面。不。敢。不。去。但。是。一。有。機。會。仍。得。回。來。長。侍。膝。下。聚。散。是。人。生。不。可。免。的。事。這。是。用。不。着。傷。感。的。劉。曦。歎。道。你。果。能。去。了。又。來。我。自。用。不。着。傷。感。所。慮。的。就。是。你。一。去。不。回。使。我。白。費。精。神。終。歸。一。場。沒。結。果。呢。劉。曦。說。到。這。裏。忽。有。一。個。丫。頭。出。來。說。夫。人。請。他。到。後。艙。說。話。劉。曦。起。身。進。後。艙。好。一。會。纔。出。來。對。武。溫。泰。道。你。這。回。雖。非。有。意。跟。來。保。護。我。然。若。不。是。因。有。你。的。船。跟。着。開。頭。我。少。爺。也。十。九。不。至。跟。來。所。以。這。回。的。事。你。的。功。勞。最。大。我。代。你。着。想。全。家。在。江。湖。上。賣。藝。餬。口。固。是。下。流。沒。有。好。收。場。的。事。就。是。像。現。在。這。般。販。賣。各。處。土。貨。東。飄。到。西。西。流。到。東。本。小。利。微。究。竟。能。賺。的。多。少。并。且。全。家。寄。居。在。江。河。裏。終。年。處。風。波。之。中。也。很。辛。苦。也。很。艱。險。我。看。你。雖。是。個。

從下流出身的人性情倒還不甚惡劣。我很有心幫助你，使你成立一個家業。不知你的意思怎樣。武溫泰慌忙稱謝道：「小人就因大老爺賞賜銀錢，得免全家流落江湖之苦。近年來真是心中說不出的激感。於今又要成全小人的家業，小人豈有自外生成之理？」劉曦點頭笑道：「你既情願就從此送我回家鄉去。你這女兒雖是甚好吃虧，生長在你這種家聲中，那怕生得再好些，要擇乘龍快婿也是難事。因為習俗如此，男女婚嫁須要門當戶對。你這種門戶如何能和世家大族結親呢？像你這樣的女兒，若胡亂嫁給沒來頭沒出息的人，委實可惜。你女兒的師傅既說了特地送他來給我，家少爺做個幫手，可知他與我家少爺有緣。我打算和你們結成這門親戚，不知你心下怎樣？」劉恪小翠子兩人聽了這番話，都羞得低頭避過臉去。武溫泰答道：「小人就因門第寒微，不敢存高攀的念頭。但是大老爺不嫌貧賤，小人還有甚麼話說？」劉曦喜道：「既是如此，你我一言為定，便了彼此。已結成了親戚，此後稱呼便用不着甚麼。小人大老爺了劉曦這番舉動，原是劉夫人出的主意，因恐怕劉恪去了不肯再來，看劉恪的情形，知道很有愛慕小翠子之意，便是就小翠子師傅吩咐的言語看來，也可以料定他兩

人應成夫婦能將小翠子留在身邊自不愁劉恪去了不回劉夫人把這主意對劉曦商量所以劉曦有這番舉動劉恪正在動念愛慕小翠子的時候見自己義父如此成全心中自然感激祇是心裏一想起自己的大仇未報若跟着義父回山東原藉成立了家室光陰易過等到我有報仇的時機祇怕那朱宗琪的骨殖都已朽了劉恪思量到這上面心裏又委決不下了忽轉念一思想道現放着胡師傅在嵩山等我前去我怎么不去找他商量呢於今豈是我貪戀女色的時候當下如此想罷卽上前向劉曦說道蒙父親的恩典替兒子娶媳婦兒子不敢不遵不過兒子的師傅在嵩山吩咐兒子趕緊前去不能錯過好在武家父女都會武藝父親又有心成全他這一路保護回山東沿途料無妨礙兒子可以安心到嵩山去但求師傅沒有事情教兒子耽擱不久即可趕到山東來以便朝夕侍奉此時却不敢久留了小翠子在旁插口說道少爺儘管放心快去我師傅就恐怕你耽擱誤了大事再三吩咐我催促這裏由我同行決無差錯劉恪聽了卽向義父義母拜別劉曦夫婦也知道挽留不住祇得灑淚望着劉恪上岸揚長去了這裏有武溫泰一家人護送安然到了山東劉曦雖不是貪墨之官然在

宦途多年也有不少的積蓄回籍後便略分了些田地房產給武溫泰儼然是劉府的親戚了兩家纔居處停當了這日小翠子忽對武溫泰說道我師傅打發我動身回來的時候曾說我終身是要跟劉家少爺去建功立業的於今劉家少爺到嵩山去了不知道甚麼時候回來我住在這裏有何事業可做呢與其坐在家中光陰虛度不如也去河南嵩山玩玩武溫泰吃驚道這是甚麼話你於今雖未出閣然已是劉府的媳婦了一個幼年女子如何好獨自出門行走并且此去河南嵩山千里迢迢不老練的男子尙且不敢一個人行走何況你是個姑娘劉家少爺去嵩山會他師傅是從大刀河動身去的早已師徒見了面不知又走到甚麼所在去了你卽算大胆走到嵩山去你知道劉家少爺會在那裏等你麼你這小妮子真糊塗小翠子笑道話雖如此但是我既出門尋找劉家少爺無論他到甚麼地方子不愁找他不著武溫泰祇是極力的說去不得小翠子也就不爭論了一夜睡過次日武溫泰夫婦起床不見小翠子起來平日小翠子起得最早這日不見起來以爲是偶然熟睡了小翠子自從着跟回山東後每夜是獨自住一間房裏安睡將窗戶房門都關得緊緊的照例早起開門出來先到

武溫泰床前將父母喚醒。這日武溫泰起床後，走到小翠子睡房門外，見房門仍是緊閉不開。隨舉手在門上敲了幾下，說道：「怎麼這時分還不起來呢？」敲過幾下，不見有人答應。心裏不免有些疑惑起來。走近窗戶一看，見也是緊緊的關閉。又在窗格上敲了幾下，聽裏面還是沒有動靜。遂將窗格紙戳了一個小窟窿，閉了一隻眼朝裏張望。不張望還祇是疑惑，這一張望，便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房中空空的，何嘗有小翠子在內呢？武溫泰心想：窗戶房門既都緊緊的關閉着，他怎麼會不在房內？一面猜想，一面舉手推那窗戶。果是虛掩着，不曾關牢。應手就開了。武溫泰多年在外賣藝，也會些蹤跳工夫。當卽由窗口跳進房間，看房中的陳設如常。床上的被褥還折疊整齊，好像昨夜不曾有人睡過。眼見得小翠子是窗口逃出去的。武溫泰既發覺了這事，卽開房門出來告知周芙蓉。周芙蓉道：「這丫頭回來之後，在我面前生辣辣的一點兒親熱的情形也沒有。我已疑心他不能在家中長久，却想不到就是這們跑了。他既忍心放得下我們父母，我們做父母的何苦還痴心放不下他聽憑他去好了？」武溫泰道：「他已經跑了，我就不聽憑他跑也。沒有方法，不過對劉家將怎麼辦？」周芙蓉道：「雪裏不能埋屍人。」

走了。劉家終得知道隱瞞是不能的。不如直說了罷。武溫泰道：「我們於今的田地房屋都是劉家給我們的。劉家爲的就是這個小丫頭。此刻小丫頭是這們私逃了。劉家是何等人家。豈肯再認這種媳婦。他家不認媳婦。我們如何好意思住他的房子。受他的田產。周芙蓉聽了也就躊躇起來。他夫婦正在計議如何對付劉家。祇見一個在劉曦跟前當差的走來說道：「我家老爺請武爺過去有話說。」武溫泰詫異道：「你家老爺今日怎的起得這般早。我還剛起床呢。你知道你老爺爲的甚麼事。麼當差的回答：「不知道。」武溫泰祇得急匆匆的洗嗽了。懷着鬼胎到劉曦家來。祇見劉曦獨自緊蹙雙眉坐在書房裏。彷彿心中有狠可憂慮的事。的神氣。見面不待武溫泰開口便問道：「你家人都好麼。」武溫泰見突然問出這話。不由心裏跳起來。因在家時不曾計議。停當直說與否。還沒有決定。今見劉曦問的似乎話出有因。懷着鬼胎的人到這時候。心裏安得。不跳呢。然表面祇好勉強鎮定。認他做一句隨便的話。隨口含糊應道：「託福都好。」劉曦讓武溫泰坐了。問道：「你小翠子起來了麼。」武溫泰見劉曦忽然提起小翠子來。問心裏更十分驚詫。暗想：「小丫頭逃跑的事。我夫妻尙且纔發覺。除我夫婦以外。家裏的人都。」

還不知道。難道他就得着了風聲嗎？不然他怎的單獨問我這話呢？他不問我可以不說。既是專問這話，祇得照實說了。武溫泰剛打定主意要回答劉曦，已接着說道：你躊躇些甚麼？你小翠子此刻在家裏麼？我之所以請你來問你這話，是因我這裏今早出了一件怪事。我今早起來，忽見枕邊有一封信，我就覺得奇怪。因我夜間睡覺，照例須將門窗緊閉，必待我起床後，開了門窗當差的方許進房。此時我還不曾下床，信從何來呢？忙看了看門窗，仍是關着未動。及至折信看時裏面的言語更使我不得明白。信中說小姪承先生三年教養，我很感激。小姪本是劉家外孫，原可以承繼給先生做兒子。不過小姪身上尚有一件大事未了，不能不教他前去努力。先生替小姪訂的媳婦，不能待到大事了後始行完婚。因此我特來引他前去。將來小姪的大事辦妥，佳兒佳婦自有珠還合浦之時，毋庸着慮。上面署款爲成章道人。我看了這奇怪的信，連忙開門問家裏人曾否有人送信前來。家裏人說此時還不曾開大門。如何有人能送信到上房裏來呢？你看這事情奇怪不奇怪？武溫泰聽了，頓脚道：怪道小翠子今早不見了。原來有人前來把他引去了。我本是見面時就要說的，因覺得這事太不體面了。又以

爲小翠子偶然出外不久仍得回來。所以不敢先說。既是得了這們一封。信可知暫時是不能回來的了。祇是成章道人究竟是誰。怎麼稱呼。少爺做小姪劉曦道。那個送小翠子回船。能在水波上行走的。道人或者就是這個成章道人。你當日不會請教他的姓名。所以不知道。這倒用不着猜疑。最奇怪的就是信上說他是劉家的外孫。我記得在通城任上。初見他父子。他父親分明說是姓劉。我那時就因爲他和我是同宗。所以起念想將他留在衙裏。無如他父親執意不肯。他父親分明姓劉。如何他又姓劉家的外孫呢。他耳上那隻烏金耳環。那怕再過幾十年。我也認識。萬無錯認了人的事。這其中必還有隱情。外人不得知道。武溫泰聽了。自然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於今且放下這方面。後文自有交代。再說劉恪。從大刀河兼程向嵩山前進。纔走了幾日。這日正在攢路。忽見迎面一人匆匆走來。劉恪定睛看時。原來那人正是何玉山。劉恪忙迎着問道。你怎麼到這裏來了。打算到那裏去。師傅呢。何玉山笑道。我正是師傅打發來迎接少爺的師傅。此刻已不在嵩山了。因少爺不聽他的吩咐。在白天露面。以致不能如期趕到嵩山。於今聚會之期已經過了。師傅恐怕你白跑到嵩山。見不着人。所以

打發我照着這條道路迎接上來。果然在此遇着了劉恪。詫異說道：究竟定了甚麼時期在嵩山有甚麼聚會？鄭師傅送信給我的時候，並不會說出來。祇說師傅吩咐我不許在白天露面。我祇道不許在白天露面是恐怕被襄陽府做公的人看見。我若早知道是定了期在嵩山聚會，就不至跟着大老爺的船到大刀河去了。何玉山問道：如何跟着大老爺的船到大刀河去？這話怎麼說？劉恪祇得將遇見官船及武溫泰船的話略述了一遍。問道：你在師傅左右應該知道這番在嵩山聚會是些甚麼人爲的？甚麼事請說給我聽？如何？何玉山搖頭道：我雖跟在師傅左右，但是聚會的事，我一點兒不知道。更不認識是些甚麼人。於今師傅在慈恩寺，祇等你前去有話說。想必可以將情形說給你聽。劉恪道：慈恩寺在那裏？此去還有若干路程？何玉山道：就此不遠。我在前引路說着回身引劉恪約走了十多里，到一座山裏，祇見無數參天古木圍擁着一所大廟。境地非常幽勝，不過廟宇的牆壁磚木都很陳舊，像是多年不曾修葺的。廟門上石刻的慈恩寺三個大字，因年深月久已被風雨剝蝕得不容易辨識了。劉恪看了這廟宇的情形，不覺歎了口氣，說道：可知這寺裏的和尙實在懈怠了。怎麼這們大一所

古寺也不募化銀錢來修理。修理眼睜睜望着頽廢到這樣子。何玉山笑道：我看這寺裏的和尙倒不懈怠，並且都非常守戒律，一個個都苦行苦修。你到裏面住一二日，看了就知道不錯。劉恪點頭道：這樣說來，倒也難得一邊說一邊進了寺門。何玉山指着寺門旁邊說道：請在此等等我。我去報知師傅，就來。劉恪即立在寺門旁邊等候。祇見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老頭，散披着短髮，頭陀裝束，雙手握着掃帚，從容不迫的在佛殿前面丹墀裏掃地。那種誠實謹慎的神氣，完全流露於外，使人一望就知道是個小心修行，不敢胡行半步的好人。劉恪看了，又不由得暗自點頭道：這頭陀多半是一個火工道人。着他打掃得內外整潔，滿寺不聽得有笑語之聲。何玉山說的思想，必不差。正打算逗着這頭陀閒談幾句，忽見何玉山已從裏面走到佛殿階前，向劉恪招手。劉恪忙整衣上去。胡慶魁也迎了出來。劉恪待要行禮，胡慶魁一把挽住劉恪的手，笑道：你可惜來遲了。一步有幾個人，你應該見見面的。此刻都見不着了。不過此時雖見不着，將來仍是要在一塊兒做事的。劉恪道：承師傅打發何玉山來迎接，我在路上聽得他說在嵩山聚會的時候，已經過了我當初以爲祇有師傅一個人在嵩山。等我鄭師傅並

不。會。說。出。有。聚。會。的。事。更。不。會。限。定。我。甚。麼。時。日。要。趕。到。嵩。山。我。義。父。因。我。跟。着。師。傅。走。了。灰。心。喪。氣。的。辭。官。回。籍。我。不。遇。見。便。罷。既。是。遇。見。了。又。覺。得。他。此。行。很。險。自。忍。不。住。要。在。暗。中。保。護。因。此。就。耽。擱。了。幾。日。胡。慶。魁。點。頭。道。在。你。此。舉。果。是。人。情。其。實。有。我。在。何。至。使。你。義。父。因。我。而。受。刼。奪。之。慘。你。要。知。道。武。溫。泰。的。船。是。我。們。特。地。打。發。他。前。去。保。護。你。義。父。的。你。若。不。露。面。大。家。都。可。不。露。面。你。既。露。了。面。武。氏。父。女。也。就。不。能。不。露。面。了。劉。恪。吃。驚。問。道。師。傅。早。已。知。道。大。刀。河。有。強。盜。行。劫。我。義。父。嗎。何。以。小。翠。子。又。對。我。說。他。師。傅。教。他。催。我。趕。緊。去。嵩。山。呢。胡。慶。魁。笑。道。這。是。他。師。傅。的。數。比。我。精。到。算。定。你。們。應。該。在。大。刀。河。會。面。然。因。此。又。得。多。一。番。麻。煩。劉。恪。問。爲。何。多。一。番。麻。無。胡。慶。魁。道。如。果。大。家。都。不。露。面。過。了。大。刀。河。就。各。事。分。開。豈。不。省。事。於。今。小。翠。子。跟。着。去。山。東。還。不。知。要。待。何。時。方。能。出。來。劉。恪。道。我。始。終。不。明。白。畢。竟。是。怎。麼。一。回。事。小。翠。子。說。他。的。師。傅。是。一。個。老。婆。婆。又。說。教。他。來。做。我。的。幫。手。我。有。甚。麼。事。用。得。着。他。做。幫。手。呢。那。老。婆。婆。是。誰。我。既。不。認。識。爲。甚。麼。打。發。徒。弟。來。幫。我。呢。胡。慶。魁。笑。道。這。話。問。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心。裏。時。刻。不。忘。的。是。甚。麼。事。自。己。應。該。知。道。是。不。是。要。人。幫。助。也。祇。有。你。

自己知道如何倒說始終不明白呢。劉恪聽了不覺愕然。望着胡慶魁心想：我身上的殺父之仇除了我那個死去的義父而外斷乎沒有人知道。我這幾年來時刻不能忘記的就祇報仇一事。這事雖也用得着人幫助，但小翠子師傅從何知道呢？胡慶魁見劉恪現出驚疑的樣子，卽說道：「這也怪不得你，你明白祇因你出世太遲了。我如今所以引你到這慈恩寺來，就爲恐怕你自己不明白自己的事，特地引你在這地方等一個人來和你談談，使你知道自己的本來面目。這個人不久也就到了。這慈恩寺是五百多年的古刹，此刻的方丈法名光宗，是一個道行精深的老和尚，常住在這寺裏的七八十個和尚也都都能謹守戒律一意精修。我與光宗法師有些兒交情，向他借了兩間房屋給我們暫時居住，祇要等到這人來和你見過面了，便可以分途各自幹各人的事去。」劉恪問道：「師傅所說的這個人畢竟是誰？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我自己的本來面目我自己不知道，這人如何能使我知道？師傅何不爽直些說給我聽，免得我攔在中心納悶。」胡慶魁笑道：「我何嘗不想早說給你聽，無奈我也是不知道。周全你還是安心等着罷。」師徒正在說話的時候，忽有人送茶進來。劉恪看這送茶的人就是剛

纔掃丹墀的那個道人當時也沒注意道人放下茶去後胡慶魁卽對劉恪說道這道人也是你湖南人原是一個馱子近年來漸漸的不似從前那們馱的厲害了劉恪隨口問道湖南人爲甚麼跑到這裏來當做火工道人呢胡慶魁道他已在這慈恩寺當過一十二年的火工道人了在十二年前的臘月裏這裏連下了幾天大雪這日是臘月二十四日寺裏和尚早起打開寺門就見門外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倒臥在雪中像是已經死了的樣子抬進寺來仔細一看幸還有一線生機費了多少氣力竟將他救活了問他的姓名來歷纔知道他是湖南人姓張因從小就在鄉下種田沒有名字兄弟排行第六大家都順口叫他做張六爲的在家兄弟不和時常口角他又生性愚癡這回在家被兄弟將他趕出門來他知道有個胞叔在河南幹差事既被兄弟驅逐出來窮無所歸就祇得到河南來想找尋自己胞叔謀條生路誰知他愚蠢到連自己胞叔的官名都不知道是那兩個字更弄不清楚在河南幹甚麼差事是這樣的情形如何尋找得着呢胞叔既尋找不着身邊又沒多帶銀錢不能在客棧裏居住祇好東飄西蕩乞食餬口了這夜原是想到這寺裏來借宿一宵的却是來遲了寺門已經

關閉他是飢寒交迫的人不能提高嗓音叫門。天上的雪又下個不住。不多一會便凍僵在雪裏面了。光宗老法師滿腔慈悲之念很可憐他的遭際。給衣他穿。給飯他吃。問他打算怎麼辦。他說在外面東飄西蕩的苦楚實在受夠了。祇要老和尚肯給一碗飯。他吃。不使他凍了。餓了他情願一生在寺裏打柴挑水。不願回家了。那時寺裏正缺少一個誠實可靠的火工道人。他既情願便將他留在寺中。分派他的事務。他爲人雖癡。默然做事。確是誠實。非常絲毫不會偷懶。凡是粗重吃力的事務。旁人情願做的。他總是不顧性命的去做。做好了也不居功。旁人做壞了的事。推在他身上。當家師責備他。他也不知道分辯。光宗老法師歡喜他誠實。教他在沒事的時候念佛。求佛賜與智慧。可惜他太蠢了。不但一個字不認識。連教給他念阿彌陀佛四個字都教了好些時間。纔念得上口。本來他說話有些口吃。念起阿彌陀佛來。也得阿上好大一會。阿得滿臉通紅。頸筋都暴起來了。彌陀佛三字纔脫口而出。他在念佛的時候。旁邊的和尙沒有一個忍住不笑。有時念得滿堂大笑起來。他倒和沒事人一樣。祇管放連珠砲也似的。念個不住。他越是拚命的念。在旁的和尚越是笑的轉不過氣來。後來老法師祇得

不教他和大衆在一塊兒念了他獨自在無人的地方念小沙彌跟着去偷看更是使人笑斷肚腸每到口吃得念不出聲的時候自己舉手打自己的嘴巴時常打的兩臉通紅還不肯住口寺裏和尚雖是笑他然也多佩服他的志念堅誠常言佛法無邊不可思議他是這們堅誠信念十多年來確已收着效果了於今他不但念佛不覺口吃了就是和人說話也不似以前那般吃力還說不明白了獸頭獸腦的神氣更減去了不少你想若不是佛力加被豈有中年以後的人性情舉動會無端改變之理劉恪聽了點頭道昔日達摩初祖就在此離此地不遠的少室面壁十年而得至道修行的人得一朝頓悟的事書上記載的很多像張六這樣還不能算是頓悟是因他在這寺裏朝夕不離的住了十二年大家對他習見慣了似乎覺得比初來時好些其實我看他獸頭獸腦的神氣還是充滿在他身上師徒二人如此閒談研究了一會也就將張六的事放過一邊入夜劉恪與何玉山在一間房中睡覺劉恪向何玉山道當鄭師傅送信給我教我到嵩山來的時候我就想起你的事待向鄭師傅打聽你別後的情形不料我一回頭鄭師傅已不知去向了那日師傅在山裏畫了一個圓圈教你坐在圈裏

你記得當時是怎麼的情形呢。何玉山愕然說道。當時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情形。祇覺得忽然雷電大作。風刮砂飛。眼前黑暗沉沉。像是要下大雨的樣子。我因師傅曾吩咐不許移動。并且看左近也沒有可以避風雨的地方。所以坐着不敢移動。喜得不久就雷止風息了。不過我至今還覺得有點兒奇怪的。就是師傅來引我走出那圓圈。幾步之外。地下便很潮濕。再看四周的樹枝上。還在滴水。竟是剛下了一陣大雨的神氣。我問師傅何以上了這們大的雨。我全不知道。師傅笑道。誰教你不知道。你問我。連我也不知道。劉恪笑問道。你當時不見有人在。你身邊走來走去嗎。何玉山搖頭道。若見有人。向我身邊走來。我早已起身逃跑了。難道你會看見有甚麼人到了我身邊麼。劉恪即將當時所見的情形說了。何玉山吐了吐舌頭說道。好險好險。若非師傅的道法高妙。我豈不是坐在那裏等人前來捕捉劉恪道。那却不然。如果師傅沒有這們神妙的道法。又何至將你坐在那地方不許移動呢。你從那個圓圈裏出來。一向就跟着師傅行走。不曾離開嗎。何玉山道。雖是跟着沒有離開。但是並不會傳授我甚麼道法。我從小練了多年。近年懶得再練習的。拳棒師傅倒逼着我練。不許拋荒。劉恪道。道法自然。

不肯輕易傳授。祇是得長久跟着師傅在一塊。便不愁得不着真傳。二人談了一會。遂各自安寢了。次日劉恪起床。忽聽得何玉山說道。咦。今早張六怎麼還不見進房來掃地。劉恪道。辰光還早。大約也快要來了。何玉山道。這辰光在我們覺得還早。你不知道。這寺裏的和尚個個都是天還沒亮就起來做功課的。張六每早打掃各僧寮。總在各和尚初起床的時候。我與師傅在這裏住了幾日。見慣了。張六做事簡直是刻了板。絲毫不能移改的。於今太陽已出了。這們高還不見他來掃地。實是一件怪事。劉恪笑道。安知他不是因旁的事情耽誤了。這算得甚麼怪事。何玉山還沒回答。祇見胡慶魁已從隔壁房裏走了過來。笑道。今早很奇怪。不知張六怎的到這時分還不送洗面水進來。也不見他來打掃。何玉山道。我也正在這裏覺得是一件怪事。胡慶魁道。我在這慈恩寺借居的次數。至少也有二三十遭了。甚麼時候做甚麼事。不會見他有半點改移也。沒見他害過病。劉恪見胡何二人都一般的說法。便答道。這不很容易明白嗎。去外面隨便找一個和尚問問。就知道端底了。何玉山道。不錯。待我去問個所以然來。說着笑。嘻嘻的去了。纔一轉眼。就見何玉山急匆匆的走回房來說道。果是一件大怪事。快

到佛殿上。瞧去胡慶魁接口問道。佛殿上有甚麼大怪事。何玉山道。佛菩薩附在張六身上。此刻正高坐在佛前香案之上。大聲向衆和尚不知說些甚麼光宗老法師披着大紅袈裟。手捧如意。在當中朝張六跪着其餘的幾十個和尚也都恭恭敬敬的跪伏在地。快一同去瞧瞧。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且待下回分解。



